

從自覺到行動

--文山社大人的啓蒙故事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編印

序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創校屆滿五週年，這不僅是文山社大的創校紀念而已，它同時也標示著成人教育在台灣社會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五年來，社區大學在國內的發展非常快速，目前全台灣已經有七十所社區大學，而臺北市也在今年初，透過公開招標的程序，在諸多的團隊、職校之中，甄選出十二個承辦團隊，完成了在每個行政區普設社區大學的目標。十二所社區大學，背後十二個不同的經營團隊，意味著十二種不同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同時並存於臺北市，可提供臺北市市民多元的選擇，滿足大家在人生的過程中，不同階段的學習需求。

作為公辦民營的成人學習機構，社區大學自然必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站在公部門的角度，我們致力於提供承辦社區大學的團

隊一些發展方向的引導,期盼在諸多的社教機構之中,社區大學在走出自己特色之餘,也成為臺灣社會在邁向公民社會的過程中,與政府部門合作的協力夥伴。而對於辦學品質方面的要求,本局則是透過公開評鑑的方式,促使各個社區大學良性觀摩、互相學習,也藉以保障市民得到良好的學習品質。

文山社區大學作為第一所社大,在辦學方面,一直都有很好的表現與風評,在民國八十九、九十、九十一年更是連續獲得本局評鑑第一名的榮譽,也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而五年來,我們也從文山社大所堅持的理念與努力的方向得知,文山社大期許學員們在滿足了自身的求知、社交、休閒...等需求之餘,也能夠運用在社大習得的種種知識與能力,充實自己、走入社區、關懷弱勢、讓社會變得更美好,不僅為個人創造出更優質的生活環境,也造就出一個讓人更樂於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環境。

令人欣慰的是,短短五年的光景,藉由「從自覺到行動—文山社大人的啟蒙故事」這本書所呈現的種種實例,讓我們對於文山社大所描繪的願景,有了具體的瞭解。本局為讓更多的市民瞭解文山社大人的學習精神,故以本書做為本局出

版終身學習叢書第十九輯。最後,在此感謝文山社區大學全體行政人員、志工、師生五年來的辛勞。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吳清基 謹識

民國 92 年 9 月 28 日

從自覺到行動—文山社大人的啓蒙故事

目 次

序	吳清基局長
【前言】	
望見 學習者的身影	蔡傳暉 8
風簷展書讀 家園賽珍珠	林淑英 12
【細說從頭】	
文山傳奇—社區大學在木中	張月昭 19
【啓蒙與自覺篇】	
台灣田野美學	張月昭 40
相約三十年--痛療坑心靈成長社	周淑美 52
內聖外王的追求者--哲學視聽社	周淑美 57
文山采風 驚喜無窮--采風聯誼社	張月昭 66
【蛻變與分享篇】	
公園裡的數學玩家--親子數學	張月昭 79

變得聰明又漂亮--自然科學研習社	張月昭 92
靈魂的重量—美學散步社	張月昭 106
蘋果的滋味--甘泉默劇團	張月昭 121
【參與及推廣篇】	
穿越時空會古人—河洛漢詩班級與社團	張月昭 134
與地球談戀愛—文山生態社	張月昭 146
純真在招手—兒童文化研究社	周淑美 157
【樂在行動篇】	
撐起社大半邊天—校務志工社	張月昭 165
【故事的延續】	
文山夜未央	張瓊齡 197
【附錄】	
附錄一：關於文山社大社團的過去與未來	202
附錄二：文山社區大學社團成立年表	204

【前言】

社區大學所強調的終身學習，
是一個「從自覺到行動」的成長過程。

「終身學習」的真諦，
並不在於追求一個「封閉的自我完成」，
自我成長需有他人產生互動，
需與社會產生連結，
才能獲致真正的成長。

從自覺到行動，
從知性的成熟過渡到人格的成熟；
當學習自然地成爲生活的一部份，
人的發展就會充滿無限可能。

望見, 學習者的身影

蔡傳暉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主任

五年來，週間的每個夜晚，走在幽靜昏黃的 102 巷，
望向木柵國中內燈火通明的社大教室區，總有勤勉好學的
學員，或圍繞著老師，或三兩成群，汲汲討論著學問，交
換心得，即使臨到下課時分，鎖門人三催四請，依然不捨
離去。

國中教室的木頭課桌椅，久坐不易，學員們的學習興
味卻絲毫不減；五年來，沒有學位文憑的誘因，學員們依
然勉力學習。在這人文風格濃郁的校園中，我們看見了令
人動容的「學習者的身影」--不具功利性格而又懷抱些許
理想色彩。從社大師生展現的質樸淡泊與積極向學，爲日
漸八卦化的社會風氣，帶來一股清新的力量。

傳統社會教育的型態以休閒養生、藝能活動爲主，少有

深度思考的知識學習；傳統大學的推廣教育則以職場工作能力提昇為主，偏重專業技能訓練。有別於前述「休閒取向」與「職能取向」的成人學習，社區大學創造了一個「人文取向」的新學習形態；社區大學以人文教育為主，著重於人整體的成長與提昇。人生是一個不斷成長發展的歷程，知識的學習、經驗的交流，開闊了人的心靈與視野；在社區大學的學習過程中，人將更加認識自己、瞭解他人、關心社會，同時也確立自己的人生意義與目標。

社區大學所強調的終身學習，是一個「從自覺到行動」的成長過程。「終身學習」的真諦並不在於追求一個「封閉的自我完成」，自我成長需有他人產生互動、需與社會產生連結，才能獲致真正的成長。從自覺到行動，從知性的成熟過渡到人格的成熟；當學習自然地成為生活的一部份，人的發展就會充滿無限可能。長期在社區大學學習的朋友，不自覺地創造了成人學習令人驕傲的奇蹟；這本書記錄了這群朋友的成長歷程，從自覺到行動，它體現的是社區大學的實踐精神。

知識可以拓展人的世界，然而「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如果只是靜態的閉門讀書，學習許多知識，人也就只是多了一些抽象的知見，對於人的實質成長助益不大。學習必須與生活經驗產生碰撞對話，必須與他人產生互動，才

會對人生實境產生真正的影響。

論語學而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我們的文化源流裡，最可貴的學習，是透過學習而產生了自覺，並且能夠產生實踐行動；學習的快樂，是遇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努力、實現理想。社區大學的精神，最能體現儒家內聖外王，從自覺到行動的積極進取精神。當我們因為學習而更積極樂觀開朗，我們與家人、朋友的互動，也因此更加和諧，這就是一種自覺後的改變。如果我們因為學習，而改變了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在價值上有所提昇且能劍及履及，那麼這就是一種經由自覺而引發的實踐行動。如果我們透過學習，對於社會有更多的認識，進而願意透過一己的努力，促成世界的改變，讓社會更美好，這也是一種自覺後的實踐行動。如果獨學而無友，前述的實踐行動就很難達成；學習如果不能長久持續，也很難形成力量。

「從自覺到行動」此一理念反映在課程規劃上，最具體的展現是學員自主社團制度。當學員的學習不再是侷限於自我的封閉世界，而開始與周邊的人事物連結，那麼學習就會從「私領域」的活動進入「公領域」的世界。例如，社區大學有許多與生態觀察相關的課程，認識各種鳥類與動植物，參與這樣的課程讓自己增廣知識，是屬於個人私領域的學習行為；然而，如果學員在課餘之暇，組成生態社團，安排自

已學習的進程、參與生態保育的行列，那麼生態社的組織與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公領域。台灣生態環境的諸多議題，本身也是一個亟待大家關心的公領域；生態社的夥伴們，投入生態保育此一重要的公共議題，就是一種從自覺到行動的成長歷程。成熟的公領域發展，是公民社會的基石；台灣社會普遍缺少公領域的觀念，而公領域的觀念養成，必須從實際生活經驗中去感覺、體驗。文山社大在社團活動課程的發展過程，其實是要協助學員去探索、創造公領域，從自覺逐步走向實踐行動。

面對日漸八卦化與淺薄化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要堅持理念，抵抗此一令人憂心的文化走向，為社會帶來進步的價值與清新的力量。本書記載著文山社大人學習成長的故事，從這些學習者的身影，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生活價值，也看到了一股改變社會的潛在力量。

時值文山社大五週年校慶，社大人的啟蒙故事才剛開始；雖然長路漫漫，我們依然會樂觀努力，勇往直前。

風簷展書讀 家園賽珍珠

林淑英

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事長

風簷下，展讀這本文山社大人的啟蒙故事書，覺得每一篇都像串在幸福的金繩上的珍珠那樣，粒粒圓潤、動人；而我得以先睹為快，可能和自己在這裏得到許多的啟蒙有關。

※ 之一 回溯家鄉

回想一九九八年的初夏時節，籌備中的文山社區大學邀請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參與規劃社團活動的課程。當時有一群在主婦聯盟擔任義工的婦女們，經過多次討論之後，規劃了一門課訂名為【環保生活家】，並決定由住在文山區的我擔任導師；我們帶著這門課程參與課程說明會、課程博覽會...，忙得不亦樂乎，同時慢慢地投入了社大的懷抱。

同年立冬那天，我們這門課程的師生共同前往三重市重

新里一個很老舊的社區，聽里長說明他如何以「掃地」開始，引出里民把社區清理得乾乾淨淨，蜘蛛網般的電纜線也整整齊齊地固定在牆緣；他們還用參加社區環境清潔比賽獲得的獎金，把一個常常被凌空丟下注射空針、居民很害怕經過的幽暗角落，整理為花圃，鋪設鵝卵石走道，結果，花圃旁的石頭椅子，變成左鄰右舍很喜歡坐下來閒話家常的地方。在里長敘述社區故事的同時，他的鄰居們煮了一鍋又一鍋香噴噴的補品幫我們補冬，讓我們心中都溢滿溫馨之情踏上歸途。

一九九八年的最後一天晚上，甫上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先生來文山社大視察，社大師生紛紛發言表達對學校的肯定，連木柵國中的韓桂英校長、藍麗華主任都有溢美之辭。市長離開後，我們有幾位師生連袂趕去農委會參加保護森林的守夜活動，在點點燭光中，獻上國泰民安的深深祝禱；也是在燭光搖曳中，我一再思索：這股關懷自然的情愫，如何從社區居民心裡萌芽？我們何時可以讓許多人對台北市文山區、乃至台灣，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就像三重市重新里讓我們難以忘懷那般？

【文山采風】就是在思緒紛飛之後，努力推動的課程。

※之二 守護家鄉的河

公元二〇〇〇年十月底，象神颱風造成景美溪氾濫成災，讓文山區民憂心成為汐止第二；加上近二十年來，這條河流從中度到重度的污染問題一直未見改善，社大因而召集文山區各級學校一起討論：**【如何守護景美溪？】**有許多學校派代表來開會，並一致認為要對這條溪流付出更多的關懷。二〇〇二年，我們以〈守護一條溪流 塑造珍愛鄉土的人民〉為社區營造的創意心點子，向文建會爭取經費來規劃營造方針；今年八月下旬，我們和台北市立動物園合作〈景美溪濕地生態普查〉專案，嚐試帶動溪畔社區居民學習觀察並記錄觀察所得，預估用三、五年的時間，將可累積豐富的資料。

這三年來，文山社大協助文山區公所進行區史蒐集的工作，因而更了解它的前世今生，無意中還發現了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有位來自美國、在政治大學新聞系擔任客座教授的外國人，幫木柵居民留下了珍貴的生活影像，他回美國後用英文出版了一本書，目前我們已經取得他的家人同意，將以中文重新編輯出版這本紀錄人們生老病死等生命篇章的影像集。

※之三 看到成串的珍珠

就在此刻，有這個機會先睹為快文山社大人的啓蒙故事書，讓我的雙眼、我的心靈駐足最久的，是聽障朋友們的提問：花開的聲音，能被聽見嗎？蘋果的芬芳，能被看見嗎？人的內心，能被感覺嗎？隨著這些提問，我想起在台南白河的蓮花田，天將亮，花瓣在眼前徐徐綻放的情景，當時只陶醉於花神的優雅舞姿，從未用心聆聽花開的聲音。我還想起，甘泉默劇團兩位台柱在今年五月天，曾接受邀請，前往華崗、華友、華朋等三個扶輪社聯合授証典禮上表演，他們色彩亮麗的服裝、笑容可掬的臉龐、豐富的肢體語言，為現場帶來和煦的陽光，讓與會的人對「弱勢關懷」有更深層的思考：弱勢者需要的是機會、創造機會的能力、提供創造機會能力的學習…。

杜文仁老師安排【哲學視聽社】拜訪泰雅族巫醫的戶外教學地點是有人稱為「黑色部落」的司馬庫斯。司馬庫斯舊日教堂在十多年前被雷擊燒毀，經慢慢募款方得以重建，我曾去參加新教堂的落成典禮。記得在那裡遇見台灣大學學生社團「司馬庫斯社」的成員，為佈置新圖書館、圖書編碼上架而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年輕的身影和感人的嘉德懿行，時時浮現在我的腦海。

講到嘉德懿行，就不得不對『撐起社大半邊天』的校務

志工社肅然起敬了。這五年來，校內校外兼顧、文采武功俱通；詹志明伯伯的人情練達、劉勉的英雌氣概、陳明仁的醇厚務實、周錦坤的豁達穩健、游忠毅的堅韌斯文、還有慧玲、美枝、淑華、安南、彰好...以及許多位我叫不出名字的志工們的熱情洋溢；兒童文化研究社的學員們在各個圖書館說故事給孩子們聽；生態社為保護二格山麓的草滴步道而疾呼奔走...，他們為自己的生命史和文山社大的校史，寫下繽紛動人的篇章。

動人的篇章值得大家細細品嚐，本次藉由臺北市教育局委託編纂終身學習叢書的機緣，得以將文山社大五年的啓蒙故事結集成書。學習的幸福感，經營團隊的用心，木柵國中的扶持，躍然在書中。

風簷展書讀，禁不住用這串圓潤的珍珠開始編織一幅文山願景圖：【公園裏的數學玩家】，跟著【美學散步】，來到景美溪旁和【純真招招手】，用【河洛漢詩】吟唱【台灣田野美學】的故事給【自然科學研習社】聽；【痛療坑】開始【和地球談戀愛】，嘗嘗【蘋果的芬芳】，稱稱【靈魂的重量】，進一步探討：【荷蘭時代的台灣】，人們吵架時用甚麼語言？最後，大家陸續加入【采風聯誼社】，一起【守護景美溪】。

文山社大四歲時，我曾經寫過這麼一段：

台北市首創 社區大學城

民間相扶持 促進會務興

如今，五歲了，思之再三，謹以四句話和大家共勉：

啟蒙故事開先端 百科文庫跟著來

幸福歲月善珍惜 守護家園賽珍珠

【細說從頭】

一所位居都市邊陲、體制內的中等學校，
一所集結改革理念、挑戰體制的社區大學，
這樣的相遇和結合，
譜出了文山地區的一段傳奇……

文山傳奇

--社區大學在木中

木柵國中是一所位於巷弄中的社區型中學,乍見之下並不起眼,它默默地擔負作育木柵地區學子的角色,將近八十寒暑,然而,它開始成爲全國聞名的一所中學,與全國第一所社大--文山社區大學設立於此,有著密不可分關連。

一所位居都市邊陲、體制內的中等學校,一所集結改革理念、挑戰體制的社區大學,這樣的相遇和結合,譜出了文山地區的一段傳奇。

無法分割的連體嬰

當年的「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能夠獲得木柵國中的接納,初步解決了創設一所學校最基本的教室等硬體設備問題;正因為有了這座強而有力的「靠山」,才得以成立「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進而無後顧之憂地經營文山社區大學。這幾年來社大在校內獲得木中的全方位支持,對外兩校並肩作戰,在校內兩所學校相處愉快,合作無間的運作模式,

也爲其後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竄起的社大經營單位提供了極佳的範例。

文山社大在木中能夠運作順暢,除了木中師生及行政人員的包容與配合之外,社大主任蔡傳暉及前主任秘書鄭秀娟、社大的行政人員,都將功勞指向木中的前任校長韓桂英的前瞻、擔當及魄力,扮演了關鍵性的樞紐角色,而韓校長又極具識人之明,禮聘藍麗華老師擔任總務主任,作爲二校溝通協調、傳達意見的窗口,也是合作成功的前提。

事實上,木柵國中的教室、運動場及活動空間等腹地都不大,以地理位置、行政區位、校園空間、交通狀況,教室與設備、、、等種種條件而言,比起現今幾所位於捷運站附近的社大而言,交通的方便性所帶來的招生利基,木柵國中並不特別佔優勢,而且木中晚上也有補校學生在上課,連上、下課的鐘聲彼此都會造成干擾。因此,許多人不免好奇,是什麼樣的機緣,會將全國矚目的第一所社區大學,與木柵國中綁在一起?這就要請當年牽線的洪萬生老師話說從頭了。

那時候,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成立不久,因著辦活動的機緣,基金會董事長洪萬生教授有機會拜會木柵國中,獲得韓校長的支持與校方熱情的合作,過程中,兩人也有機會交換有關社區及辦學的看法,韓校長除了極爲認同社區大學的辦

校理念外，對於社區經營也有前瞻性的看法，認為學校應該與社區結合，將學校的豐富資源開放給社區及民眾運用，家長若能進入學校，也可以增進彼此的感情及對教育的共識，學校與社區及家長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對學校、學生、家長、社區都有相當正面的意義。所以，當洪萬生教授知道社大正在尋覓創校地點，便建議可以考慮木中做為基地。

洪萬生教授回憶，交通問題確實是當初的考慮重點之一，不過，校長的意願更重要，由於韓校長對於社大理念的認同，極樂意參與這項創舉，而她也知道，創辦社區大學已獲得當年陳水扁市長主政的臺北市政府政策性強力支持，所以不用擔心她的承諾會造成教育局的困擾，因此也願意排除萬難全力配合社大的需求。其次，由於木中位置較偏僻，且家長的社經地位多數也並不高，資源相當有限，社大若設在木中，爭取到的公部門經費就可以與學校及社區分享，同時可以拉近家長及當地民眾與知識領域的距離，也相當符合社大的理想。

相對的，社大也協助木中解決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當時，在弘毅樓目前的現址上，有幾戶違章建築佔據校地硬是不肯搬走，校方想盡辦法，甚至向上級反映，但一直都無法解決。當社大擇定木中為創校據點後，在公部門的積極運

作下，違建戶的拆遷補償問題沒多久就處理好了，校地變得完整，才順利蓋好目前弘毅樓這棟校舍。

水乳交融的生命共同體

「關於學校落點嗎？當時根本無所謂首不首選的問題！」文山社大主任蔡傳暉說，一九九八年三月，民間關心教育改革人士組成了「社區大學籌備委員會」在當年五月四日召開記者會，宣布要辦社區大學，臺北市政府及新竹市政府率先響應，六月與臺北市政府談定經費支持，才開始積極找地點，剛好籌委會成員洪萬生老師與木柵國中韓校長相遇談起此事，由於雙方對於社區及辦學理念原本就有共識，因此一拍即合，當時創校匆促，籌委會未在地點上做縝密的評估。但幸運地，因為韓校長的大力支持，在籌辦過程中，發現有任何的問題，也都可以獲得處理；九月廿八日，這所全國第一所屬於平民大眾的社區大學就誕生了。

在籌委會的想像中，社大的規模並不大，草創初期共開出卅八門課，空間的需求也不高，以新建的弘毅樓為主要的教學與行政據點，以當初的規模而言算是相當不錯的。而社大進來分享學校的資源，對校方造成的不便一定是有的，尤

其是剛開始的適應階段，從兩校師生作息的互相干擾、教室的安排、空間的使用...等等，但因為事先已經做了充分的溝通，雙方的後續配合及協調、互動也都非常好，這麼好的合作關係，使得木中希望文山社大永遠以木中為家，總而言之，關鍵都在於「人」的觀念，事情的處理及操作模式，都是「人」運作發展出來的。

其實，文山社大與木柵國中之間，應該可以用「魚幫水、水幫魚」的相互依存關係來形容。以前，木中校園小、資源少，學生的升學率也不高，招生常不足額；文山社大在此創校之後，每每一介紹社大，就連帶地提到了木中，也因此讓木中一躍成為全國知名的學校，對外爭取資源相對於過往，容易多了，招生也很快就額滿，因此，在對外的會議及資源爭取上，二校實為「生命共同體」。

不過，對於師生而言，校內空間需重新開發與重整、資源的共享與運用有時難免會有矛盾與衝突的地方，此時，校長的擔當與實質行動支持尤其重要，這方面社大的行政人員都有深刻體會。例如，社大是在晚上上課，門禁一直都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通常，一般的校園，為了安全及管理上的方便，大多有很嚴格的門禁要求。但是木中的作法，則是將學校大門的遙控器給了社大辦公室，甚至連晚上的保全系統

都由社大負責最後的連線，這帶給社大極大的方便，尤其是要辦大型活動或招生、開學前夕趕工作的時候助益尤其大，這種全然的信任，非常難能可貴。

社大在草創之初筆路藍縷的艱困期，木中拔刀相助鼎力支持的態度，社大首任主任秘書鄭秀娟尤其是點滴在心頭。她說，社大成立的早期，因為工作人員都沒有教育行政的經驗，木中提供了很多行政上的照顧，而因為木中本身附設補校，在公眾教育方面很有心得，也給了社大許多珍貴的指點；此外，二校除了原則上每學期例行的行政協調會議，公文往返都有正式紀錄外，平日在業務往來的過程中，也很有默契、很能夠互相體貼對方的需要，尤其是韓校長為了使大家相處愉快，特地物色藍麗華為總務主任，負責二校溝通協調的橋樑，藍主任原本是美術老師兼輔導室主任，不但本身親和力十足，態度開放、包容，做事情有方法而不官僚，公平而不偏袒，並且藍主任會考量到社大經費拮据經營不易，而主動為社大省錢，都是二校間互動良好的基礎。

現任的「臺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理事長，已經在文山社大帶領「文山采風」課程近五年的林淑英老師也舉實例說，韓校長與藍主任對於社大的經營與運作過程都從旁仔細觀察，只要有時間，也會投入社大的活動，帶動師生及社

區民眾的參與。例如，社大辦元宵活動時，藍主任看大家忙得起勁，也動手幫忙搬桌椅、跟社區民眾一起參加活動，期末博覽會，更陪著工作人員忙到深夜。而當有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時，她們也不吝給予社大適時的讚賞，如馬英九市長剛當選首任市長，來社大視察時，補充說：「有了社大之後，補校的學生用功多了！」並且提出了社大對於木中師生學習及教學精神的刺激與強化等實際且正向的評價，這些對社大而言，都是極大的支持與鼓勵，在社大的評鑑中，相信也有加分的作用。

開明、有擔當的韓桂英校長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韓桂英校長任內為二校的互動立下了相當好的基礎，已經榮調到總統府周邊博愛特區的弘道國中擔任校長，但只要一說到社大的創辦史，就必然得提及她。

某週末的上午，弘道國中一樓的川堂還在辦活動，校長室裡依舊訪客、會議不斷，在會議過程中，韓校長展現出她性格中自信、果斷、堅持原則的一面。對於文山社區大學與木柵國中的合作成功，韓校長毫不居功，只是淡淡地歸因於

「各種因緣巧合、彙整順利」。

她說，由於她與倡導創設社區大學的幾位關鍵人物：顧忠華、史英、阮小芳、洪萬生、夏鑄九、蔡傳暉、、、等幾位倡議者過往曾經有過一些點狀的互動，相當認同這批社會知識份子對社會的使命感，希望透過教育改革達成社會改革，打造公民社會的理念。當時，在他們多方奔走之下，爭取到臺北市政府的專案計畫補助，經費有了著落後，都在思考社大「如何跨出第一步」的問題。

正好，那是她到木柵國中的第一年，當時的木中仍是一所封閉型的傳統社區學校，空間及設備、環境都還有成長的可能，也非常希望能夠打開木柵地區過去封閉的民風、空間及人際面向，因此一聽說這批教改人士有創辦社大的構想，就萌發了合作的念頭。而社大的教授們認為要推廣社大的理念及日後的永續經營，「人」的因素非常重要，因此希望第一所社大座落的位置，應該以接近文教區的地方作為開端較為理想，而這批教授們正好有一大部分是以政大及鄰近區域為工作及生活圈，對於韓校長的為人與辦學理念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於是，由阮小芳小姐出面與韓校長洽談，並安排了一次「木柵區巡禮」，對於當地的所有背景與資源做了全盤瞭解之後，雙方一拍即合，就此展開了「社大元年」的新紀元！

韓校長回憶，在合作之前，她已經對學校可能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做過評估，因此凡是合作案會受到影響的相關人士，如使用弘毅樓的班級與老師，事先都做過溝通，而行政單位也很配合校長的步調。對於這麼重要的合作案，教師會當然非常關切，她也很重視教師會的意見，並明確地分析引進社大可以為學校帶來的利多：一來，學校的經費會比較寬裕，重要的是，社大進駐木中，有利於打開木柵過去傳統社區型的空間及視野，將活動、活力帶入學校及社區，提升學校聲望，創造新的局面及機會。

文山社大是木柵的福份

韓校長強調，文山社大能在木中成立，實在是木柵的福份！文山社大帶給木中許多實質的幫助，對木柵區也有許多重要的影響：第一、木柵位於台北市的邊區，屬於純樸安靜的文教區，民風保守、傳統，經費、資源都極有限；而社大在此安頓後，帶來許多新思維，拓展了社區居民開闊的新視野，建立終身學習的機制，使有學習意願的老百姓可以就近汲取知識、開發資源及公共領域的參與，對於培育現代公民及學習型社區的養成，有直接的幫助。

其次，文山社大是全國社區大學的指標，多年來文山社大始終堅持方向性及理想性，清新、超然、前瞻，對於提升木柵區或整個文山地區作為指標性的公民社會，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同時，文山社大為開拓資源面向，後來也與市政府作了許多配合、承辦很多大型藝文、文化、社區采風活動，這對社區的影響是點點滴滴的，但卻是非常深遠的，尤其是對於民風方向的帶動與調整助益甚大，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正面力量，包括馬英九市長主政後的市府團隊成員，也有不少來自文山區，包括政大；這些大大小小的影響，有些是連她都大感意外的。

至於對木中本身的改變，除了設備、空間、資源的調整與開發之外，不少家長、老師都就近去選課當學員，社大在校內也辦了許多活動，吸引也調整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的學習方向，它的創意、理想、動力與成果各方面，都帶來許多有形、無形的成長。

人是創造奇蹟的奧秘

她強調：以這麼少的人力、這麼有限的資源，文山社大

能做出目前的成績，可說已經「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它的成功，是台灣這幾年來非常難得的奇蹟；其中的奧妙，在於「人」，而蔡主任就是關鍵人物。蔡主任本身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學者，態度謙虛、尊重，且善於聆聽，他所任用的幾位主任秘書也都擅於溝通。在木中方面，她自己處理事情一向直率，有事情都會直接表達，加上總務處藍主任又有極大的教育熱誠，溝通協調能力又非常強，有事情兩校都會直接回應，辦活動也都會互相邀請，無論校慶、評鑑或對校外的會議、協調時，也都會互相支持，可以說彼此都是對方的利多，互動一向非常順暢，非常愉快。

對於她個人而言，韓校長也認為是利多。她謙虛地表示，她只是芸芸眾生中的小螺絲釘，雖然當初是因為社大的經營理念、態度與作法都與她的教育信念不謀而合而合作，但社大彰顯得更徹底，而她也因此沾了社大的光：就因為她協助推動第一所社大的成立，形塑了她開明、民主、包容開放的形象。

韓校長同時認為，以往在制式教育圈中的人，由於法令、資源等種種框架的限制，通常較眼高手低，雖然有理想，但實際的改革成績有限，她觀察這樣一個另類教育團體的運作，創造了很多的可能，它的活潑、創意、彈性、理想，都

是值得學習、思考、見賢思齊的地方；倘若正規的教育體系也可以學習文山社大的辦校精神，面對校務時就不會只有一套模式，如果能進一步突破目前的限制，自主性高一點，例如一般學校也能夠公辦民營，則台灣的教育型態會比較多樣性，可以創造很多的可能。

看著文山社大的經營與成長，韓校長雖與有榮焉，也相當心疼。因為，社大終究不是政府機構或有雄厚資本為背景的財團、公司或社會團體，而只是一個有理想性、有使命感的學習組織，總是用有限的人力盡可能地在做事；而社大的內部組織及結構也都還在調整當中，多年來，幾個年輕人承擔起一個學校的運作，創意性及靈活度都夠，相對的，穩定性較差，基層人員的流動性也大，她看到了蔡主任與工作人員的辛苦。

韓校長將心比心地強調，學校的所有運作舉凡校務、環境、設備...都需要有經費為後盾，以經營者的角度，開源節流是非常必要的，她也觀察到社大本身很努力在尋求突破，如從基層去找志工，也有很多熱心的人願意擔任志工，而漸漸形成一股穩定的力量，同時社團的活力旺盛，能夠與社區緊密結合，投入公共議題的參與，這些都是社大力量的延伸，同時，社大也因為本身的理想性，不斷在開拓可以發展運用

的資源，如人際面向的開拓、與公部門就公共議題的合作，這幾年都有很清晰明確的發展與跨越。

因此，她也語重心長地提出她的疑慮，文山社大不免存在著它的困境及發展上的瓶頸，尤其是經費方面更待突破；未來若是換了經營團隊，人事、想法都可能改變，理想性基本上也許不會違背，但否能經營得出目前的精神內涵？尤其是碰到經費問題時，如何能夠不流於營利化、商業化，除了政府部門應該多給予支持、關照外，關鍵仍在於「人」，學校內部如何做，正考驗著經營團隊的智慧；而蔡主任能做的，也許是交棒前如何將人事結構及資源運用方式的制度面確立起來，以避免未來的傳承問題，都是值得思考的面向。

慈祥和藹的「媽媽桑」--藍麗華主任

「我哪裡有什麼特別的溝通技巧？我就是...長得胖胖的、圓圓的、五十幾歲，反正就是一副媽媽的樣子嘛，所以，大家碰到我，都要讓我三分嘍！」操著字正腔圓的國語，已經調到龍門國中籌備處的木柵國中前總務主任藍麗華老師這樣形容自己。

「我哪有什麼功勞？第一大功臣當然是韓校長，當時社

大是前所未有的，全校上下對於社大是怎麼樣的團體、合作後會有什麼正負面的影響...都存在著許多觀察、想像與猜測的時候，韓校長是最早做出決定的。這個決定，她自己也很冒險的，因為那是她調到木中的第一年，還存在著許多無法掌握的狀況，而且要創辦全國第一所社大，這是破天荒的創舉，包括文山社大本身、木中、教育局，大家都沒有經驗，一路走來，大家努力地互相學習、彼此吸收經驗，是蠻辛苦的！」

「是蠻辛苦的！」，這應是背後的真相，但藍主任四兩撥千金，把一切的功勞都推給了韓校長；謙虛、慈祥、和藹、體貼、包容、親和力超強，則是藍主任留給大家的印象。

「我們跟我們的文山社大」、「我們這群社大的傻子」、「我們的社大實在是要的不多」、「我們社大這群辛苦的孩子」、「我是運氣好，大家都在同一個時間點上進了木中」...，藍主任打骨子裡把二所學校都當成自己的家，把師生、校長、主任、工作人員都當作家人。

把最好的跟社大分享

木柵國中建校迄今雖然已經有七十幾年的歷史，但主要

校舍只有三棟，成口字形排列，因為其中一棟已經撥給補校在晚上上課，另外一棟三層樓的教室，也已經提供給國三學生晚自習，只剩下新落成的弘毅樓，要把最新、最漂亮的新環境區隔出來給社大用，而且第一年並沒有任何補助，真的是蠻掙扎的；後來因為藍主任提出，社大的學員都是大人，而且想來社大進修，應該都是有求知慾、上進意願高的人，不會是無聊過日子，來搞破壞的，因此就忍痛做了「割讓」，後來確實也證明，社大學員對教室及設備都蠻愛護的；而只要社大教學上有需要，木中都盡量給予配合。

不過，當初社大設校前，只與教育局簽了約，與協辦的學校並沒有任何文字約定，藍主任設計了一份備忘錄，彼此約定設備共用、資源共享、彼此互惠互利，並將草案形諸文字，正式簽訂合約，留下了歷史性的見證，內容相當完備且實際，為二校日後的合作奠下了愉快的基礎。後來，文山社大成了後來全國其他社大取經的對象，這種文字立約，也成了大家約定成俗的模式。

當時，藍主任擔任輔導室主任，並且也是調來木中的第一年，之前與韓校長互不相識，但由於她與學生的接觸態度及熱心與認真負責的行事作風，被韓校長借重擔任與社大的溝通協調窗口，第二年，韓校長熟悉了人事及校務運作後，

經由主任輪調的機會，正式延聘藍主任為總務主任，此後，一切設備、維護、採購更加順暢方便；而因為設備二校共用，用的人多、損壞率也高，第二年起，教育局才開始編列預算，作為協辦學校的設備補貼。

危機處理—垃圾袋風波

在木中四年，藍主任努力回想，二校間從未發生任何不愉快，也從未聽到木中師生對社大學員使用新校舍有所抱怨，唯一的一件「大事」是在合作第二年，因為市政府採取垃圾處理費隨袋徵收新政策引發的「垃圾袋風波」。先前，學校的垃圾都是白天由小朋友打掃整理後直接丟掉；使用垃圾袋的初期，因為市府並未補助，垃圾袋變成了極珍貴的資源，每個班級都是厲行垃圾分類後，將學校一學期發下極有限的幾個垃圾袋裝填得滿滿的還捨不得丟，而社大的學員有許多都是下班後捧著便當來上課的，並且因為不瞭解小朋友的垃圾分類方式，三兩下就將垃圾袋塞爆了，這些狀況也使得小朋友向學校抗議「我們乖乖的做垃圾分類，大人反而都不聽話！」一時間，校內的氣氛變得有些尷尬、也有些許緊張。

社大得悉詳情之後，立即將垃圾處理列為最重要的優先

處理課題，並做了許多修正：一學期補貼每個班級一袋垃圾袋、下課後由專人負責清理班級垃圾；並且加強垃圾處理及環保方面的課程，由教育導向喚起學員的環保意識、建立垃圾分類習慣的養成...如此解決了「垃圾袋風波」。藍主任說，自二校合作開始，所有的人都在摸索、調適，努力找經驗，務使雙方的互動保持最愉快的狀態，社大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展現了最高的效率與誠意，是最顯見的案例。

「我們社大」的這群傻子

因為經管總務，藍主任也最能體諒社大創校維艱、經費拮据的困境，於是也主動想辦法幫社大省錢，例如，電話雖然各自付費，但總機則由木中分出，以節省硬體設備；讓社大的網站掛在木中的網路系統下面，為社大省下了人事及維護等多項經費，其他的，只要是不影響木中的使用，她也會基於資源共享的精神，為社大的權益著想。

相對的，她卻說：「我們的社大實在是要的不多，每個人都很替我們（指木中）著想，總是客氣地怕麻煩我們、怕我們貼錢...」 「我們的社大每個人都很可愛，尤其是蔡主任，不只是自己溫文儒雅、態度客氣、尊重，選用的幹部也都穩重

幹練，而且很能堅持理想。」

她強調：「並非與文山社大的淵源才這麼說，這是我發自真心的評論，因為我自社大的第二年起，常常代表木中去教育局出席所有社大的總體會議，有機會看到所有社大的課程表，更發現文山社大，開了許多沒有市場、其他社大也不願意開的學術課程，回到學校忍不住跟我們社大的同仁說：『你們最笨了，所有會賺錢的課，你們都不開！』心裡卻更珍惜我們這群社大的傻子堅持推廣公民教育、不隨波逐流迎合市場趨勢的可貴。」

因為珍惜、因為疼惜，藍主任一有機會就會忍不住跳出來為社大仗義執言，有許多例子，社大的同仁都記憶猶新。馬英九市長甫上任來校視察時，事先風聞社大的預算有可能遭刪減，社大的師生為他做了詳盡的簡報希望能力挽頹勢；見到社大上下為了堅持理想而通力合作的苦心，藍主任按捺不住幫腔的衝動舉手發言，並舉了許多社大對文山區、對木中、對社區民眾帶來的正向意義，見證文山社大確實是值得鼓勵與支持的；藍主任以合作學校的不同立場所做的評價，客觀地呈現了文山社大的價值，也顯見二校間的充分信任與支持。她的一番陳述，讓馬市長印象深刻，並一百八十度大逆轉地宣布將增加社大的整體預算，剎那間現場歡聲雷動的

情形，迄今仍讓當時在場的社大成員津津樂道。

在木中期間，藍主任認為自己受益無窮，尤其是辦活動的創意向社大學習最多。她說，以往學校辦活動都極傳統，因為傳統最安全；而社大甫成班，第一項活動就是開幕典禮，邀請當時的陳水扁市長蒞臨主持，當時木中的場地既小又簡陋，但是社大卻可以將它修飾得異常醒目，儀式部分更讓木中的師生及行政人員大開眼界，私下都誇讚：「他們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點子，可以把這麼簡單的儀式，弄得這麼有創意！」此後，社大每辦活動，校長都會盡量抽空參加，因為總有一些意外的驚喜與收穫。

藍主任自己也在社大選讀美術方面的課程，以她的雙重身份，最能觀察社大的成長，她指出，社大堅持不走市場路線，經過幾年的艱苦經營後做出好口碑，能夠轉虧為盈就是最大的收穫；同時，社大確實讓人「有家的感覺」，老學員一待幾年不會流失，甚至會覺得離開對不起社大，能做到這點就是最大的成功；此外，她也很佩服社大能夠邀請到那麼多學養具足、教學經驗豐富、又有教育熱誠的好老師，能夠把深奧的學問變成淺顯易懂、平易近人的生活常識，只要學員去上課都能大豐收，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由於服務單位已轉換的關係，藍主任目前並未在社大選

課，因此當九十一年耳聞文山社大有可能在大安區設分校，讓藍主任狂喜不已，隨後因為政策轉變這項計畫只得作罷。

藍主任說：「堅持理想總是寂寞的，而我們的文山社大是比較孤獨的一群，因此更值得公部門的支持，也特別需要社會大眾的鼓勵，讓它能夠順暢地永續經營下去！」

〔張月昭撰述〕

【啓蒙與自覺篇】

凡事,總要先從自覺起。

以下的篇章,是發生在文山社大裡頭,
不同樣貌的啓蒙,而後自覺的故事。

啓蒙可以來自於美學,
可以發自於心理學,
可以出自於哲學,
也可以始於遊山玩水。

但最終,還是回歸到各自最深處的內在,
經過一番的洗滌與沉澱,
爾後,凝斂成真知灼見,
爾後,智慧於焉而生。

台灣田野美學

許多人,剛報名選讀「台灣田野美學」時,都以爲這是一門遊山玩水的課程,因此,選課的學員們僅有的美術經驗,多半還停留在中小學的「美術課」階段,離開學校之後,從不曾拿起畫筆的人佔了絕大多數。就因爲這樣,無論是新、舊學員,當田野美學的學員們回想起自己在課堂上,再次重拾畫筆時的生澀,面對一大張空白的圖畫紙,腦筋也跟著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從哪裡落筆的茫然與焦慮,油然而生...

「我怎會如此幸福？」

面對自己在繪畫方面的不足,或許隱隱地促使學員更加認爲每次上課都要有積極的收穫,但「台灣田野美學」的課程步調卻是一路走來輕鬆閒散,只因指導老師林滄洳那無可救藥的「絕對浪漫」性格,認爲任何情境都是好的、任何情景都是美的,他並不從繪畫的技巧及精準的構圖教起,亦不

教授素描或水彩，只是一逕帶著學員悠遊山林與文學之間，從旁提點周遭一切美好的事物及欣賞的角度罷了。

他說，學員作畫難免還有表現上的瑕疵，但是不急，這是因為畫得還不夠多，技巧只是一個觀念，熟能生巧，拍照也一樣，構圖跟技巧都不重要，只要能把眼中看到的、心裡所想的，完整、自在的表現出來，就很美好了。

平日的室內課程，或詩、或畫、或看照片及影片，林滄涓會有不同的主題，提供學員各種通往美學經驗的私密地圖；但除了課堂之外，帶學員到戶外賞景、作畫，是另一個課題重點，學員也會就自己在生活中的觀察及塗鴉的畫作帶到課堂上分享，一面欣賞每個同學不同的表現特質、一方面訓練賞畫能力，老師偶爾鼓勵或指點幾句，就會有許多觸類旁通的成長。

九十一年十月廿六日，一個晴朗的午後，大夥十幾人陸續到達政大門口會合，悠閒地步行走上美麗的指南山城，選一處地方作畫到傍晚，夜裡聚餐，有的學員因為平日無暇作畫，逮到機會就讓自己積聚的創作慾望如火山爆發般在畫紙上流洩，單單一個下午即畫出了三、四十幅速寫。十一月下旬，他們安排好去福隆的龍門露營，不料行前兩天就開始下雨，但這群師生並沒有人打退堂鼓，在風雨交加、又濕又冷

的情形下各自克服困難仍然極力作畫，這種「無論環境再惡劣，就是要畫」的衝動，連林滄涓都自嘆不如，而這樣寶貴的經驗也讓他們建立起革命般濃密的感情，當下都互相感動，也都獲得極大的愉悅及滿足。

在輕鬆的氣氛下，學員的學習情緒也很閒散，但是，這卻恰巧是欣賞美學、表達美學時，一種極自然、極適切的方式。課堂之外，學員們自己會找機會多塗鴉，把畫畫當成當下人生的目標，或當成自己一辈子的樂趣，無論處於順逆境、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只要一拿起畫筆作畫，心情很快就會沈澱下來。也因此有的人一開始畫就會畫個不停，縱使停頓了一段時日，只要有機會再提筆，就會很快回到原來的情境。

林滄涓說，帶這樣的課程、這樣的學員，氣氛強烈、有趣，「實在是筆墨難以形容的棒」，只要看學員沈浸在作畫時流露出來的陶醉的模樣，就很滿足了，所以經常會覺得「在這個世界活著真好，我怎麼會這麼幸福？」

敢畫，就敢面對自己

美術科班出身的林滄涓，作詩、也寫文章，熱愛音樂、也熱愛自然，對美好的事物都有興趣，是成長於六、七十年代

典型的「文藝青年」。但是，追求美不是他的業餘興趣，而是用他的人生在做美的實驗與實踐；儘管他在花蓮的幾年，爲了家庭及生計，曾經在有線的第四台從事報導工作多年，但仍然創作不懈，並以紀錄片獲得許多獎項。

就像有些受過學院薰陶的繪畫者般，自覺在既有的繪畫技巧中受困、侷限一輩子；因此林滄洧極爲鼓勵學員珍視「自由畫」的可貴。學員們沒有受過學院的技巧訓練，雖然對繪畫的流動較不清楚，但是，只要敢畫，就敢面對自己，往往可以將自己內在的煩躁、沈靜或細膩的特質表達得淋漓盡致；並且因爲不會考慮技巧規則等框架，敢於突破平常畫家不敢嘗試的顏色與形式，用色大膽，反而容易有奇妙的效果被創造出來，而這種奇趣正所謂「神來之筆」，是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

但是，有些學員還年輕，沒耐心等待；也或許因爲上課的方式很自由，有時候自己的腦袋裡會打架，林滄洧也鼓勵大家一步步改變，盡量用不同的方式去遊戲，盡情去玩那些圖畫、玩那些蠟筆、玩那些顏色，所有畫家的作品，都是終其一生用顏色不斷堆疊的成果，所以用粉蠟筆用力堆疊，也是一種很好的自我磨練的方式，初學者要很有耐性，將情感沈澱下來，從最困難的部分下手，久而久之，眼光就會逐漸銳

利起來，縱使對結果不喜歡或不滿意，也保留了知道自己進步的過程。

或許這種不疾不徐的循循誘導，正是學員可以安心學習的原動力。不過，因爲美學與創作並不是知識性的學門，而是每個人都要面對自己生命的內在，才能夠有所發揮，因此學員們往往創造力的內在部分非常強烈，但是因爲看不到形體，每個人內在的起伏與辯證都極大，尤其是資歷較淺的人，在創作的過程中，內心經常會出現自我悅納與自我排斥間的矛盾，有時候輕易的被環境打敗了，就會推翻自己、否定自己。

在這門課程的進行過程中，林滄洧最大的任務，是要引導學員安渡這種人生的淺灘，及內在的危機——那就是要讓欣賞生命的美好的能力根植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激發他們的創作慾望，潛藏在內心變成生命的一部份，與他們自己體貼地作伴。如果能夠體會到這一點，則終生有創作的心靈與自己相伴，可以欣賞、可以觀望、可以追尋、駐足，隨時會從心底湧出將眼前所見的美畫下來的衝動，於是，欣賞美的事物變成了生命的一部份，畫畫也自然成爲內心最自然的流洩，非但一輩子不會孤獨寂寞，而且因爲心中非常篤定，因此做事情會比較果決，個性也會變得比較釋放、有信心而且快樂；

到達這個境界時，就會有勇氣把作品掛起來，不只放在家裡，而且敢於掛在辦公室秀給同事看，表面上看來，這只是表現創作上的成就感，事實上，在他們內心裡，卻是完成了某種生命的儀式，或者展現出自己對於生命的態度。

老師與學員一起在課程中成長

89年初，當林滄清毛遂自薦，在文山、永和與板橋三所社大同時開課之時，他內外面對的挑戰是非常強烈的。當時的他並沒有教學經驗，雖然曾經歷過許多生活歷練，個人的創作經驗也相當豐富，但那些形式都是他自己內在世界的發抒，至於要整理出一套方法教給學生，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自有方法。林滄清學生中的「元老」陳明仁就說，當時班上有十六個學員，其中有四個是師範學院的在校生，那時候老師是第一次開課，沒有教學經驗，上課並沒有一套流暢的流程，嚴格說來，彷彿是老師跟學員一起放牛吃草般自由，有時候把室內課程移到室外也是學員自己觀察、吸收，但是久了就會知道，別把自己繃得太緊，人生不一定時時都要有明確的目標，偶爾出來晃晃也不錯。

陳明仁覺得，這種「生活雜記」的上課方式有時比正式

課程精彩多了，但自己也要多做功課，吸收才會多，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無形中大家一點一滴地薰陶到老師那一套看事情的角度、與極自然、健康與自由的審美觀；第一期「台灣田野美學」課程的學員自然形成一個感情很好的地下社團，迄今三、四年了，仍然在運作中，除了不定期聚會，偶爾大家還會約老師到郊外走走，領略一下田野的美、尋回心中的美感。

其實，無論是繪畫、文學、攝影或戶外田野，都是可以獨立開課的學門，但「台灣田野美學」卻把這些創作的元素融合在一門課程之中。林滄清說，開課之初，他並沒有計畫要教繪畫，但他發現，當大家到了野外，面對美好的事物時，自然會想要記錄或保留下來，於是繪畫、拍照才轉為課程的主軸。而進行了一兩個學期後，為了深化課程，他開始加入一些詩及文學作品，也相當受到文山社大學員的歡迎。然而，這門課後來會走成什麼樣子，其實必須看學員的特質而定，縱使他在三所社大規劃的課程內容相仿，但由於學員的特質不同，課堂上呈現出來的氣氛就有了很大的差異。文山社大的學員以女性、及年長學員較多，整體而言氣氛較含蓄、文雅，課程流動的感覺也較細緻、沈澱，因此文學內涵可以接受，但其他二所社大的學員與老師的互動比較強、課程的變化及激

盪也相對強烈。

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

幾個學期下來,在教學方面已經能夠得心應手,但是,面對每一堂課,林滄洳還是戰戰兢兢,他自認為教這門課是這輩子最刺激、最具挑戰性的階段,因為社大的學生年齡層差距大,小自十八歲,老到六、七十歲都有,而成年人又忙,不能浪費他們的時間,面對不同的個體,一方面他自己希望課程的流動性是非常真實的進行,又要跨越知識領域、形式又希望自由,另一方面,他自我要求不能以一套固有的本事去傳授與給予,因此必須不斷穿越自己過去的知識、概念及原來的習慣去做調整,才能讓學員隨著課程的節奏去發現他們自己內在的價值,每個人都能得到滿意的收穫。

相對的,林滄洳也在教授這門課程中,因為不斷整理自己而得到極大的成長。他說,他在學員的身上看到生命呈現的美好、及表現出來的生命本質,也有一些人一輩子都在繞圈圈,透過學員的經驗投射,回過頭來教育自己,他也重新發現自己生命匱乏的部分,並且必須不斷的滋養自己,才不會枯萎、空掉。但偶爾,難免還是會有無以為繼的感覺,好

在,林滄洳到社大扮演講師之前已經歷過許多生命中的大風大浪,非常清楚自我人生的探觸經驗,修行的功夫也夠,總能馬上察覺並接受事實,並讓自己調整到最佳狀態;因此,林滄洳覺得自己也是學員中的一份子,與他們一起進入觀察及學習的情境中,互相信任、相互成長,而他只是統合團體的情境而已。

「真的有那麼好畫嗎？」

選修「台灣田野美學」,每位學員都有不同的理由,但相同的是:都有很大的收穫。班代陳招英說,上這門課的好處是,老師能讓我們的心裡「很有感覺」!以前總覺得自己很忙,但是卻忙得很空虛。現在才能夠深深體會忙裡偷閒的樂趣,會經常讓自己悠閒地到處走走、泡泡湯、興致一來就作畫;能讓自己這麼毫無目的地享受生活,實在是一種幸福!因此,對於這門課程及老師,她個人的定義是:有你,真好!

蘇榮芳是班上極少數的男學員之一,他的工作是在出版社審核兒童畫,他以前只動口、不動手,常覺得以繪畫為生的職業畫家,是最痛恨繪畫的,尤其是許多畫家喜歡畫橘色、橙色,使得印刷的表現上較為困難,因此私底下經常批評、

挑刺畫家的作品。但現在瞭解繪畫的層次有許多種，表現的方式也可以很多元，所以，現在因為瞭解，而少了批評。

蘇榮芳說，他自己是作業務的，總覺得自己很閉塞，而且要在社會上成為 **SOMEBODY** 是很表面、很虛偽的，因此一直很不快樂。開始作畫之後變得開朗一些，也勇於表現自己，並且敢以現在的我，挑戰過去的我；目前，他最大的夢想就是：以後要畫一本我自己想要畫的畫。

「我並不是來學畫而已，我是來釋放能量的！」宋玉琦說，學畫的路或許路途遙遠，但是我們的動機單純，心情鬱卒時，就拿起顏料來，給它重重地塗，快樂時，就輕盈地畫；因為不會畫，更可以隨便畫，想怎麼畫，就怎麼畫，不喜歡整張塗滿，就多多留白，小小的畫紙上，人生有許多餘裕與空間，可以盡情揮灑。

靜惠、碧嬌、月圓與金鳳也說，他們以前不太觀察周遭的事物，因此剛開始畫的時候又非常心慌，不知從何下筆，現在則會依照老師說的，仔細觀察，慢慢來，看到什麼就畫什麼，從不懂的先塗鴉，憑感覺去畫，不要害怕，慢慢就會理出頭緒，進而得心應手了；其實，大家都很珍惜在一起的感覺與氣氛，更高興因為這堂課而認識，並且有緣與林老師學習，心裡也幾乎有共識，三十年後還要在一起畫畫，縱使

形體不能在一起，心靈上也會一起作伴。

沈素雲說，剛開始上課時，難得有這麼好的理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家人說：「明天要去畫畫，我不用煮飯」，就已經非常高興；後來，漸漸體會到創作的樂趣，在畫畫時所有的煩囂及瑣事完全不存在，完全沈浸在作畫的喜悅中，因此，無論如何都會排除萬難來上這門課，從沒缺席過；而且在上課的前幾天就開始期待，到了上課前一天，一想到「明天要去畫畫！」心裡就好興奮、好有精神，連她的孩子都感受到她的快樂，而問她：「真的有那麼好畫嗎？」她的答案是：真的，你自己也一起來畫畫看，就知道畫畫有多好！

還有學員說，上了這門課才知道，原來繪畫也是一種哲學性的思考，透過對別人的觀察及自己的經驗分享，更能夠瞭解自己內在的律動，也更能清楚掌握表達的方式，因此自己覺得繪畫能力進步快速，經常讓內心的騷動自然流洩為紙上的畫作，陶醉其中而不能自己，不但對自己滿意、對未來也變得很有信心。

縱使這門課深受歡迎，然而還是面臨著招收新生的困難，原因是：老學員的表現太好了，看到老學員精彩的作品，一些想來觀摩嘗試的新學員就卻步了。林滄清說，老學員是靠山、新學員是希望，兩者互相學習、互相激盪，較能擦出

創作的火花；然而，因為林滄洧喜歡自己的課開得高尚、上得很 high、很浪漫，因此順其自然，開不成也就算了，這倒是急了那批想要常相左右的老學員，每到招生期間，就要呼朋引伴，生怕一不注意沒有新血加入，這門課就沒得上了；因此，他們非常希望有更多新學員加入，與他們一起在台灣田野美學中享受、徜徉。

〔張月昭撰述〕

編註：經過幾個學期的經營，這門課程的人數都能達到 20 人上下。

相約三十年— 痛療坑心靈成長社

「多年來，無論是面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或人生的各種變化，我常常在想：人的一生究竟在追求什麼？漸漸地我發現，其實，讓自己能自在自主，是生命最重要的向度。」

「無論我們的內在生命或外在環境，總不斷會有困頓出現，身陷困頓時不妨提醒自己：一切糟糕的情況都會過去，通過這些磨鍊，我的生命將得到更大的自由。」

在一個月一次的固定聚會中，文山社大「痛療坑心靈成長社」的指導老師鄭同僚針對這次聚會的主題「如何面對困頓」和社員們分享他的看法與感覺。

相惜相賞 彼此扶持

痛療坑心靈成長社成立於 1998 年，社員全是選修鄭同僚在文山社大開設第一期「心理學」課程的學生，社名「痛療坑」一則取其音和指導老師的名字相近，再則有期望社員們能在社團中彼此扶持、互相分享心情之意。社團成立之初，即決定以讀書會的方式運作，四年多來，每個月一次的聚會內容有讀書報告、影片介紹、戶外踏青、生日慶祝等等，鄭同僚的出席是社員們參與聚會的最大動力；現任社長許曦之說：「在鄭老師的多年引導之下，每個同學在聚會中都能既隨性又不離主題的侃侃而談，這樣的感覺非常棒。」

從一起在課堂學習的同學轉而成爲貼近彼此心靈的同伴，16 位社員有著不同的學識背景、不同的生命歷程、不同的年紀性情，他們的社會經驗迥異，卻能相惜相賞地一路走來；其中有人慶幸得遇明師，讓自己混亂、晦澀的人生能夠重新開展：「鄭老師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好禮物，因爲他的教導，讓我活出不一樣的後半生。」有人欣喜得交摯友，讓自己的滿懷委屈、辛苦有處傾吐：「因爲沒有厲害衝突，彼此的情誼很純良，不論是快樂或痛苦的心情都可以分享，而不會造成任何負擔，這份信任和理解，不是隨處可得的。」有人珍惜再學機會，讓自己重享讀書之樂：「自己早年失學，到

了如今的年紀居然還有好書可讀，有好老師好同學可相處，感覺好幸福喔。」有人樂於發現自己、改變自己：「加入痛療坑心靈成長社以前的我比較保守、自閉，經過多年的自我成長，現在的我比較放鬆、快樂。」有人滿懷感激，覺得自己找到了另類家人：「這是個無所不談的團體，大夥兒雖來自社會各個不同階層，卻能像兄弟姊妹般互相關心、談心，我想我們可能在前世是同一家人；這些可愛的同學及老師豐富了我的生命。」早在社團成立之時，社員們便定下三十年之約，痛療坑心靈成長社「坑人不坑錢，無條件正向關懷」的社團宗旨，毫無疑問地已被他們發揮到淋漓盡致。

跳脫困頓 無限成長

「來社大上課的人都有很強的學習動機，我幾乎沒有見過類似傳統學院裡被逼來應付學習的人；也因此，當教師所提供的東西並不符合他們的需求時，社大的學員通常也都會相當篤定地用離開的腳步，清楚的表達他們對於學習過程與內容的不滿意。這種學習族群的特質，讓站在台上的老師，有比較大的壓力去想學員要什麼，因此教學前後必須要常常自我反省、檢討，也就替老師帶來許多進步的可能性。」如

何照顧到學員的個別差異，對鄭同僚來說也是個有趣的挑戰：「我常常覺得自己學到的比自己教給別人的還要多。」

2002年12月痛療坑心靈成長社第N次聚會，霏霏細雨絲毫不影響社員們的高亢興致；在深坑老街某家豆腐店中，大夥兒大啖傳統美食，並傳閱前次聚會替鄭同僚慶生的照片，還不時互相揶揄打趣，甚至對著痛療坑心靈成長社的客座指導教授李良哲猛開玩笑。飯後每位社員開始提出自己生命中曾遭遇或正發生的困頓以及因應之道；分享過程中有笑聲、有淚水、有沉重的心情、有誠摯的眼神，暖暖的情意在冷冽的空氣中流蕩，溫潤了每位說者、聽者的心。

「遭遇困頓其實是自我成長的大好良機，這種說法聽在正身歷其境的人耳中可能覺得殘忍，但它的確是有道理的：就是因為遭遇困頓，才讓我們有機會去努力跳脫困頓，才讓我們有機會提昇生命的層次。所以，當你知道自己的生命陷入困頓，而又願意面對自己的困頓時，生命的自主性就出現了，若能從這個角度去思考，遭遇困頓時反而可以是歡喜的、是幸福的，比較擔心的是你根本沒覺察到自己陷在困頓中。」

「人生苦短，彈指即過，有一天當生命要結束時，你能自在的撒手嗎？面對死亡你能怎麼計較？若是站在會死亡的角度上看困頓，你可能會有不同的反應吧！」說困頓、談調

適，鄭同僚不急不徐的做結論，沉穩的聲調中有著殷切的提醒。

「痛療坑心靈成長社」，一個可以讓社員談心、埋痛、療傷的休憩處，它今年四歲，距離三十而立之年還有一大片可以成長的空間。

〔周淑美撰述〕

編註：由於團體的屬性使然，社員們希望不要凸顯個人，亦不要出現任何可能引發聯想的線索，撰述者在基於尊重受訪者的前提下，以此種方式呈現本文。

內聖外王的追求者 — 哲學視聽社

時序孟冬，新竹縣尖石鄉的蜿蜒山路上出現七部汽車，頭尾銜接猶似一條小龍般地迤邐前行，而山中泰雅族的最後一位巫師，因為憑靈覺預知即將有人到訪，正閒適地坐在自家院落等著，眯眼抬頭，任由輕柔的暖陽灑落一身。

泰雅最後一位巫師

「YAGI(註 1),我帶了一些朋友來看你，你願意和他們聊聊嗎?」年輕的翻譯雲小姐指著二十多位文山社大「哲學視聽社」的學員問著。

「你們想知道什麼？」老人家笑的有些靦腆，滿佈皺紋的臉龐卻有著深邃清亮的雙眼。

「聽說你用巫術替人治病，請問這份力量來自何處？」

「這是一份原始的力量，由祖靈賦予，我的身體只是個媒

介而已，力量會從我的內心湧起。」

「你為什麼會當巫師？」

「我母親也是巫師，我從小就看到母親用巫術照顧生病的族人，覺得這樣的工作很重要，十八歲那年我和祖靈對話，經過祖靈的允許，就開始學習巫術成爲巫師。」

「當巫師要具備什麼條件？任何人都可以學習巫術嗎？」

「你必須心地純良、不虛假、不說謊;有好品德才能當巫師。巫師的學習過程很辛苦，必須很有耐性、很有誠心的學習；一般人其實很難變成一位巫師。」

「你對現代社會有何看法？聽說你是泰雅族的最後一位巫師，你會擔心沒有傳承嗎？」

「現代的孩子不容易受教，現在的壞人太多了。我很願意留下我所知道的巫術，早年也有些人來學，可惜都半途而廢、不了了之，一切就只有順其自然了。」

結束了和 YAGI 的對話，一夥人在翻譯的帶領下，尋到一座涼亭，面對一片山壁、一灣清泉，哲學視聽社的指導老師杜文仁開始進行戶外教學的第二個階段:請大家就今日的拜訪巫師做心得分享…

成立哲學視聽社

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哲學是一門探討形而上、艱澀難懂的學問，它似乎和現實生活不太相干，但對文山社大哲學視聽社的成員來說，跟著杜文仁上了四年八學期的課，哲學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抽象名詞——經由聆聽音樂，欣賞電影，觀看歌劇，閱讀有關政治、宗教、文學、哲學的書籍，以及看展覽、親近自然、拜訪藝術家、修行人士的戶外教學，其中更有許多時事、生活的對談與探討，杜文仁極其用心帶領成員對哲學做長時間多元性的接觸與理解，許多成員已經發現：原來所有的哲學概念都可以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1999年杜文仁接受黃武雄教授的邀約，在暑假期間到文山社大開設短期的「宗教與政治」課程，他以「達賴喇嘛自傳」和「天葬」二書作為授課教材，迴響頗佳。學期結束後，學員們按捺不住熱切求知的心，在杜文仁的允諾下成立哲學視聽社，由於當時入社的人數不多，整整一年，馮嘉偉提供住家客廳，作為社團的聚會場所，他回想著：「每個週六下午，同學們聚在我家，杜老師會透過音樂引導或影片賞析，帶領我們探討生命的內涵」「我們跳脫學術範疇的涉獵，杜老師帶我們看見作品所反映的時代思想，幫助我們建立不同的思考模式。」每次的聚會往往都欲罷不能，一年之後，社員人數

增多，於是正式向社大登記場地使用，每週六上午九點開始為社團時間，下午則延續杜文仁在社大開設的「音樂與哲學」課程，整整一天將近十個小時，杜文仁不辭疲累，盡其所能地和學員互動，帶給他們許多知識、觀念以及生活體驗的分享。

不一樣的學習

楊春美身列元老級學員，她眼中的杜文仁，是一位積極邁向聖賢路的良師：「杜老師博學多聞、用心設計課程、認真教學，為了替我們上一堂課，他會去找 10 本書彙整與主題有關的資料，及許多的輔助教材，感覺他是全力以赴地在豐富我們的思想、提昇我們的心靈層次。」幾年下來，楊春美看見自己的成長：「保持客觀，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不任意下定論，也不盲目地人云亦云，多作深入寬廣的思考，這是杜老師在教學中透過各種媒材傳遞給我們的訊息，不知不覺地，我面對問題的想法及反應都比較從容，內心也常有寧靜的感覺。」

「哲學視聽社帶給我最大的滿足感是我能暢所欲言。杜老師很能傾聽，無論我說什麼，他都聽得懂。老師的人文素

養深厚，我自己是理工出身，一直遺憾沒機會接觸文史哲，如今跟著杜老師上課，可以讓自己的生命更加完整、美好」黃旭明是連任的班長，和杜文仁亦師亦友，他把杜文仁上課講授的錄音帶逐字整理成文，經過杜文仁審核潤飾，師生合作準備付印出書。

浸淫音樂多年的王廉威歷任數屆社長，他認為形上學無法具體詮釋，但杜文仁卻能引領大家由感受音樂的意境去體會箇中滋味：「杜老師的音樂知識非常豐富，但他甚少談論學理與技術，而是從介紹音樂的創作背景中，直指作曲者的內心世界。他以哲學為軸，中西互用的帶我們遊走在西洋古典音樂、中外歷史、現代心理、孔孟老莊、宋明理學等不同領域，這讓我明白人的思維和心念有無限擴展的可能。」「以往的我很堅持己見，很容易和別人爭辯，如今的我不會急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也不太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因此避免了很多無意義的爭執；生活中當然難免會發生人事衝突，但我會用謙虛的態度去應對。」因為有著自在穩定的心，王廉威的人際關係非常良好，而基於「好東西要與好朋友分享」的好意，他為杜文仁目前在社大開設的「玻璃珠遊戲導讀」課程製作網頁，供大家多一項上網瀏覽的學習機會。

貼近自己的心

蘇美月 20 多年來一直是個忙碌的生意人，去年結束營業，生活突然閒散起來，加上進入空巢期，原以為自己將十分惶恐不安，沒想到因為一頭栽進哲學視聽社，竟讓她覺得生活充滿意義，內心無限喜樂：「杜老師滿懷學問卻不求功名利祿。他淡薄物慾，是一位內外如一，言行一致的踐行者，所有告訴我們的道理和觀念，他都很具體的做到，他的身教帶給我很大的感動。」上課一年蘇美月發現自己的生活越來越簡樸，不再購買新衣，因為知道物質的追求將永遠無法滿足，它常是煩惱的來源，她試著淡化物慾，轉向精神層面的提昇：「我不懂哲學是什麼，只知道在老師的課程中，我的人格和心靈都得到很大的提昇和洗滌。」

「我最喜歡歌劇賞析的課程，老師常不著痕跡的帶我們看見人性的各個部分，他也讓我自問生命的價值是什麼。我為什麼而活？」資深學員王明慧如是說。鄭靄雯則表示「在社大，老師教導我們，而我們也在檢驗老師；杜老師學識淵博、修養深厚，有系統的透過各種方法帶我們進入哲學世界，我知道因為上杜老師的課，使我的思考不至於隨著年歲增長而停滯、退化。」陳以方是新進學員，雖然只有一學期的接

觸，卻被課程的內容及老師的特質深深吸引：「以前我認為哲學是很深奧的，但杜老師讓我明白哲學和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此外老師的謙和誠懇也讓人感動，無論我們提的問題是否成熟，他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回答，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他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道精神。」郭芝鳳一向喜歡音樂，她感覺：「經過杜老師的引導，我在聽音樂時可以十分專注、安靜，常常能夠進入妙不可言的意境。至於外在的明顯改變是我說話的口氣不再又急又衝。」而由於郭芝鳳每每在下課回到家後，和先生陳蘊輝分享她的所學所感，陳蘊輝遂在認同與欣賞之餘也加入哲學視聽社，成為一對夫妻檔的同班同學。

教學相長的感動與珍惜

打從國中時期就思索「哲學是什麼？」的杜文仁畢業於台灣大學哲研所，20年的靈修經驗讓他深入體會形而上世界的真實存在，他感受到每個人皆有其內在需求，哲學視聽社的成立只是一個介面，無論是音樂、歌劇、電影的賞析或書籍導讀，都只是幫助學員建立哲思的手段，最終目的則是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與答案；杜文仁記得在某次課

程中，讓學員觀賞黑澤明的電影之後，他以柏拉圖的概念去解釋影片中天堂與地獄的概況，當時學員們悸動的表情和發亮的眼神令他印象深刻，一直難忘。

「社區大學是學校正規教育的再延伸，我始終相信：個人生命的提昇、整體社會的改良、以及全人類的進化，都必須透過教育來完成。」杜文仁十分堅持：「教育的唯一任務是--帶領大家走上內聖外王的道路。」四年來，面對沒有哲學背景、不同程度、不同興趣、不同反應的不同學員，杜文仁不斷摸索、調整教學內容及方式，他努力讓學員們體會形而上的世界，努力讓學員們了解哲學與現實生活的關聯，他喜見有些學員的思考日漸成熟周延：「我確知我教的不是教科書上的東西，而是我自己思考與體驗過的東西。至於多有效的傳遞給學生，我並不確知。」他覺得他的教學大體上並不成功：「學生到現在為止，沒有學會我會的東西，也沒有學會應該會的東西，可是似乎尚有所得，每學期總會有舊生繼續選課。」「學生會繼續選課，多少表示出老師所傳遞的訊息被接納了；至於接納到什麼，因人而異。有人開始是喜歡上西方古典音樂，漸漸聽出了滋味。有人可能是聽到一些人生哲理，覺得有理，想繼續聽。有人可能覺得有點像在上文化史的通識課，聽聽也不錯。」無論學員選課的動機是什麼，杜文仁都

有著無比的感動和珍惜，他認為這些年來，自己在學生身上學到很多，得到很多。

2002年，杜文仁將「哲學視聽社」的社團運作併入「玻璃珠遊戲導讀」的課程中，試圖專門就思想和文化的關係，用一週課堂講解、原典摘讀，一週影片觀賞、討論內容的方式，融合理性和感性做整體性的教學，期望經由這樣的學習過程，讓學員能深入哲學世界，能對自己的生命有更高的追求。

2002年秋天，文山社大開學，選修「玻璃珠遊戲導讀」與哲學視聽社的學員近40人。

〔周淑美撰述〕

n 註1 YAGI 是泰雅族人對年長婦女的尊稱

文山采風 驚喜無窮 --采風聯誼社

以下是文山社大「采風聯誼社」社刊創刊號所刊載的探訪行程：

探秘景美溪 春訪二格山 夏訪仙跡巖

德高嶺、銀河洞走一回

訪古厝、探花園、遊青山

大安森林公園之約 故宮博物院參觀記

北投溫泉博物館懷古 草湳稜線上的「神秘白塔」

象山自然步道 直潭、南勢溪、小粗坑

北投龍鳳谷地質勘察記 士林官邸遊記

大台北近郊，一些兼具自然與人文之美的地方，都曾經留下文山社大「采風聯誼社」學員的足跡。乍看之下，采風社容易被視為是個單純遊山玩水的社團，當你深入瞭解所有行程背後的規劃用意，它所造成的影響力可不容小覷！

身為眾所矚目的全國第一所社大，文山社大在推動「公共事務的參與」的實務上，仰仗的無非是每一門用心規劃的課程。以「文山采風」這門課程來說，它之所以能夠醞釀出「采風聯誼社」這個學員自主社團，說穿了，無非是與課程背後的靈魂人物——林淑英老師本身的「公共性格」有關！

是她巧妙地透過遊山玩水的課程架構，勾引出學員認識鄉土、進而關愛鄉土的熱情，再進一步將學員的關懷點連接成學習線，又陸陸續續在社大直接、間接促成許多相關課程的開設，同時將心動化為行動，協助串聯並鼓勵成立社區組織，直接投入地方環保及公共政策的監督上，以擴大影響面，並企圖打破環保議題的「鄰壁」性格，在反焚化爐事件上與全國性組織結盟。

十分柔情、呵護地球珍藏

「一大早，新店捷運站就已經擠滿了旅客。滿懷著欣喜，迎接著采風的伙伴們到來，那一張張熟悉又可愛的臉龐，嗨！Hello！噦哩呱拉、七嘴八舌的聊個沒完。……早上的南勢溪，靜靜的溪水透著一抹曙光，似乎還未睡醒，撒嬌的徜徉在一片翠綠懷抱中。路旁的、、、」

——摘自「直潭、南勢溪、小粗坑」韓榮銘

第一學期剛開始，「文山采風」還只是一門極受歡迎的課程。每次的課程，都是由這樣美好心情展開，因此：「上文山采風課程，總是有無限的驚喜，它豐富我的人生！」「自從選了文山采風的課程之後，每個禮拜四早上，就變成我最期待的日子！」幾乎是采風聯誼社社員的共同心聲。

一大票學員到齊後，亦步亦趨地跟著林淑英老師。淑英老師肩膀上總是隨身掛著一個大的帆布環保袋，裡面就像百寶囊一樣，小型的放大鏡、奇特的石頭、植物的種子、果核、、、；她手上也總是拿著一把長雨傘，可以遮陽避雨、當拐杖，必要時還可以當教鞭，每當遠方有所發現，還可以拿來指指點點。

淑英老師是客家子弟，長期在客家電台主持節目，喜歡吟詩作對，也寫過不少具有鄉土情懷、地方特色的文章，加上不斷在進修的自然及應用科學的基礎，一向對環境與人文極其敏感，只要是涉及族群、自然資源、環境保育、、、與公共事務相關及人間不平事，一概都在她的關心範圍之內。文山社大誕生之前，她是「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活躍的會員之一，對婦女議題及環保教育的推廣不遺餘力，基於

對社大培養現代公民理念的認同，響應了黃武雄等幾位教授的號召，自然地投身於社大的領域，一待就是將近五個年頭，除了任課之外，也是台北市社區大學民間促進會首屆副理事長，九十一年並獲得理監事們的一致認同，獲選為第二屆理事長。

三十六歲就從護理界退休的淑英老師，有著溫暖、熱情的人格特質，即使是初次謀面的人，也很容易被她的活力與熱忱吸引。她就像一本「活字典」般，所到之處，舉凡樹上、牆角、馬路邊、河堤旁，只見她時而蹲踞、時而踮腳，無論是花草、樹木、蟲子、葉子、石頭、果實、、、信手拈來，無所不是活教材。

難得的是，她以自然為師，旁徵博引地融自然、社會、音樂、哲學、美學於一爐，巧妙地切入自然資源及環境保育的議題，利用最好的機會教育使鄉土之美深入人心；而身旁每一樣以前看來再平凡不過的東西，經她指點之後，學員每每會發出一些驚嘆：「原來這是台灣才有的，這麼美、這麼珍貴、這麼稀奇，我以前怎麼沒有發現！但是它已經快瀕臨絕種了，若是被破壞掉就沒辦法復育了，多麼可惜！」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課程洗禮，潛藏在學員心中那份愛護鄉土熱情，終於無所遁形地表露無遺；也在淑英老師的督促下，「凡走過

的，必留下痕跡」，每一次的行程都由輪流學員照相、寫文章，因而留下了可觀的鄉土觀察記錄。

一片赤誠，關懷文山風貌

「鄉土」，是很容易觸動人心的議題。前來選修「文山采風」課程的學員，有一部份人也是比較有這方面意識的，不斷學習的強度極高。因此，在學期結束後，在沒有進階課程的情形下，原本就應該曲終人散的，卻因著學員們戀戀不捨，於是在班代張森田的倡議之下，「文山采風」的戶外課程還不斷繼續在走，淑英老師也一路陪同，並演變成社大的自組社團「采風聯誼社」，延續關愛鄉土的豐沛命脈。

基於「民氣可用」的情況下，社大借重「社區總體營造」的操作模式，希望能結合社區的人脈與資源，共同改善社區內的文化風貌、並建立自主性的公共關懷，而以「文山公民會館」的籌畫為研習重點，「采風聯誼社」的成員為班底，結合地方上的在地組織、行政單位及熱心人士，開辦了「地方領袖工作坊」，除了期待「文山會館」成為文山在地社區的文化資產與精神堡壘外，更期待從這個案例的執行與操作中，發掘及培訓地方人士，學習如何做一個地方領袖：如何凝聚

地方共識、形成願景，如何結合資源、推動執行，如何開拓視野、突破地方發展的侷限。

在課程的安排方面，以「文山采風」課程濃縮為「社區尋寶」為主軸，淑英老師融合文山區的文史、生態、自然景觀與保育、木柵老街及傳統產業等地方珍貴資產為內容實地勘查，逐步使學員體會到：「原來文山區真的很精彩！」工作坊結束的元宵節活動——「點亮文山慶元宵」，更具有驗收成果的紀念性價值。原先只是學員的結業活動，幾乎變成全文山區的公共性活動，為了凸顯地方產業——茶油及手工麵線，地方人士主動爆薑、爆茶油，幫忙煮茶油麵線、搓湯圓，向集應廟募款、業者也送麵線、送糕餅、、、現場氣氛空前熱烈，動力之高連地方人士都非常訝異，如今已經調任弘道國中的前木柵國中校長韓桂英女士回憶說：「過去木柵國中辦活動，也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參與過。」

果然，在「地方領袖工作坊」中激發出許多地方上有潛力的社區工作者，成為後來文山區社區發展協會及地方組織的骨幹，為落實並延續工作坊凝聚出來的共識及人氣，成員們並且出錢出力成立了「文山新願景促進會」，投入公共事務的參與。社大並依照各社區面臨的問題、需求及發展特質，發展出「社區成長學程」及相關社團，包括文史工作坊、焚

化廠監督管理的環保社、社區垃圾管理課程、社區健康營造...等。

總結文山社大在公共參與方面的努力，可說已經初步達到「以學習課程來凝聚地方意識、串連社區的力量，合力針對文山區的公共議題作伙打拼」的雛形。

而最具體的成績，則是：透過民眾公共議題的參與，帶出公共決策的討論機制，並提出替代方案，以理性、軟性的方式，達到和平轉變公共政策的目的；例如：「文山公民會館」的現址——木柵國小的老校長宿舍，學校及區公所原來打算拆除後給小朋友種菜，經大家的努力爭取，重新規劃與重建，地方居民因而有了目前古色古香的聚會及展覽場所；拯救老樟樹免於砍伐的命運、永安市場改建案、草湳步道山壁噴水泥案，福德坑象頭埔廢土場的處理、關懷景美溪活動，使小坑溪以野溪整治的生態工法整治；及督促木柵垃圾焚化廠停工，重測排煙道的排放物，並花了七億整修，以維護木柵居民的身體健康、、、等。

而文山社大的努力及成績，也明顯可見，社區及政府資源願意主動整合進來，如「社區成長學程」有二門課就是在木柵浸信會上課，可見只要社大自己肯努力，大家都會跳出來幫忙，宗教團體也願意與這股正向的力量結合。此外，為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設計中的統合教學，文山區的社區本位教學資源中心成立，淑英老師也承擔召集人的角色，由她設計印發的「萃湖」摺頁將它具象化，並舉辦「萃湖的一天」活動，將電影、自然、社會、哲學、音樂、人文、美學、、、揉合進來，拉到湖邊上課，讓社大的師生及民眾過了特別而美好的一天；地檢署也發函請社大為酒醉駕車的違規者，在萃湖畔上課，以親近鄉土、關照萬物的生命教育作為行為矯治的方式；這項活動已經辦了幾梯次，並大受歡迎，「以大自然為師」，美麗的萃湖發揮了極大的功能。

「文山采風」，豐富我的人生

對於目前可以呈現這樣豐富的樣貌，淑英老師認為，是因為文山社大雖然經費拮据，仍盡可能地提供最大的社區參與學習機會及寬廣的操作空間，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做，而其間則是經過了長時間『由質滾量』的過程，早期社大為區公所及文化局舉辦「山河文藝節」活動專案，所製作的書面導覽摺頁發揮了相當的功能，因為大家實地去走過、體驗過、也深層感動過，使得參與的居民認識、關愛鄉土的意識有機會發酵、醞釀，進而落實為具體的行動。

對於未來的發展，淑英老師認為過去「公眾討論」的部分做的還不夠，這是將來一定要努力強化的部分。以往自然資源較被關切，近兩年來，社大承辦區公所的區史、生態史展覽，又將關照範圍由局部拉大到文史、產業面向，而目前承做文建會的「創意心點子」，想把文山區的五個次分區，在各設計一條自然步道匯聚到景美溪大會師，將整個文山區又連結成一個關係綿密的面，屆時又將呈現一個新的境界。

這一路走來，自第一學期就擔任班代，成社時又順理成章被推選為社長的張森田點滴在心頭。張森田個人的專業是擔任土地代書，退休後也在木柵國中兼任閩南語的母語教學老師；基於對教育的關心，一九九四年的「四一〇教育改革」活動就曾經參與，因此社大成立之初，他就深入瞭解過去由上而下的套裝知識的缺點，深深認同社大落實民主意識、加強參與能力建立公民社會的理念，因此迫不及待就來報名了。

由於自覺自然科學領域插不上手，因此選了社會科學、教育、法律等自己較熟悉的領域涉入。剛開始上課前，他還自以為懂得不少，沒想到越上課才越覺得不是那麼回事，由於過去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教育體系下受教育，尤其是對於台灣史及鄉土的認知有相當的落差，所謂「學，然後知不足」因此急起直追，也啟動了他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興趣及強烈的

關愛之情。

張森田選修「文山采風」課程，剛開始也只是玩票性質，因為年紀漸大，又處於退休狀態，這種遊山玩水的課程最適合他，同學們也都是以退休的公教人員、家庭主婦為多，想不到在上課的過程中，大家的學習及互動都非常愉快、感情好，又累積了共同興趣及鄉土意識，都上了癮；兩學期之後，學校沒能續開進階課程，大家唯恐這樣難得的班級散掉了可惜，因此渴望班長持續召集活動，在欲罷不能的情況下，他也就繼續招呼大家跟著學校的學期走，在每週四原來的上課時間固定聚會，大家隨身攜帶圖鑑，一方面玩、一方面辨識動植物及地理地質等自然資源，由學員自己帶、自己講課、自己聽，搭配每月一次室內課程，邀請專業的老師來為同學充電，也培養出了幾位實力不錯的生態解說員；同學們也跟著學校的腳步，有許多人參加「領袖工作坊」及其他社區成長學程。

張森田認為，社大的公共參與能走到這個階段，學校領導人的方向清楚非常重要，而學員們跳出了以前學習的象牙塔，「在學中做，在做中學」，無形中加強了公共參與的能力。不過，張森田仍認為不無遺憾的是，雖然少數人非常用心在做，但公民教育理念推廣多年，全面性的觀念推廣無法做到，

也尚未能廣泛引起民眾的重視及積極的加入，導致真正要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卻往往仍是窒礙難行，因此實際的成效有限。

他認為，要讓公民意識深入人心，系統觀念的建立是最重要的，必須讓學習與土地結合，在鄉土與文化上勤於耕耘，流下汗水才會生出感情，則將感情轉換到土地的認同才會變成必然的結果。而這必須要有三方面條件的配合才能發揮成效：一、是要有一批有心人的投入，二、 需要有專業能力，三、則是需要有資源。

自九十二年度起，台北市的社區大學達到十二所，社區大學的理想如何堅持下去，使張森田感到憂心忡忡。他認為，在有心人士之中，有錢有閒又能夠專心投入的畢竟不多，能做到蔡傳暉主任的程度就必須有相當的犧牲，已經相當不容易，像淑英老師一樣能夠不計代價與回饋，將時間、精力完全投入，又能得到家庭奧援的也寥寥可數。

張森田認為，文山社大一向秉持取之於社區、用之於社區的原則，凡有任務，事先必定有細密的規劃及居民參與、充分討論的機制，因此可以凝聚出強烈的共識，像文山公民會館的案例，由社大提案，能夠得到公部門的支助與監督，同時兼顧地方人士的歷史感情與產業、文化特色，在各方面都滿意的情況下順利完成社區改造的任務，比起其他營利單

位作的好太多了，極具價值與意義，為兼顧社區參與及公民社會的理想與現實，是相當值得推廣的發展模式，期待社大能夠找到類似的出路，才能在公共參與的發展上更加可大可久。

〔張月昭撰述〕

【蛻變與分享篇】

總是要有了明顯的改變，
明顯到足以讓旁人都覺察到了，
甚至感到萬分驚訝了，
然後，才會恍然大悟：
原來這人的內在不一樣了。

人蛻變了之後，
似乎顯得喜歡分享，
喜歡把美好的、神奇的、有趣的、令人興奮的一切，
昭告天下。

分享可以透過數學，
可以透過自然科學，
可以透過繪畫、影像、網頁，
可以是無聲無息的默劇表演。

公園裡的數學玩家

-- 親子數學

我們只是一群平凡的家庭主婦。
 早已揮別了數學，
 沉埋於家務的操勞中。
 偶爾勾起一點過去的「數學噩夢」，
 那是因為孩子的疑惑與愁容。
 如今，卻因「親子數學」彼此結識，
 竟有了一段甚不平凡的經驗。
 回顧四年來相遇相知的過程，
 我們很珍惜每一段成長偕行的歲月，
 我們更珍惜每一次邱教授與梁老師不辭辛勞的指導，
 我們忍不住要絮絮叨叨，
 因為其中有我們點滴在心頭的感激，
 和重拾學習之樂的欣喜。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婦女委員會/顏美娟

某週二上午，豔陽高照。

非週末、也非假日，興隆公園中卻相當熱鬧。

一簇簇望似以中年人為主的婦女、男士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交頭接耳，熱烈的討論著什麼重大或神秘的議題；有的圍著面前的石桌，大聲地爭辯著；近沙坑處，另一組人蹲踞在地上圍成一個小圓圈，每個人都專注地看著其中一位女士雙手裡捧著的東西；另一個角落的樹蔭底下，則有另一位女士頭戴黑色尖頂圓帽、披著黑色斗蓬，顯然是在學「哈利波特」扮女巫。

好一群怪異的人！輪流走近每組逗留一下，悄悄駐足偷窺、偷偷竊聽幾句，嗯，每一組的話題都繞著數學轉，但每一組的討論內容、運用的題材、輔助的工具、說明的系統、解題方式...都各自不同；不過，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活潑、有趣、好玩。

咦，數學也能「玩」嗎？是的！看他們在公園裡就地取材，就可以把數學玩將起來，而且玩得不亦樂乎。

「興隆公園數學步道」與社區

原來，這兒不是一座普通的社區公園，而是經過規劃的

「興隆公園數學步道」，它的設計主題就叫「社區與數學」，各組所蹲的點，正是各個「學習站」；而他們也不是尋常路人，而是進入文山社大的「親子數學」進階階段的學員，至於每一組負責帶領的人，都是經過主婦聯盟嚴格培訓過的「親子數學」老師，或正在培訓中的種籽師資。

近午，各組各自收兵，不約而同地轉進興隆路大馬路邊的文山圖書館。在分組研究教案之後，中午在圖書館裡吃完自己從家裡帶來的午餐後，略事休息，下午各組就要接續上午的教案作檢討、調整，結束分組後並進行整體研討，各組將自己的教案演示過程、檢討內容、及修正後的改進方法向大家報告、分享，聽取大家的意見後，作為日後教學上的參考。

非但如此，每週四上午，他們有部分人還需聚集在汀州路的主婦聯盟「切磋」。「切磋」，是主婦聯盟「親子數學」組成員稱呼大家一起研討教案及數學文化時切磋琢磨所用的專有名詞。要進入這個階段，並不容易；之前要先修完社大開的「親子數學」初階與進階課程，才能接受師資培訓，培訓又分輔導員及實習講師二個階段，透過試教，透過每堂課錄影，不斷由自己與別人的錄影帶來修正自己的教學內容。四個階段的訓練都完成之後，才可以擔任「親子數學」課程的

正式講師，有的培訓學員雖然已經進入「切磋」階段多年，還是不能「畢業」，或是「自己不肯畢業」，培訓過程相當嚴謹。

文山社大的「親子數學」師資，為什麼是由主婦聯盟負責培訓呢？

原來，這門課程可是由主婦聯盟運作多年後，才「帶槍投靠」社區大學；它的「原生家庭」，正是主婦聯盟。

在生命的轉彎處，遇見了好玩的數學

「數學誤人，實在是太大了！」主婦聯盟中最早接觸親子數學之一，並在教授專家指導下，帶領媽媽們將教學方法漸漸建構起來、發展出成效驚人的數學文化的顏美娟表示，幾乎每個人學習數學的經驗都很不好，尤其是媽媽們幾乎都得了「怕數學的病」，在自己恐懼數學、厭惡數學的情形下，面臨子女的求助時非但束手無策，而且往往將這種病代代相傳、陳痼日深。

顏美娟自己以前也是受害者，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碰到「親子數學」之後，才發現原來數學領域另有洞天：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實物，都有形狀、數量及大小，舉凡桌、椅、櫃子，甚至鍋、碗、瓢、盆都是好玩的研究對象，以「親子

數學」的眼光看來，生活中無處不數學。原來，數學是這麼好玩、這麼可親近的；以前為什麼那麼害怕、那麼痛恨呢？對於自己被二位老師啓蒙、誘發出數學興趣的經驗，顏美娟津津樂道之餘，更肯定老師的教學方法對學習興趣的重要性。

一九九五年暑假，顏美娟與同伴參加一項數學科教師進修研習營，在邱守榕教授和梁崇惠老師帶領下，與中小學教師一起體驗「親子數學」的實作活動。其中讓她印象十分深刻的活動是『自製一個輪盤』，兩人一組，要以膠水、剪刀、迴紋針...等材料，合作完成一個可以轉動的輪盤。她當時想：「這簡直是在上美勞課嘛！」與心中的數學課差太多了。不過分組報告時，有位老師起來說她是如何利用尺規，將輪盤四等分...，她這才恍然大悟，這道理很像從前幾何課學過的東西，原來這中間真的有數學耶！

這次的經驗，打破了顏美娟對「數學」的刻板印象，原來數學是可以藉著「操作」來感覺的，像美感一樣，是可以漸漸玩出「品味」來的。不過，有位老師的發言：「這樣的活動，只讓我們老師參加有什麼用，家長還是要求孩子數學的『成績』；這種活動，應該由家長來上才對！」讓她不太服氣，也為家長抱屈：「教育局只為老師辦這樣的活動，誰來把這麼有趣又有內涵的親子數學，告訴家長呢？」

帶著一顆意猶未盡的心回家，顏美娟在客廳裏擺起地攤繼續玩『徵稅』的遊戲，一次一次的試驗與挑戰，竟讓她一次又一次不自覺地在作過去覺得枯燥乏味的「因式分解」，而且興致勃勃、欲罷不能。這一個未眠的夜晚，不但讓顏美娟重新喚起對數學的興趣，也重拾自我的信心，更在心底燃起一股熱情：「這樣有趣的事，豈可獨享？」

於是，從邀請邱守榕教授蒞臨主婦聯盟「漫談數學學習問題」開始，顏美娟與一群義工媽媽們自己動手玩數學，親身品嚐數學活動的樂趣，隨而在近鄰中醞釀，自辦「親子數學」社區媽媽讀書會、親子數學種籽研習坊，到承辦大型的全民數學活動、開發數學文化；由過程與體驗中，許多媽媽們彷彿生命自此豁然開朗，信心滿滿地與孩子一起重新開啓人生另一段美麗的學習旅程。

顏美娟說，「親子數學」迥異於坊間常見的數學活動集錦的是，創始者背後為弱勢者爭取數學教育機會均等的正義感，以及嚴斥數學神話的膽識中深藏的教育意涵。在推廣過程中，「學」與「教」的角色不斷地切換與融合，在且耕耘且收成中獲得雙重的成長，更激發媽媽們開發數學文化的使命感，期望更多媽媽也同她們一樣，自己先放下身段進入各種動手操作的程序中對照事實，在辯證中自我省思，從過去與

市井的迷思中走出，放任自己先揣摩「親子數學」中不透明的操作程序，肯定其中豐富的生活內容，結合環保與數學，共同努力，為孩子們佈置一個可同時培養數、量、形的感覺與環境感情的場所，安心的敢於在試錯中學習成長。

學，然後知不足。主婦聯盟在理解中推展「親子數學」，更肯定教學方法的重要——「師資，就是力量」，在「親子數學」的社團經營成熟後，獲知文山社區大學即將開辦時，經過評估，認為兩個機構對於教學理念、想法、作法相當一致，並且是「親子數學」在公共參與上極好的著力點，可以社區、家長、教師圈中廣為推廣；因此於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開始在文山社區大學開親子數學課，學員共五十人，一方面教學、推廣，一方面物色種籽師資。

顏美娟認為，數學應該是一種學識上合理且活潑有趣的東西，只是被以前的教育方式弄得太過於深奧難懂、人人畏懼，學習親子數學應該是非常好的自力救濟方式；而教育單位正大力推動幾年一貫的「建構式數學」，其實應該貫通的是自己對數學的正確信念。推廣「親子數學」的媽媽們雖然是一群體制外的非專業師資，但他們的學識、背景相近，語言平易近人，雖然沒有相關的學經歷，但是對數學很有感覺，目前主婦聯盟採取的「師徒制」，是很獨特的傳承方式。

不要急著去教孩子，自己要先玩出興趣來

「媽媽，妳又在搞什麼好玩的了？」

「媽媽，妳今天又學了什麼好玩的回來？趕快教我！」

「哇！我懂了！」

孩子每每這樣興奮地跟她搶著學數學，與顏美娟並肩學習、在「親子數學」世界中一起成長的另一員大將許美釵認為，這是她畢生所聽到的最美妙的聲音、最感到快樂與驕傲的事情。儘管因為主婦聯盟挑選輔導員及講師非常嚴格，安排的學習流程務求完整，無論是培訓的輔導員或講師都非常辛苦，由自主學習、找資料、編寫教案、看別人以前教學及自己錄的錄影帶、一次次的研究討論、改進缺失，幾乎佔據了所有的時間，但每次拖著疲累的身心回到家，看到孩子歡喜相迎的期待，所有的付出都有了代價，並且物超所值！

許美釵說，以前的數學教育都只重視紙筆計算，「親子數學」則是重視實物操作，讓孩子由操作中很自然地對空間、數字、文字等抽象的東西建立正確的概念、不但顛覆了過去的教學方法，而且透過一場場的遊戲，數學不再像過去那麼道貌岸然、嚴肅可怕，無論大人、小孩能夠從遊戲活動中快

樂學習，對學習效能的提高極有助益。

多年來的經營，「親子數學」的團隊已經變成非常親密的團體，所屬成員都有「雞婆」的特性，或以專長在社區帶動推廣，或以愛心媽媽的角色，在孩子的學校做認輔、為學習障礙的孩子做補救；所開的課程也慢慢擴及板橋社區大學、新竹文化中心及新埔等地。

許美釵簡單歸納出媽媽們的幾點成就：

第一、 克服了媽媽們對數學的恐懼感、帶動孩子學習數學的意願——以前絕大多數的媽媽都很怕數學，更將教孩子數學視為畏途，學了親子數學之後，很多媽媽都說：「我發現我自己還蠻有數學天分的吶，以前怎麼會那麼害怕？如果小時候就可以這麼快樂的學，說不定是個數學天才呢！」現在對數學產生強烈的信心，教起來很有成就感，孩子對媽媽不但另眼相看，也都很喜歡數學。

第二、 增進親子間的良好關係——許多家庭都有這樣的經驗：親子間的緊張、不愉快與問題，多半是因為課業所引起。現在親子間不但對數學不再感到挫折，會自主性地主動學習，並且願意去思考、願意動手去操作，也很會在生活中運用，間接的，對其它的科目也較容易產生興趣，親子間的互動變好了，家庭氣氛變的更好、更甜蜜。

第三、 提高親子、師生對學習、對自我的信心——許多家長及老師學了親子數學之後，透過遊戲才發現自己在某方面其實有些天賦或潛力，也會用較寬廣的角度、多面向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孩子或學生，進而對孩子的強項大力嘉獎與鼓勵，孩子們的整體成績也許進步不明顯，但卻會對自己產生強烈的信心與成就感。

親子數學，救了很多低成就的孩子

原任國文老師、在國中當主任，已屆退休年齡的羅玉卿，接觸了「親子數學」後，卻自願跳進來帶資源班。

她舉例說，教一般班和教特教班的區別，就像由一樓到二樓，教一般班級可以用搭電梯的方法跟速度教，教特教班的孩子就要帶著他們爬樓梯，一個階梯、一個階梯慢慢往上爬，總能爬到二樓；而親子數學是能夠讓他們順利上樓的利器。

羅玉卿將「親子數學」運用在特教班，將所有要教的數學元素分析成最小的單元來引導孩子，連遊戲都用分解動作一樣、一樣慢慢教，用最基礎的加法帶出運算原理、使孩子們瞭解數學公式產生的背景，幫助他們掌握學習訣竅。看著

原來一加一都要扳手指頭、九九乘法一的倍數都算不出來、更加不可能理解「 $X + Y$ 是什麼『碗糕』？」的孩子愉快地玩遊戲，卻能一點一滴的學習、進步，是她最大的安慰與成就。

雖然原本是教國文，但因教育當局規定每位老師都必須跨科，因此羅玉卿也修過、具備英文與數學老師資格；她從小就對數學極有興趣，但畢竟是爲了考試，也不在意身邊的事物。

她說，當初到文山社大選修「親子數學」這門課，心中並沒有太大的預期，沒想到，學數學可以這麼活潑有趣，內容可以這麼貼近生活，跟以前學的都不一樣，有些教材以前修教育學分的時候也看過，但因爲偏重文字理解，有些外國的理論，因爲文化的隔閡，不容易在教學上運用，但用了「親子數學」的方法，在教學上卻可以得心應手；她尤其佩服顏美娟的說故事及帶動氣氛的能力，第一次上課就被懾服了。

羅玉卿比較「親子數學」與傳統的數學教學：「親子數學」雖然是由國外引進，但本土化極成功，且教案的設計都是由媽媽們以腦力激盪的方式，挖空心思群策群力的心血結晶，相當的生動簡明，它有一套特別的教學方式，不重計算，而強調原理原則的理解，而且透過遊戲、操作，讓每個人的學

習都變得容易、每個人都可以學，只要手裡有幾塊糖，就可以玩遊戲，媽媽們如果可以帶著孩子從小玩這些益智遊戲，學習效果倍增。

當初抱著學習的心情與態度來上「親子數學」，羅玉卿以爲年紀大了，能學多少算多少，不料每一個過程都精彩，而且不但沒有挫折，反而有很大的成就感，年紀越大，越珍惜與伙伴的每次相聚與學習，也更珍惜與孩子的緣分，在學校當認輔、萬芳醫院當志工，隨時可以把「親子數學」的遊戲融入活動中，既能帶動氣氛又能讓參與者學習，而且老少咸宜，非常受歡迎。越教，她越覺得人的潛能是不可限量的，例如資源班一位幾乎被放棄的低成就學生，經耐心指導之後，對數字、座標的解題能力超強，可以當其他同學的小老師，而對自己產生極大的信心及強烈的學習熱情；這樣的例子在所有小孩子的身上，幾乎都可以發現。

學會用另一種眼光看孩子、理解孩子之後，羅玉卿呼籲社會大眾：「不要對孩子的學習太過緊張！」應該放慢腳步，等待孩子自然成長、慢慢成熟，鼓勵孩子把想法說出來，每個孩子的智力可能都不同，但只要不預設目標，按個人的程度慢慢開發、引導，若是專長與潛能能夠發揮出來，往往都會有出乎意外的驚喜。

對「數學感」的培養，越早越好

雖然選修「親子數學」的學員都有很大的熱情，不過，絕大多數的媽媽們學數學，總歸是爲了孩子；而對「數學感」的培養，則是越早越好，越早接觸，越容易觸類旁通。因此，她們固然很鼓勵媽媽們盡早來學「親子數學」，也希望更多年輕人的參與；顏美娟說：「在結婚前，先把怕數學的病治一治，以免看到自己的數學惡夢在子女的身上重現！」

而由於家長望子成龍心切，坊間數學補習班林立，補習數學幾乎是貴族階層的專利，經濟基礎較差、或家中孩子較多的家庭往往負擔不起；因此，她們特別希望有更多的老師、家長及安親班的老師加入學習，並且發揮人文關懷的精神，尤其是學校的愛心媽媽，可以協助老師幫忙弱勢的孩子學習，己利而利人，何樂而不爲？

〔張月昭撰述〕

變得聰明又漂亮 -- 自然科學研習社

「科學，竟然能讓人如此親近！」

「自從上了自然科學之後，我不但變得聰明，而且也變漂亮了！」

「『哈利路亞！』學習科學，賦予我全新的生命。從此我可以大聲說：我姓劉，也幸福！」

「老師與學校的努力——看得見！」

.....

修過文山社大自然科學課程的學員們，這麼形容他們對自然科學課程的熱愛。

文山社大經營四年半，九大學程產生了第一屆取得學程結業證書的學員，超乎想像的，也是以自然科學課程的

學員人數最多，共有八位，是其他人文學（一人）、社會科學（三人）、社區成長（二人）、非營利組織（一人）、環境學程（一人）、性別與文化（零人）、心理與教育（零人）、藝術（零人）等學程的好幾倍。

究竟，文山社區大學的自然科學學程有什麼奇幻魅力，足以吸引一期又一期的學員來修課呢？究其原因，豐富多元的課程項目及內容生動有趣，加上老師授課幽默風趣、敘述方式淺顯易懂固然是基本要素，但老學員自覺在生活中受益無窮，且「變得聰明又漂亮、幸福又快樂」而「吃好道相報」，非但發揮了口耳相傳的力量，以免錯過精彩的課程，也因為唯恐自己喜歡的課程開不了班，會在招生時主動邀約親朋好友來共襄盛舉，因而學員間也建立起特殊的革命感情，形成「黏稠度」極高的緊密關係網，尤其是「自然科學研習社」的橫向串連，則是無可取代的大功臣。

* * * *

「生物、化學、天文、物理、、、天哪！那些『高深的學問』，學來何用？！」

「喔，不！我最怕數學了，物理、化學要背公式跟化學

ㄟ，我還是不要選好了。」

提起自然科學，幾乎大部分的人都是這種先入為主的反應；也因為這種對「自然科學是一種高深的、艱澀難懂的學問」的僵化想法，而對文山社大開出來的自然科學課程敬謝不敏。文山社大自創校以來，學術課程中的自然科學學程，招生狀況不如預期，經營最為坎坷；但是，學校與老師的共同努力之下，只要修過一次課，對學員就有了某種無法宣說的吸引力。

過去，除了中、小學校提供的基礎知識之外，生物、化學、天文、物理等學術課程，一向是大學殿堂的專有求知領域，但是大學聯考的門牆高築，沒有學歷基礎的社會大眾根本不得其門而入，而由於缺乏市場，坊間的補習班是不會開這些課的，因此，對自然科學有興趣，但沒有大學生身份的普羅大眾，幾乎是毫無學習管道。

但是，文山社大秉持推廣公民教育的理念，認為人民應該具備科學的基礎知識，才能有合理的邏輯與獨立的思考能力、自主的選擇條件，對生命、家庭、社會、國家的一切走向，做出正確的判斷及選擇。因此，雖然招生時比起其他人文、藝術學程總是得多花許多心思與力氣，而且學分費也多

數無法支付教師的鐘點費，但每學期學校總是堅持貫徹辦學理念，開幾門課程供學員進修，其永續經營的精神及推廣的用心，在各社大中已可算是異數。所以，自然科學學程的教師及學員，都非常珍惜文山社大這塊教學及成長的園地。

自然科學的「生活萬象」

原本，自然科學範疇包括天文、地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六類，但因文山社區大學校方未設應用科學學程，將醫學與工程兩類也歸入自然科學學程；加上教授們個人的涉獵與興趣，因此，連音樂、美術、歷史、詩詞、建築都在自然科學之列，所開的科目更如百花齊放般吸引人，環顧周遭，舉凡生活中接觸得到事物，先後開設的課程中幾乎無不囊括，運用之廣泛，可以「生活萬象」來形容：

〈中國科技史〉〈文物與科學文化〉
 〈科學與美術的交會〉〈認識大腦—神經科學導論〉
 〈植物、微生物與人〉〈演化生物學〉〈軍事物理學〉
 〈物理學基礎〉〈吟詩誦詞話科學〉〈天文觀測 / 進階〉
 〈天文與化學〉〈「談天」～宇宙的結構與演化：談宇宙的過去與未來〉
 〈親子數學〉〈流行病學〉〈生命科學〉
 〈神經語言〉〈植物的認識與利用〉〈新聞裡

的生物學〉〈可拓學—探索聰明的規律〉〈石不能言最可人—認識台灣地學篇〉〈中老年人健康保健 DIY〉〈分子博覽會〉〈數學史與數學教學〉〈生活中的化學〉

自然科學學程先後由張之傑與郭中一教授擔任學程召集人，由於每學期開課情形不同，學員也難免會有大幅變動，於是，一批熱衷於選修自然科學的學員們在校方的鼓勵之下，自發性地組織了一個「自然科學研習社」，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九日舉行創社成立大會，學員們公推「演化生物學」班代林雪玉同學為首任社長，決議每學期舉辦講座九場，每場二小時，九場皆出席的學員由學校核給一學分。

由於創社社長林雪玉非但邀請講席及募款能力超強，對社團的組織及運作也極嫻熟，並且印行「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自然科學研習社通訊」，因此兩學期十八堂講座辦下來，文山區各國、高中自然科學教師及國小老師紛紛慕名而來入社聽講，可謂社名遠播，成績斐然。

林雪玉大學時代學的是文學，自稱現在是一個「生意人」，但因她本身是一個「標準的射手座」，天性就是喜歡學習，念書、學習是她的休閒，也是她的嗜好；跨入自然科學領域純粹是因為喜歡追求知識，想接觸不同領域的東西，加

上是個「行動派」的人，有興趣的事情就會玩得很盡力，想做的事情、各種發想的 Idea 都會想辦法付諸實現，因此「玩」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

壓力使人快速成長

不過，兩年社長做下來，林雪玉瘦了好幾公斤，「我是首任社長，總不能第一年就倒社吧？當然要拼嘍！」自嘲「賺了不少減肥的錢！」她說，自然科學屬於蠻硬的學術課程，社團經營更是不容易，她自己與自然科學學術圈毫無淵源，要邀講座的老師、討論題目還要辦活動、搞宣傳，自己要保持等速度的學習，才能深入各個領域、認識他們的專業及圈內的人，因此她自己非常用功的念了三年書，把自然科學領域的課外書籍都看過了。

她說，自然科學研習社以講座為主要的運作方式，是因為木柵地處偏遠，以前想聽好的演講，通常需要跑到市中心去人擠人，往返奔波；而社大的正式課程是以整個學期為單位，但有許多社區居民並無法長期來上課，於是，善用社大的豐富教師資源是最好的方式，請老師們將整學期的授課內容濃縮為一次講座，讓時間不多的人可以來聽講座，非社大

的正式學員也可以選擇有興趣的題目來聽課。

辦好這種講座的訣竅是，邀講席如開菜單，就像自助餐一樣，若能菜色豐富、色香味俱全且營養均衡，自然能廣受歡迎。自然科學講座的深度與廣度都夠，學員們就可以視自己的時間、程度、能力及肚量斟酌選用，彈性大、選擇多，且每學期都可以隨著不同的需求變換菜色，大家各取所需，也不會浪費，就可以充分發揮它的價值。

自然科學講座每二星期才上一次課，同時將講座的時間安排在星期六上午，讓喜歡追求知識的上班族可以來進修，讓希望週末假期有好地方可以休閒的民眾有地方可以去，而且兩個小時就可以聽完老師整個學期精彩的授課菁華，大家都沒有壓力。每次上完課，經常聽到學員說：「以前怎麼不知道這種東西這麼好玩！」而主辦人用心、學員收穫豐富、迴響熱烈，就是給老師最大的鼓勵。遇到好的老師，會將他畢生投入的學術研究成果傾囊相授，那種滿載而歸的喜悅，是筆墨無法形容的。因此，「自然科學講座」也是文山社大自然科學學程的「長效型」宣傳活動。

由於她經營「自然科學研習社」的出色表現，難免給後繼者壓力，但林雪玉並不認為接棒的社長需蕭規曹隨地循著以前的模式去運作，講座的方式發揮的空間極大，且有彈性，

但社長及講座的设计者需付出非常多的時間與心力，接任者要有心、肯付出才能蓬勃發展，否則即使有時間、有能力，能否盡力還不知道；至於如何開發新學員，則是社大該傷腦筋的問題了。

即使是已經卸任「自然科學研習社」社長，甚至完全跳脫自然科學的選課領域，將主要的學習目標轉移到人文、藝術等其他面向，但閱讀自然科學書籍已經成為林雪玉的習慣，以「保持等速度的成長」；回顧幾年來的努力，她的結論是：「有付出，也有成長，收穫真的是多得沒話講！」

「感動」不足以形容，「三生有幸」差堪比擬

「因為，以前我的豆腐腦是『全新裝備』——從來不用的，自從上了自然科學之後，現在已經開始啓用，所以當然變聰明一點了；古人『一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面目可憎就是以前的我，現在我會偶爾翻一下書、看一點文章、講義，『假裝一下』，所以越來越漂亮了啊！」變聰明，也變漂亮的鄧紀屏如此這般消遣自己，但是，來社大上課後不只她自己覺得外表變漂亮，重要的是無形的心靈成長有如脫蛹而出的蝴蝶，變得更知性、亮麗、有自信，這可是有目共睹的！

「社大的老師，尤其是自然科學這一門，每一位老師都是最棒的！」文山社大自然科學學程的老師有許多是國立大學裡一時之選的知名教授，不只是專業領域厲害、且國學基礎及各類知識都非常豐富，可不是外面的補習班以高額講師費可以請到的；重要的是，他們對學員們非常有耐心、容量十足，「真是佩服他們的非凡修養，可以上到他們的課，心裡不只是感動，簡直是三生有幸！」

的確，在社大開課，要教得好且廣受歡迎是極不容易的，因為社大幾乎沒有任何入學資格門檻，也沒有修業年資的限制，只要年滿十八歲，來報名選課，就是社區大學的一份子了。因此，學生背景複雜且素質、勤惰極度不一，有學員以「雞牛同一早」來形容，是相當貼切的，其中有小學程度的，也有碩士、博士、研究生，成員來自各行各業、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所以並不像大學一樣經過聯考分門別類的篩選，學生的科班專業常識通常都具備相當程度，素質較平均，教材的準備及教學模式可以有統一的口徑。

在社區大學就不一樣了，光是準備教材，就夠令老師傷透腦筋了，尤其是科學領域的東西，他們必須要用最簡單的方式、最淺顯易懂的語彙，在很短的時間裡把很難懂的道理簡明扼要地說清楚、講明白，講解方式還要生動、活潑，甚

至製作許多輔助教材，才能讓在座的小學生、研究生都能聽得懂並且產生興趣，因此對於學生而言，每堂課都像在聽有趣的演講、好玩的影片或幻燈片，真是開心極了，但老師就不同了，若功夫準備得不夠，很快就會被學生當掉了。

鄧紀屏說，最難得的是老師們的態度，不只有教無類而且謙恭認真，每次都不辭勞苦地準備許多講義，希望能多餵學員們一些知識；儘管如此，學員總難免還是有聽不懂的時候，逢到同學們出現「鴨子聽雷」的表情或反應時，老師總是會體貼地說「沒關係，大學生可能也聽不懂，你們先聽聽，有個印象就好。」

如果是其他課程，聽不懂大家早就溜之大吉了，但是，自然科學課程就是有說不出來的魔力，因為：好聽！「好多同學都和我一樣，雖然聽不太懂，可還是想來上課，倒不是想拿學分，也沒人逼我們。只因為老師講得太精彩，實在捨不得放棄。」所以，不論老師開什麼課，我們都會繼續來學，至少也能得到一些常識吧！」

「姓劉，也幸福！」

「『哈利路亞！』學習科學，賦予我全新的生命。從此我

可以大聲說：我姓劉，也幸福！」是校務志工社社長劉勉的「經典名句」。

歸根究柢，文山社大所開出來的課程，是讓劉勉深愛這所學校，進而肯為它犧牲奉獻，並且還把全家人吸引到學校來的原因。由於對自然科學有興趣，劉勉第一學期嘗試性修了幾門這方面的課，結果不得了，她知道了人類原來是這麼奇特的物種；原來菜餚裡面添加適量味素，只是多了一段蛋白質，對身體無害，但食物卻變得美味多了；物理、化學及微積分原來是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課程是可以這麼樣生動活潑、生活化的；獅子座流星雨是多麼難得一見的天文奇景；若細胞裡面保留的基因完整，冰凍的長毛象是有可能復活的，原來基因的構造是這麼奇妙有趣、、、生活中充滿了「喔！原來就是這樣！」的恍然大悟與驚喜，實用的內容更讓她在許多場合運用的得心應手而不亦樂乎。

她說，從小到大，她看過太多不科學的事情，許多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往往先埋怨自己運氣背，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不然就是風水不利，自己也難免多少會受到影響。現在則有很大的進步，遇到不順利的時候不會找藉口諉過，會針對事實作檢討，是什麼地方錯了、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什麼後果，自我反省、檢討得失，而後想辦法改進，並且盡

量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人力作不到的就承認能力的有限性，做得到的就想辦法克服困難，就事論事，不會再諉過於不可知的力量。因此，她覺得自己越學習，整个人生觀就越健康，思考的方式一改變，看事情的方式都不一樣了，心胸及視野及關懷方向更開闊，性情也更開朗、更快樂了。

誤打誤撞下，過著「不平凡」的日子

第二任「自然科學研習社」社長邱顯舜，剛開始選修自然科學課程，其實是「瞎貓撞上死老鼠」，誤打誤撞地修出了極大的興趣，也取得修滿自然科學學程的學程證書，更眾星拱月地被拱上了社長的寶座。

他說，在一個平常的日子裡，他聽一位朋友提起，要去文山社大報名上課，他還井底蛙般問她：「什麼是社大？上什麼課？」結果她拿了一本選課手冊給他，並告訴他：社大可以說是成人教育的延伸，能提供一般民眾一個求知的管道、、、云云。於是，他翻開那本選課手冊，裡面果然有許多有趣的課程，當下決定前往報名，結果他最想上的攝影課早就額滿了，而其他有興趣的課程又與他有空的時段衝突，因此只好放棄了。

不料，下學期居然舊事重演，攝影課還是大爆滿，但在新的選課手冊裡卻意外地發現了令他眼睛為之一亮的課程——「談天」～宇宙的結構與演化：談宇宙的過去與未來。嘩！好奇特的課程，邱顯舜原本就對自然科學—尤其是宇宙天文方面極感興趣，但除了從書籍及電視上得到些許知識外，卻苦無進修管道，一看到社大開這門課，當然就迫不及待地報名了。

邱顯舜說，郭中一老師的課實在是非常的精彩，確實實踐了社大的教學理念：突破傳統教學的窠臼，不需要被繁雜的公式或記數學算式，能以深入淺出、一般民眾可以瞭解的說法，達到教學的目的。透過老師的講解，使他對宇宙天文有了更深入、更專業的認識，也使他對自然科學更著迷。所以，他建議郭老師延續上學期「談天」的課程，於是有了林宏欽和洪景川的「天文觀測」課程。

這一路下來，已在社大上了三個學年了，其中以郭中一老師的課為主，就上了談天、物理學、軍事物理學、物理學基礎、吟詩誦詞話科學等課，還上了四學期的天文觀測課，「不知不覺」就修完了自然學程的學分，拿到了學程證明書；並且還被選為自然科學研習社的社長。

回顧三年多來在社大的學習歷程，邱顯舜說，「實在是太

愉快了！」在社大，不只是滿足了自己的興趣及知識的吸收，並且結識了許多好朋友，似乎生命的缺口都被填滿了，因此覺得非常充實，上起課來比年輕時代起勁得多，甚至在沒上課的日子裡，都非常期待上課的日子趕快到來，老覺得寒暑假真是漫長，時間過的特別慢，好希望快一點開學！「但願這種『不平凡的日子』再延續下去，好讓我學得更多，認識到更多好老師、好同學。」

重新沈潛再練功

在經歷了前兩個社長的積極向外的推廣期之後，目前的「自然科學研習社」在第三任社長曾亞韞的規劃下，現階段希望大家再回過頭來，以讀書會的方式，持續加強基本功，畢竟科學新知不斷演進，除了持續在課堂上跟著老師做學習之外，私底下藉由彼此有計畫的共修，相互切磋，更是讓自己增強功力的好辦法。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經過重新沈潛再練功的「自然科學研習社」，在下一個階段，肯定又會有不同的風貌展現在大家面前。

〔張月昭撰述〕

靈魂的重量

--美學散步社

「華山藝文特區」=藝術家=驚世駭俗？

但文山社大一群非專業的業餘生活藝術家及城市觀察記錄者，用幾幅速寫本的即興創作、透明投影片製作的「影子戲」、及學員自生活中信手拈來的紀錄片推出的多媒體展「市網膜剝離」--光與影的展演，卻足以讓專業的藝術家也為之眼睛一亮！

他們這一班，不！事實上，他們是由三門課程的學員集合而成的社團，成員有醫生、編輯、工程師、商人、編劇、美工、攝影師和退休教師及高階主管、、、，年齡層自二十歲到七十幾歲不等；他們是身兼畫家、作家、攝影及紀錄片製作等多重身份的雷驤老師的學生，三班的學員固然有所重疊，多數平時素不相識，因了這項展演而攜手合作，迥異的媒材卻展現出無限自由的想像力、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能量，加上無厘頭的十足趣味性，作品形式的豐富多變在在叫

人驚豔。

自九十一年七月廿至廿一日，僅僅兩天的展演，前往觀賞的觀眾常會覺得：「怎麼有這種學生?!」「沒看過這樣的老師!」若好奇地與學員們聊上幾句，還可能會發出這樣的驚嘆：「這種學校，更加沒見過!」

可不是!都是成年人了，怎麼學生們卻像孩子般，希望自己能夠牢牢地吸附在老師身邊，隨時接受調教與薰陶;老師隨著自己廣泛的興趣與涉獵陸續開設了三門課程，學員也亦步亦趨地跟著選課而學習、而欣賞、而律動，而癡狂般地創作，勇敢地挖掘內在潛藏的藝術細胞;而學校竟然也像變形蟲般，容許師生們開設實驗性十足的課程，依照他們自己的熱情與想望去伸展，進而可以突破性地發展出新的藝術媒介。

這樣的社大，這樣的人

「有這樣夠深度與厚度的社大，才會發展出這樣的現象;有這樣的人，才會產生這種創作能量的社團，及豐富多元的社大!」這裡的社大，指的是文山社大;至於人，除了這批學員心目中的圖騰--雷驤老師之外，說這句話的人--「美學散步社」的社長范盛泓，就是最能在其中引起潮騷的始作

俑者之一。

范盛泓是一位愛玩、愛畫、愛創作的牙科醫師，自稱「一個有點三八的影形人」，上了雷驤老師一系列的美術課程後，藝術潛能才大夢初醒般頓時活了過來，牙科診所從此雖設而常關，牙醫變成他的副業。

不只是范盛泓，這批來自四面八方，平日各自在各行各業的五湖四海泅泳，對於美術課程及藝術創作，卻猶如宗教狂熱份子，只能以「遇到生命的救贖」名之，而以「雷老師的門徒」戲稱。第一批「畫文創作」課程的學員，在雷驤老師帶領之下跨出教室，每個學員都隨身攜帶著一本小計算紙和一枝筆，隨時寫下自己剎那間的感動與感想、隨手畫出眼前的景致與人物的觀察。有人喜歡碎碎唸，他們卻喜歡碎碎畫，每月每週每分每秒，所有看到想到的都可以畫;他們愈畫愈有滋味，愈有滋味就愈愛畫。

幾個學期之後，學員們受不住課程時數的拘束，與學習及創作的飢渴，自主性籌組「美學散步社」社團。

「美學散步社」原本命名為「美學徒步社」，資深學員也是雷老師的課堂上不可或缺的助教李淑敏認為「徒步」有些自劃界線，無法走出框框的感覺，遂更名為「美學散步」，

這也突顯了該社團希望透過更輕鬆、更自由的模式，去認識美學、學習藝術，進而提昇自身生命的價值！

美學社經常性的成員約三十多名，大多來自於星期一上雷老師的「畫文創作課」學生，而他們均已進修二、三期的課程。為免造成新生學習上的阻力，共同成立由雷老師所指導的「美學散步社」。活動的時間是每星期六下午三點至六點。

美學社不同於「畫文創作」課的是著重於實作經驗。舉凡藝術工作者皆知，能留傳於世紀的作品，都必須有扎實的基本功，如畢卡索從小練習，所以在十一歲時，就能畫出如黑白相片般的素描，日後才能造就其不凡一生。但雷老師除了指導學生學習花費較長時間與體力的靜態寫生基本功外，並引領學生走出教室去學習動態的速寫。每位同學均有自己的「生活繪本」，別人用文字寫日記，他們可是用圖畫記錄生活的哦！這也是范社長盛泓及其他學員所推崇的。

社團創設之後，成員們也集資共同出版了「美學散步」筆記書，自娛之餘，終於也可以將創作的喜悅分享藝術同好及親朋友好；後來，雷老師又將他表達內心世界的另一種工具--攝影機的使用心得拿出來與學員分享，開了「電影筆記」這門課程，選課人數一如往常爆滿。於是，「雷老師的門徒」

越來越多，創作形式與興趣也越發多元，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只要是課程及創作需要，大家都像拼命三郎，請假、休診、出錢、出力、出時間，全力以赴在所不惜。

「市」網膜剝離

在「市網膜剝離」的展演現場，只見范盛泓的雙手精巧地在投影機上東移西弄，配合雷驤老師千金--雷光夏的音樂創作，牆上就立時演出一齣動畫般的影子戲——「遛機器的人」，這些動畫的組成極其簡單，作品卻是獨樹一格：是利用紙雕的原理，將幾張透明的投影片加上彩色的不透明膠帶黏貼、形塑出線條，以素描法勾勒出人形，經過他在投影機上巧妙地排列組合，就發展出這齣以社大「電影筆記」班同學提著 DV 數位攝影機到處獵影城市生活的動畫片。

這種創作的形式並非來自課堂學習，而是范盛泓自己玩出來的成果，但「影子戲」的原始構想卻來自雷驤老師。起因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雷老師與同學們想為災區孩子的心靈重建盡一點心力，雷老師想到，每所學校都有投影機，以投影機說故事是最直接且便捷的方式。最初，大家只是單純地用投影機說故事，後來研發出用貼布將投影機周圍包起

來，讓雙手可以在投影機的小螢幕周圍移動，卻不會顯現在影像上，漸漸又加上紙雕技術及色彩的運用，使得作品越來越豐富，於是出現了「遛機器的人」這種新奇之作。

「遛機器的人」全劇是只約三分鐘的小品，卻具體而微地呈現出這群素人創作者努力讓想像力無限翱翔、互相激盪、自由創作的概念與精神。其他的展演內容，如速寫作品「都會速記」，及「瘋狂醫生」、「龍山寺隨想」、「我是誰」、「城視變奏曲」、等以城市觀察為主題的紀錄片，嘗試以多元化視窗，帶領觀眾重新檢視自己所生存的城市。以「市網膜剝離」之名總其成，其構想來自於「視網膜剝離」這種病症，他們想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因為跟不上文明與資訊成長的速度，而開始與社會脫節、出軌、職位變更、身份消失，原本理所當然的作息迅速崩解，個體自都會文明中剝離。而個體是城市的眼睛，個體崩潰之後，城市的眼瞳也因此病變失焦，而逐漸失明，因此范盛泓給了這一系列作品這樣一個「類醫學」的名字。

其實，無論「影子戲」也好、「市網膜剝離」也好，都只是這批師生一小段學習過程的成果展，但也概念式透露出他們對人、對生命、對這塊土地的關心，將他們日常對生活的觀察與用心，以藝術創作的無限熱情呈現出來而已；而這場

被形容為「一場光與影交錯、夢魘般的媚惑演出」，他們強調技術上的細節，反而呈現出旺盛創作力與內心無限的自由，不只令在場的記者與觀眾驚嘆，連雷驥老師都深感後生可畏，感動之餘，也開玩笑地說：「真是感到威脅！」也因為這批寶貝學生，讓自稱「生平最不喜歡教書」的雷驥老師，原來只計畫教一學期，非但連續教了九個學期，還欲罷不能地加開課程；提起這批學生，語氣中總是掩不住「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悅與驕傲。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驕傲

雷驥老師是一位在藝術領域中自在悠遊的行者，一旦與他接觸，便會不知不覺地被他溫煦的態度與生命底層的熱情澎湃所吸引，對於學生，他或招手、或扶持，隨時引領大家欣賞生命中的繁花簇簇、在美好的生活中放心散步，師生間的互動極其溫暖，時時如沐春風。

以最簡單的工具：一本計算紙加一支黑色鋼珠筆，引領學員開創出一片藝術領域，雷驥老師在教學上有其獨到之處。

對應於文山社大所在的木柵國中弘毅樓的位置，由對面崇德樓側邊的小樓梯拾級而上，找到隱匿在一旁的「視聽教

室 A」，靜悄悄地闖無人聲，教室後方堆滿了桌椅，前方卻密密麻麻地圍著一圈又一圈的畫架，中間一方鋪著大花布的台子上，是一位赤裸的人體模特兒，不時變換著姿勢，以最曼妙的角度供學員們取景作畫。畫架上，學員們的畫材各自不同、畫風迥異，程度更是落差極大，看得出來，有初學者，也有的畫作已經展現出深厚的功力。

新學期才開始，才第一堂課就畫人體模特兒速寫？！「乍看之下，這種教法確實是很恐怖，也很驚世駭俗；後來認識了一些資深的繪畫家，才瞭解，這樣的課程設計其實非常精要，可以讓我們很快進入情況：在很短的時間內對繪畫得到某種認知、正確獲得對人體的觀點、也很快培養出一套對生活與生命的態度。總而言之，初學者畫人體模特兒的速寫，那是訓練繪畫的基本身段！」

對於不速之客的好奇，資深學員自有一套他們自己的領悟。他們說，人體是上蒼所賦予最抽象與最具象的教材，經由隔週一次的人體素描，各自在畫布上經營心中的美感，而各有所獲。而由於台上的人體模特兒是藝術學院雕塑班三年級的學生，雷老師也請她分享她幾年來參與的心得與體會：「抓住繪畫主體的中軸線...」於是，初學者也有不同的啟發與領悟，每個人都認真地在自己的畫紙上落筆；畫完之後，

雷老師因材施教，每張畫都會得到個別的指點與讚嘆，每個人也從中得到最大的支持與鼓勵，更加勇於挖掘自己對藝術創作的潛能，表現腦海中自由的想像。

而下次上課，可能連畫架、畫紙都用不到，上課的內容也許是雷老師發表在報刊上的某篇詩作或短文，或許是某位學員的多媒體攝影作品，又或者是某位外國畫家的作品集、兒童繪本...等。「你看不到風，但是你可以感覺到風吹在你臉上...沒有人控制你的思想，跳過表象的存在，運用無限的想像力，激發內在的共鳴，從每個畫面回溯，一定還會有畫面出來...」。

成人學習有別於一般學校教育，學員程度及背景差異極大，教學也有它的困難與限制，雷老師面對學員角色造型互異、形式多種、題目寬廣的難題，也曾經邀請其他的老師加入師資陣容，然而實施之後的效果並不理想，所以往後仍是維持單一老師的教學，但是朝向強化學員們不同背景產生的不同專長與潛力，不斷丟出生活應用題，讓學員發揮自己的能力，用自己擅長的方法去解釋與呈現。

跟隨著雷老師，學習是起步，也是最終。

雷老師的教法是跳躍式的，但主軸總是鼓勵學員們培養用心觀察及自由想像，具備分辨細微小事及細節的能力，

所有事物就可以有多角度的視野，透過觀察，將所得誠懇地經由圖像傳達出來，就是一幅佳作了。

因為一週只上一次課，課後的時間，學員們就只能各自努力了；由於時間有限，雷老師希望學員們能夠養成利用零星時間，隨時完成一件事情的習慣，把心態調整好，無關外界的情境，則隨時隨地都是最好的畫室。不過，雷老師並不要求學員一定要創作，但是「要做到將自己經歷、觀察的事物仔細回溯、思考、想像、研究...當成一回事，放在心上；因為藝術是一種友善的形式，切忌把學習變成被動的事情。」

看！我們如此這般努力且神采奕奕地活著

藝術課程是無法定量的，「美學散步社」以一個社團的形式存在，成員是流動的，每學期的人來來去去，隨時在改變，大家的態度也不一樣，但雷老師的課是開放的，學員是被鼓勵的，成果如何，端視自己有多認真、看得有多重；同樣是社員，有的千里迢迢從桃園、新竹來上課，好些成員在這裡獲得極大的啟發與成長，已經出國去進修了，也有的只在教室出現過幾次，就消失了。

不過，反正社團就存在那裡，大家以雷老師為圖騰與精

神領袖，環繞著他打轉，以雷老師的深度與廣度，已經開出來的課彷彿自助餐，擺在那兒任君取用，而廚房裡還有許多精彩的菜色，可以源源不絕供應，視學員的需求隨時可以上菜，如果還覺得不過癮，雷老師還有很多「私房菜」，除了正式課程以外，他也非常樂意同學們私下向他探討、挖寶。

「這個班其實沒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它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態度！」范盛泓說，「以前接觸到的藝術課程，重視的可能是藝術的某種形式、技巧、作品，怎麼畫很重要。但上了雷老師的課後，藝術主要是一種態度，課程內容不是知識性的，而只是提供一種氛圍、一種定性與定向，讓學員從裡面得到一種個性，重視的是廣義的內容，而不是成果或某種特定的東西。雷老師是不喊口號的，他自己非常努力、非常用功，同學們被他帶著，也跟著一起努力，其中有血淚、有汗水，所以，他的定性與定向就是：『各自努力』，而他的精神與主軸就是一如何『讓自己特別！』」

這也是之所以大家都黏著老師不放、連功課都必須搶著交的原因，因為這種速寫、徒手畫的方式很少人從事，即使能畫也不見得能教授；而老師的學生那麼多，如果不交作業，就沒有機會讓老師講解你的作品，進步就少；如果只是沈默地上一、二個學期，作業又不交，課程很快就結束了，那你

的感受、收穫跟溫暖度就低，可能也很快就自己宣告畢業了，所以，自己要有方法去靠近他，想辦法冒出頭，才會有更大的表現與收穫的空間。」

而「雷老師的門徒」對於「同學」的定義是很廣義的，只要上過課，沾到邊的，就是伙伴了；社員定期碰面只是一種「SAY HELLO 的方法」，大家熟了之後，很自然地連結成一個網，關係編織得非常綿密，需要動員時，各種人才都會從四面八方竄出來，大家不分彼此，都非常樂意貢獻一己之力。也因此，「市網膜剝離」的展演雖然約有七、八十個演出成員，卻能一炮而紅，不但獲得媒體及觀眾的激賞，更吸引數個藝術空間及文教團體的邀約，文山社大並計畫將「影子戲」推廣於學校教育及團體治療，作者並積極準備與精神科醫師合作，開啓「影子戲」運用於精神治療的可能性。

靈魂的重量--公共參與的另一種方式

基於這次成功的展演經驗之後，他們有了更勁爆的想法，要將他們骨子裡的騷動與不安的心「秀」出來，要將他們的精彩「活出來給別人看」，方法是設立網站，向全世界宣告：「除了肉身之外，我們已經有了靈魂和性格上的重量！」。

他們的網站就叫做「靈魂的重量」。他們說：「社大雖已經有網站，但是，類似「美學散步社」這種「雷氏現象」在其他的社大或學校是看不到的，這需要相當的份量與時間的累積，才沈澱得出來的資源，足見文山確實是一所有質地的社大。但這些在目前社大簡介式的課程內容或選課手冊的網站中，無法充分展現。」

他們強調：「非常感謝社大的開明、開放與包容，容許我們任性地『搞怪』，我們的作法對於學校而言，有時候是具有很強的攻擊性的，但社大仍舊接受，甚至會大力支持」；他們要呈現的，不是定量的課程介紹，而是課程以外的，社大的抽象、寫意的另一面，並且積極出擊，讓社會大眾知道社大如何累積出這麼豐富的資源；而在社大支持下，他們如何組織出這樣一個社團、如何滿足自己對生命的期待及對知識的渴求，因此，他們除了計畫將自己的作品集及藝術學程的特色呈現出來之外，也要讓外人看到文山社大的「多重人格」、這所學校的風貌、性格與特色。

對於這批「愛秀的人」而言，「靈魂的重量」這個網站不只是他們的秀場，也是他們跨出學校及藝術創作領域，融入文山社大的「公共參與」精神所做的嘗試。范盛泓說，像「美學散步社」這種美術性社團的公共參與，一般都是走進社區，

請幾位義工媽媽教教小朋友畫畫、辦辦彩繪活動或展覽供大家觀摩，是一種朝外擴張、邀約他人短暫進行的小眾參與模式。而「美學散步社」並不是走這種朝外打散的模式，而是一種朝內濃縮、精鍊後的示範，希望我們的經濟、生活到達一個狀態以後，也可以朝內看，開始追求另一個境界的提升，使成人後的教育變成自發性的學習。

把我們的精彩，活給別人看

更重要的是，他們嘗試「把我們的精彩，活給別人看」，並演繹出這種抽象的現象：我們這樣一群非專業的平凡老百姓，在這個很有心的學校裡，跟著一位很有心的老師學習幾年以後，可以如此這般地脫胎換骨，除了父母親、上班族等正規的社會角色之外，還可以擁有這麼不同的風貌與性格；即使是已經退休，也可以透過這個網站表達內心的吶喊：

「看！我們已經退休了，我們的生命佈滿了歲月的老，但是，我們卻是這麼努力、而且神采奕奕地活著！」「只要你願意，你一定也可以！」

「雷老師的門徒」成功地走出侷限於社大校園的舞台，將學習成果呈現於專業的展場及連結世界的網路平台，無形

間也宣示了社大的辦學理念：「每個人都可以搭建自己的舞台，主角就是自己，這個過程不僅是理想的實踐，與社會有綿密的互動，也是參與和分享。」

〔張月昭撰述〕

編註：美學散步社在「市網膜剝離」展演活動過後，宣告停止社團活動，但一批美學散步社的舊班底，依然跟著雷驥老師在「電影筆記」的課堂上學習，2003年10月4-5日，他們在華山藝文特區辦理一場「凝視的眼」展演活動，此活動得到臺北市文化局的補助。

蘋果的滋味-- 「甘泉默劇團」

花開的聲音，能被聽見嗎？

蘋果的芬芳，能被看見嗎？

人的內心，能被感覺嗎？

聽語障朋友的聲音，能被看見嗎？

他們的想法與看法，不透過語言，能夠被解讀嗎？

文山社大的「聾啞劇場工作坊」課程嘗試性解開這些謎題；而從「聾啞劇場工作坊」造就出的甘宗哲及徐泉旺則透過劇場表演，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答。

關照社會弱勢，一直是文山社大心繫的目標。在規劃 8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的過程中，收到從布拉格學習默劇表演歸國的耿一偉主動向文山社大提案，表示有意針對聽障朋友，提供戲劇方面的課程。面對這麼有挑戰性的課程，文山

社大並沒有把握能否招生成功？甚至，連學員在哪裡也不清楚。於是，先在 89 年 7-9 月暑假期間，採取與臺北市政府公訓中心合作的方式，嘗試推出短期的「聾啞劇場工作坊」，透過一些與聽障團體相熟的人士的居中牽線，並有聾劇團的成員作為基本班底，總算是跨出了第一步。而不屬於任何聽障團體的甘宗哲與徐泉旺，在這個研習階段就跨入了劇場表演的領域。

文山社大的「聾啞劇場工作坊」前後歷經了兩年半—即五個學期的蛻變。在研習兩期之後，於 90 年 3 月於幼獅藝文中心公演「讓我聽見你的愛」，三百多個座位座無虛席，尚有許多人站著看表演，算是為這個階段的研習成果留下一筆豐碩的記憶。

而因為研習相識相熟的甘宗哲與徐泉旺，也在這次公演過後不久，正式組成了「甘泉默劇團」，以便能夠延續兩人繼續戲劇表演的心願。這個時候的他們，已經從純粹的學員轉換成為演員，一方面仍跟著社大的課程，繼續研習劇場方面更專業的相關知識，而不僅限於表演的部分。

到了 91 年 7 月份，文山社大「聾啞劇場工作坊」進入第五個學期，純以聽障成人及對表演有興趣人士開班的方式，已陷入某種瓶頸，經過一番調整過後，乃改採以聽障與

瘡啞人士、對特殊教育有興趣者及特殊教育教師為招生對象，或許是國內特教師資的相關研習仍缺乏，這次的招生情況相當踴躍，而另一場次針對聽障學童開設的「暑期兒童戲劇魔法學校」也有不錯的回應。在這個階段，徐泉旺與甘宗哲在社大的安排下，也擔任了部分的教學工作，他們於是晉升成為教師的角色。這一路走來，甘泉默劇團在 91 年底，受邀至在台北華山藝文特區舉行的「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中，演出「蘋果的滋味」荒謬劇，又在 92 年初的在春之享艷一文山文藝節，以「愛在汽球蔓延時」獲得滿堂采，至此，他們的聲音真真切切地被「看見」了！

藉由肢體語言的共同感官為橋樑

「甘泉默劇團」在華山藝文特區的演出劇碼--「蘋果的滋味」由兩齣劇碼組成，第一齣「愛在汽球蔓延時」，描述兩個流浪漢因為一顆汽球而彼此結識，汽球為兩人帶來許多希望，但兩人也因而反目，其中一人甚至因此喪命，藉以嘲諷人與人之間的愛恨情仇及利害糾葛的關係。第二齣「我、蘋果、光」的大要為：一個初到這個世界、聽不見的王子，碰到一顆蘋果，透過這顆蘋果及水果刀的出現，象徵溝通工具

及社會化的過程，小王子經歷了這個世界的許多角色與進化、無法預期的痛苦與希望；在夢中，小王子也體驗了一個聾人在九二一大地震中的親身經歷。

雖然是默劇，但是透過甘宗哲、徐泉旺及其他搭配演員的肢體語言，全劇意念清楚、劇情明白且張力十足。導演耿一偉相當滿意他們的表現，因為聽障者平日就是靠肢體語言表達為主，因此學得非常快且極有潛力，只花了一年功夫，他們的演出技巧及肢體動作就有非常大的進步，許多動作都作的比老師預期的好，上課過程中也有許多回饋，師生間的感情不錯；尤其能夠在華山藝文特區做公開演出，無論是劇本、演員、燈光或舞台設計，所有共同參與的人都極認真，並且不斷在尋求更多不同層次的轉變，達到的目標及成果，與社大及所有參與者當初設定的理想相當貼近。

耿一偉指出，即使是使用手語，聽障者所使用的語彙也很少，他們生活在具體的世界中，並沒有抽象意念的存在，用語言溝通，對聾人而言是絕對弱勢。而肢體語言是聽障者與聽人之間共同感官，默劇這種「非語言劇場」強調不以語言表達，而藉由肢體傳達劇情，將無障礙的觀念含納進去劇場表演之中，是非常適合聾啞及聽障者的演出方式，尤其荒謬劇的體質非常適合表達人類世界的不可知性以及可笑

性，藉由肢體語言的共同感官為橋樑，正是創作「蘋果的滋味」的意圖。

耿一偉本身是聽人，退伍後曾經回到故鄉花蓮短暫從事第四台的電視新聞傳播工作，因為對劇場表演一直有強烈的興趣，而出國進修遠赴捷克學習劇場表演。回國後，先是在基隆社大開課教授一般的劇場課程，在一次機緣下與文山社大蔡傳暉主任談到關懷弱勢族群的共同想法，於是，一個設定以招收聽障者為對象設計出來的「聾啞劇場工作坊」課程，就因此孕育出來了。

「甘泉默劇團」因為只有二個人為表演主體，因此師生相處較單純，但剛開始的「聾啞劇場工作坊」課程，因為人數多、成員有一般的聽人及聽障者，就複雜多了。聽障團體的內聚性非常強，耿一偉開課前看過許多人的研究，最基本的困難，除了聽人與聽障者相處時會產生的語言及溝通的障礙外，對於聽人與聽障者、強勢族群與弱勢族群在觀念上會產生的隔閡，都做了許多文化及環境背景上的瞭解；因此，當聽障者因為聽不到耿一偉與聽人學員之間講話的內容，而產生許多的猜測與誤會，甚至在首次大型表演空前成功之後，出現批評他藉由聽障者出名的聲音，因為耿一偉在開課之前都已經有心理準備，因此都能淡然處之。

帶領這樣的「聾啞劇場工作坊」課程，耿一偉的風格相當突出。他很清楚，這是一門「劇場」課，而不是「劇場治療」的課，對學員不應該摻雜感性成分，才能夠持久。因此，他與學員相處，純粹以劇場的公共領域結合，上課從不問學員的名字、不瞭解學員的背景，一律平等對待。同時他也不學學院式的手語，而是以比手劃腳的「自然手語」跟他們溝通，把各自的語言擺一邊，以平常心與他們相處，而不以聽障者相待，反而能夠參與他們、融入他們，而累積出可觀的交情與成績出來。

想要買聲音，卻買不起

「蘋果的滋味」這部戲，是由同為聽障的陳治年擔任編劇。陳治年說，他的耳朵已經「迷失」了卅幾年，一生成長在沒有聲音的世界裡，他自己就是一個舞台，腦海裡有好幾百萬個細胞都很活躍，但卻看不到自己在演什麼，只能任由自己隨波逐流，任它狂舞、任它遊玩；而如今，默劇表演就是他腦海裡意念流洩出來的舞台。

觀賞完「蘋果的滋味」後，參加座談的觀眾們對於演員身體語言的豐富，不僅表示留下深刻印象，並且覺得深受感

動。陳治年說，聽障者一般都是以讀唇與肢體語言來溝通，像他自己的手語，是進了大學才學的，聾人沒有聽覺，需要加倍珍惜視覺，表情及肢體語言，平時走在路上常會習慣觀摩人生百態，因此甘宗哲及徐泉旺他們本來對於人的肢體與研究及敏感，經過劇場訓練後，更加能夠將劇本文字立體化，而達到很好的效果。

爲什麼是「蘋果」的滋味，而不是西瓜、或者是鳳梨呢？在民國五十年代，蘋果是很貴、很貴的東西，一般人都買不起，都想知道，若能吃一口是什麼感覺？一口咬下去，是什麼聲音？陳治年說：「就像我們聾人，想要買聲音，卻買不起，裝電子耳要花好幾十萬元，就算裝了，還是沒辦法聽到一個人深入內心裡的声音，蘋果吃了，自己會變成蘋果嗎？就像我們裝了電子耳，就會變成正常人嗎？」

「人能在鏡子裡看到自己本來的面目嗎？還是自我欺騙，不過是換上另一張面孔？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但我試圖將我說不出來，你們也聽不到的感覺用戲劇表現出來，那就是我的蘋果，而我請你們一同來品嚐。」

街頭畫家 V.S.劇場表演

甘宗哲及徐泉旺兩個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肢體語言都很豐富，加上默契十足，站在一起自然讓人聯想到西方喜劇片裡的勞萊與哈台，喜感十足。

住在台中的甘宗哲是一位街頭畫家，平日都在日月潭的觀光區爲遊客作畫，也賣人像畫；有一段時間，每週兩次須長路迢迢由台中到台北華山藝文特區的果酒禮堂上「無障礙兒童劇場」課程，週六再上來排練「蘋果的滋味」的默劇表演，必須犧牲許多做生意及休息的時間，背後有極大的動力與毅力支持。

甘宗哲說，對一般人而言，聲音就是一種視覺，但在聾人的世界裡，聲音算是一種噪音，一般人講話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但他卻彷彿可以聽到「字」的聲音。知名的聽障模特兒王曉書曾說過，如果能夠的話，她希望聽見花開的聲音，當她在螢幕上看到花開那麼美，就覺得花開的聲音一定很好聽，很希望聽到花開的聲音。由於對聽覺的全然失落，可愛的聽障朋友們顯然並不知道，原來花開的聲音連聽人也是聽不到的。

他說，廿多年前看過一位日本默劇大師的表演，發現默劇可以呈現內心世界及許多無法表達的東西，心中頗受震撼，就很想學默劇。但是台灣並沒有專業的默劇老師，加上

自己是一位聽障者，無法與人正常溝通交流，因此只能自己玩，常常看著電視，模仿別人的默劇表演，也常買票去看表演。一直到三年前，在公共電視看到文山社大居然要開這方面課程，心中的熱情被激發出來，因此就鼓起勇氣上台北報名、上課。

這次表演，算是逐步達成甘宗哲多年的心願，因此非常賣力地學習與表演。一般人的感官習慣同時接受來自「聲音」和「視覺」的刺激，聽障者活在沒有聲音的世界，依靠「視覺」的部分很多，所以，「光」對於聾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因此，當九二一晚上，大地震發生全面停電的一瞬間，對聾人造成的震撼更超乎一般人的程度，那時候天誅地滅般的恐懼感在甘宗哲的心底一直不斷沈澱、翻滾、發酵，在這次「我·蘋果·光」一劇中，終於找到表達與發洩的出口。在日常生活中，他不斷觀察、揣摩盲人的習慣與動作，具體地重現了九二一當時的情景，調子十分深沈，當表演結束時，觀眾都跟著他由地震的廢墟中脫困，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甘宗哲說，據他所知的聾人中，並沒有人有意願學習荒謬劇，能夠碰到徐泉旺，又有耿老師指導，實在是非常幸運，因為他們只知道表演，但是劇場表演非常專業，耿老師除了教他們表演，無論是舞台設計、燈光設計、表演配樂、

各方面也都很內行，難得的是又肯花心思與時間協助他們，使他對「甘泉默劇團」感到非常前途，他期許將來有一天他們能成功。

他相當羨慕美國的聾人有自己的資源，聾人們也非常奮發獨立，並擁有自己的劇團及場地等豐富的設備，所享有的社會地位及對待一切都與聽人平等，他深切期待台灣這方面的發展能夠更迅速，讓聾人能夠擁有更好的環境、條件及發展空間。

讓你看見我的愛

在「愛在汽球蔓延時」的表演中，有一段徐泉旺假扮美女，誘惑甘宗哲的戲；徐泉旺巧扮女性維妙維肖的程度，頗讓人驚異。徐泉旺說，小時候，他經常跟著奶奶一起去看歌仔戲，從那時候開始，就對表演產生濃厚的興趣，喜歡看電視、電影，經常對著鏡子自演自唱，自演自導。在台北市立啟聰學校就讀時，徐泉旺從國中三年級到高二期間，參加舞蹈比賽得獎好幾次，其中也包括冠軍的獎盃。

徐泉旺尤其喜歡看女演員的「演表」，揣摩女性的心理、觀察她們的動作與表情，也喜歡看「舞歌」及喜劇，擴大「識

知」；以後也希望繼續與甘宗哲合作，繼續研究舞蹈、默劇及喜劇的表演。聽障者的語言，用的是倒裝文法，與徐泉旺筆談，會發現文字的些微不同。但是，參與表演的演員及「無障礙兒童劇場」課程的學員，卻發現他們大大的不同。

參與演出的演員楊雁舒就覺得，以一個專業的表演者，他們更擅長「傾聽」別人的訊息、瞭解別人的內心世界，這對表演藝術有極大的助益，因此不但肢體語言要向他們學習，連如何聽都需要向他們學習，而且他們熱情、真誠、容易溝通；有時候，她自己都不禁懷疑：究竟誰是聾人？誰是聽人？

在內政部社會司工作的「無障礙兒童劇場」課程學員蔣麗音也說，老師曾經要每位學員不用語言，只用表情與肢體語言講一個故事，她就發現因為每個人屬性不同，表達時都有很多不同的風貌，而經過較長時間的互動之後，更覺得甘宗哲及徐泉旺兩個人的性格都是很外放的，透過豐富的肢體語言，更能夠將他們自然奔放的熱情表達得非常貼切。她非常佩服老師在專業方面教得非常好，雖然她純粹只是因為個人的興趣而進來學習，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投入，也並不要要求自己像專業，但是非常高興有機會瞭解這個領域，更興奮有人能夠默默在這個領域中一齊努力。

在聽障人的世界裡，他們「說話」都很「大聲」；他們期待別人瞭解自己的渴望，比別人都強；他們想要與人溝通、表達自己的想法的意願，也比一般人都強；因此，他們說話比別人大聲、笑聲比別人誇張、內心澎湃的感情也比別人更強烈。

「甘泉默劇團」的「蘋果的滋味」是國內首次聽障人的荒謬劇表演，期待更多聽障朋友的投入，可以使他們的聲音被更多人「看見」！

〔張月昭撰述〕

【參與及推廣篇】

當分享已經成爲了習慣，
隨時隨地，分分秒秒，
都記掛著要與人分享生命中的美好，
恐怕，那已經不只是個人的喜好而已，
似乎，有某種使命感的因素參雜其中。

那種使命感，
會讓人走出自己的侷限，
教人甘心不計代價，磨頂放踵。

那種使命感，
會投射在對於傳統文化的追尋與保存，
會投射在對於生態環境的關懷與保護，
會投射在對於純真無邪的孩子的啓迪與薰染。

穿越時空會古人一 河洛漢詩班級與社團

「清平調」、「定風波」、「蘇幕遮」、「秋風辭」...這些意境悠遠且美麗典雅的古典詩詞，與現代人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遙遠了，遠得彷彿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事。然而，在文山社區大學，每個星期卻有數天會不期然地聽到「河洛漢詩」班級及「文山吟社」的社員們清麗悅耳的行吟。

最怕天籟清音成絕唱

「河洛漢詩」課程及社團得以在文山社大長期開設，維持每個學期新舊生約四-五十人在校園吟誦不輟，首要歸功於指導教授黃冠人老師。

黃老師本身學國貿出身，經商貿易極其成功，英文及國學都有極高的造詣，然而，黃老師念茲在茲的，卻是：閩南

台語是中原古語，河洛八音不僅是古典文學平仄的基礎，更是詩韻的憑藉，文言部分至今仍保存九成以上唐宋古韻；可是因為社會各界都不懂，因此不諳平仄、不會吟詩、不識詩韻，而且沒人教、沒地方學，就更不會作詩；因此自民國八十三年起，黃老師開始積極推廣漢詩的教學工作。

民國八十七年，全國第一所開放全民終生學習的進修場所—文山社大籌辦成立，引起各界的注意，黃老師認為，光復以前台灣各地書塾林立，傳承漢學不限資格，只要有心精進，即開方便之門，其積極鼓勵向學的立意，與社區大學終生學習宗旨不謀而合，因此建議開課；文山社大從善如流，並尊重黃老師的課程安排，採取書塾啓蒙的方式，三字經、千字文、昔時賢文列為初習要項，並透過河洛八音的捷徑，教導文學精華的詩詞創作。

黃老師將河洛漢詩的學習帶入生活，並提升到了文學、音樂、美學境界的教學方式大受學員歡迎，自開課伊始就座無虛席，課堂上伊唔吟誦，師生盡歡，渾然忘我。第二學期起，則加開進階班，讓學員循序漸進地學習；再過一學期，因為社大的資源有限，考慮到新舊生學習需求的差異，也為顧及舊生後續學習的延續性，遂鼓勵舊學員成立社團，於是，河洛漢詩社也在週六下午開辦了。

黃冠人老師溫文儒雅，風度翩翩，嗓音渾厚而富有磁性，他的書生風骨及對傳承河洛漢詩近乎「孤臣孽子」的責任感，是學員佩服、推崇的因素。而學員們聽得越多，就越喜歡；學得越多，就越入迷；瞭解得越深入，就越怕這種清麗悅耳的河洛古韻成為千古絕唱，在我們這一代失傳，因此更加勤奮、認真地學習。

民國八十八年第二學期，河洛漢詩社的社員在指導老師黃冠人先生的鼓勵下，成立「文山吟社籌備委員會」，經過將近一年的討論、策劃和推動，民國九十年五月終於在文山社大正式成立，並選出第一屆理監事及理事長陳琳濱，也聘任社員陳麗珠擔任總幹事，成為全國第一個由社區大學培育、經地方政府核准立案的民間文化團體。

首屆理事長陳琳濱說，之所以正式向政府登記立案為合法社團，是為了要推廣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對這個社團來說，有二項主要計畫是他們要持續推動的：一為出版 CD，方便大家隨時聆聽、隨時練習，有樣學樣，也可以減少有興趣學習者的摸索時間。二、為希望可以合法地到各級學校去免費教學，使這項經歷千年綿延不絕的珍貴文化瑰寶，得以弦歌不輟地繼續傳承去！

說到傳承問題，師生們個個憂心忡忡，莫不以「河洛漢

詩」的興亡爲己任。陳琳濱是木柵國中的老師，他說，剛開始許多學員都是抱著好奇的心理而來，覺得用河洛話吟詩既新奇又稀奇，是非常奇特的經驗，第二學期起學員漸多，爲怕初學者會覺得跟不上，因此加開進階班在星期一上課，後來資深的學員沒課可上，覺得就此畢業實在是太可惜了，希望能更上層樓，於是就自己組織了社團，在週六下午自行聚會練習。

不過，課程越深，選修的人數就相對地少，有時候進階班的人數不足，資深學員就在初級班當學長、學姐。由於老師都是用傳統的私塾方式上課，老師教一句、學員唱一句，唱得較熟練了，再請學員一一上台習唱，以便瞭解學員的學習狀況，但有些新學員會膽小臉嫩而不敢上台，有學長姐先上台示範，往往能使新學員的勇氣倍增。此外，因爲社團成員多屬四、五十歲的「中古級」學員，有些人學過後很快就忘光了，或者是吸收較慢，就由這些學長姐們擔任「小老師」，壯膽兼學習，一舉數得。

陳琳濱說，因爲大家都是以傳承爲己任，因此，只要有人邀請，他們都會排除萬難去表演而這些表演大部分都是義務的，並不收表演費；如果主辦單位付了車馬費，他們就捐到社裡面成立的基金，希望能夠早點達成願望。

由於黃冠人老師分身乏術，也爲了增益資深學員的學習視野，在黃老師的推薦之下，還邀請了復興高中的洪澤南老師，以及八二高齡的陳祖舜老師加入教授的行列。陳老師是大陸漳州人，從小就請教席到家中教他國學詩詞，因此可謂是私塾「科班出身」。來台後，他是基隆港務局的首任秘書，是學日文的本地人與外省人的橋樑，早年港務局所有的公文都是他教的，服務滿四十年退休迄今，港務局仍爲他保留辦公室，居功甚偉，詩詞造詣之精更是無與倫比；自吟社成立後，即應黃老師之邀，爲吟社課程指導，更是難得。

不負瑰寶勤流傳

奇妙的是，「文山吟社」所吟詠的語言是「河洛語」，也就是俗稱的台語、閩南語，但是社員中卻有大約三成的人以前是完全不會講台語，或者包括勉強能聽懂幾句閩南語的「外省人」；而他們卻能樂在其中，在課堂中悠遊自在、樂此不疲，甚至當起了協助教學的學長姐；而他們的投入與成績，對於其他望而卻步的學員，也發揮了最大的鼓舞作用。

河洛漢詩課程的資深學員之一，也是課堂上不可或缺的小老師，在對外的各種表演中，負責起音的鄧紀屏小姐，就

是湖北人。她的聲音甜美悅耳，發聲又準確，個子嬌小，表演時就站在前排全部團員的正中央，大家都抓她的 Key 開唱。但是，在選修「河洛漢詩」之前，她根本不會講台語，後來，是受了詹志明伯伯的激將法加上故意反向「錯誤示範」所引誘，懷著「試試看，好玩就學」的心理報名，沒想到就此踏上了吟詩作詞的不歸路，並且覺得樂趣無窮，一發而不可收拾。

詹伯伯是鄧紀屏在自然科學課程的老同學，頗有挑戰性格，上過一學期「河洛漢詩」之後，覺得很好玩，就到自然科學班上邀集好同學鄧紀屏一起同樂樂，沒想到被鄧紀屏一口拒絕，詹伯伯當下就不服氣她回絕的理由，說：「很好玩啦，真的是不會台語也可以學！」「很簡單啦，我也不會台語啊，我這麼老了都學得會，妳有什麼困難呢？」「就因為我們是外省人、不會說台語，才更要報名、學得比他們好，給他們瞧瞧啊！」、、、。

然而，別人越遊說，鄧紀屏的反彈越大，由於她當時在外交部上班，對於兩岸及台灣社會的政治及族群問題相當敏感，又自認為頭腦簡單，無法應付這類場面，因此只要遇到一點點政治色彩的事情，就會趕快閃一邊。當時，她相當排斥，直覺的聯想是：「我又不會講台語，居然找我學『河洛漢

詩』，是不是有人在製造族群分裂、搞政治鬥爭？或是用這種方式來污染學術界？」但是後來一想，詹伯伯應該不是那樣的人，而且自己平日就愛唱歌，偶爾在社大聽到「河洛漢詩」課程師生吟唱的悅耳聲音，倒也頗受吸引，因此就報名了。

第一次上課，鄧紀屏忘記了，缺席一堂，第二次上課，她又跑錯教室，應該上初級課程跑到進階班去了，也因此，她發現人家中規中矩在上課，哪有什麼政治色彩？而且，初、中級都上了，得以一窺中國詩詞及河洛漢詩堂奧，反而勾起她更高的興致及學習熱誠，慶幸自己沒有因為一時的成見，而與這門博大精深卻又精彩有趣的課程擦身而過。現在，每次老師在課堂上的吟唱，她都會用心地將音韻記錄下來，回家後打字記譜後，影印給同學，方便大家記憶、學習。

上了河洛漢詩之後，鄧紀屏更能領略學習的樂趣，拿來與先前在自然科學課程學到的東西印證，發現古詩詞中有許多科學原理與知識在裡頭，選修「認識植物」，就會探究眼中所見的植物，在詩經裡頭叫做什麼名稱、有什麼功能與作用，她逐漸發現：原來所有的學問都是相通的，知道為什麼以前的人考不上狀元，還可以當醫生、賣字畫、醫卜詩畫樣樣精通，因此更仰佩古人的博學多聞與觸類旁通，每門學問都如同鑽石的許多切面一樣珍貴，而現在的人只專精一門學問，

一離開自己的領域就一竅不通了。當她瞭解通識教育的重要後，愈發覺得文山社大的蔡傳暉主任是個捍衛正義的鬥士，更喜歡將所學到的東西與別人分享，她說：通識教育不學雖然也沒關係，然而，一旦學會了什麼時，內心所湧現的喜悅，卻只有自己知道！

弦歌不輟，薪火相傳

鄧紀屏說，到文山社大修課，尤其是上了「河洛漢詩」、也加入社團，非但改變了她的觀念，也改變了她的一生。她說，自己以前非常封閉內向，幾乎沒有什麼朋友，生活中除了上班就只有家人，因為心靈匱乏，沒有什麼可以給予，也經常自怨自艾，埋怨長官不公，生活中處處不如意，非常不快樂。

以前從小到大都被教育要求完美，凡事都要做到最好；鄧紀屏覺得，在文山社大上課最愉快的就是--可以允許自己不完美。社大入學不設門檻，年紀從十八歲到八十幾歲，無論是高學歷或者不太識字，每個人都受到尊重，不會因為學得不好或是程度落後，而被老師、同學忽視或排斥，學不會也不會被嫌棄、責備或覺得丟人，反正努力的學習就是了，而老師不但很有耐心、又肯付出，也肯懷抱「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的態度向長者學習，大家齊頭並進、理念相同，也沒有利害關係，大家相處非常愉快融洽，生活態度也非常健康正向，無論老師、同學的家庭都很美滿，真的是很好的學習團體。

擴大人際領域以後，鄧紀屏覺得，她從老師、同學身上學到的愛與付出，使她有能力去關懷別人、為別人服務，還有愛可以給別人，是她活到這個年紀以來最大的突破；以前除了上班之外，談不上其他的社交生活，如今則是在社大認識了許多好朋友，白天上班，晚上上課，週末假日會跟朋友去爬山、旅遊、參加社團活動，以前家中她的電話不多，現在則與朋友們聯絡頻繁，連社團才十幾個人的通訊錄名單都因為太常使用而揉碎了，家人看著她的個性轉變，也為她覺得高興而大為放心。

知識領域擴大以後，則使鄧紀屏能夠從更寬廣的角度看事情，也會設身處地站在長官的立場衡量利弊得失，覺得天底下本來就沒有公平的事情，何況現在每天日子過得充實，總覺得一天很快就過去了，自己的時間寶貴，要用來學習，每過一天就覺得多撿到一天，可以說是懷著「每天都是美好的一天」的心情，重新迎接美麗且充滿希望的人生。

放心大膽高聲唱

現年七十八歲的詹志明詹伯伯是河洛漢詩班級的「熊心豹子膽」。以前他也不太會講台語，但卻可說是班上膽量最大的，剛開始學，他一開口就敢跟著唱、並且大聲唱，第一次有表演機會就上台去了，有了一次經驗之後，每次表演他都不落人後；他說，文山社大開的多數是學術課程，能夠放心大膽放聲高唱的機會實在是太少了，能唱當然盡量唱、而且要大聲唱，只是怕妨礙其他班級上課而已、、、。

詹伯伯學台語其實也有些討巧之處，因為太太是本省人，加上以前在佛學院授課時，信徒多數為台灣人，因此在閩南語的學習方面佔了便宜。學出興趣後，詹伯伯甚至興味盎然地成天拿著字典用反切音認真研究，並發現泉州音保留的河洛古音極為完整，老師所教的古詩詞用泉州音反切出來，音韻與老字典裡面完全相同，漳州音就略有出入，這樣一面反切一面猜，既好玩、學得又快，許多社員都喜歡跟他研究心得，這種好學不倦的研究精神，也讓他取得了另一種成就。

詹伯伯對於黃冠人老師非常推崇，認為他不但河洛漢詩課程教得好，而且非常愛護學生，知道學員中有些人準備要

考本土語言證書，就用國語注音及羅馬發音幫同學註記，以便利他們記憶。像前老人大學萬芳社區主任是四川人，也是幾乎完全不會說台語，來參加河洛漢詩的課程，用黃老師的方法學了一學期之後，居然就考取了鄉土語言證書，於是「摸蛤仔兼洗褲」，河洛漢詩課程及文山吟社又增加了一個功能及學習誘因，對學員而言卻是額外的收穫。

走出校園 勇於創造契機

文山社區大學不過即將創校五週年，然而，卻已經醞釀出「臺北市文山吟社」這個正式立案的文化社團，也是所有社區大學當中，第一個向政府登記立案的民間文化社團，而授課老師中更有年高八十二歲的國學者宿陳祖舜老師，也是吟社難得的緣分。

為了傳承河洛古音的精緻文化，使優雅的音韻不致失傳，他們以「薪火相傳，捨我其誰」的精神由學校走入社區、走近市民身旁，無論是各級學校、區公所、甚至是市政府舉辦的活動，他們精彩的表演所到之處總能豔驚四座。

文山社大蔡傳暉主任相當推崇文山吟社傳承文化的使命感，他表示，社區大學重視公共事務參與，吟社從組成一個

自我成長的學習社團、參與社區演出、協助學校母語教學，到正式成立人民團體，這些都是公共事務的參與，也是公民社會中典型的公共領域活動。社區大學許多課程，學員來來去去，不容易累積學習成果，而文山吟社的團體成員感情融洽、目標明確、會務單純不複雜人人都可以參與，能夠維持創社的理想性，不至於陷入複雜的利益糾葛，且已經組織化，比一般讀書會團體更能夠發揮更大的功能及影響力，已經創造出一種非營利組織的類型。

蔡主任認為，文山吟社的專業水準已令人刮目相看，成人學習可以專精深入，進而回饋社會，相當不容易。蔡主任期盼，社大的學員們在學習有成後，必須要勇於走出校園，創造成功的契機，並帶給這個社會所需要的一股清新力量。

〔張月昭撰述〕

參考資料：台北市文山吟社周年紀念冊

與地球談戀愛

--文山生態社

我們相遇.....

在生態的領域中享受『分享』的喜悅

在夏日裡欣賞蝴蝶翩翩飛舞，豆娘往返穿梭

更有自然的樂師演奏著交響樂章

在清涼的森林裡靜靜享受微風吹拂，蜘蛛辛勤編織圓網

耳邊傳來聲聲《雞狗怪～雞狗怪》

先有感動，才会有行動

誠摯邀請您一起來『享豔』我們的自然觀察

2003年一月五日至二月廿八日，不經意地走過南海路植物園的林業陳列館，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生態社」，這個看起來是學生社團的團體，卻在一個專業展場的特展室舉辦一項「戀戀台灣——我的自然觀察」生態展覽，以一個社區大學的社團在這裡辦展，已經是創下了

紀錄，但是，他們憑什麼呢？

週週都是同學會

若說社區大學，是一個大家庭，那麼「文山生態社」就像是每週一次的同學會，許多不同期、不同班的學員，學歷不分高下、年齡不分老少，都會匯聚到這個班來。因為社大歷來的課程，舉凡「與自然作朋友」、「生態與生活」、「社區步道鄉土導覽」、「文山采風」、「人與自然」、「古蹟入門」、「戀戀台灣」、、、、，每期都會吸引許多對生態有興趣、喜歡親近大自然的朋友，大家呼朋引伴地來加入生態社，甚至八竿子打不著的課程、或限於時間等現實問題已經離開社大不再選課的學員，也會有一些關心生活環境的朋友參加這個社團，因此，就像大自然一般，「生態社」的包容力是無限大的，可謂「納百川而成其大」，若問起大家曾修過什麼課，那可真是「族繁不及備載」，可以做一份「歷代學員考」了！

因為是社團自主課程，他們運作方式是逆向的，迥異於一般由學校單方面安排的課程內容。目前，生態社是採取逐季推出的短期進修講座方式進行，每季為期八週，每期有不同的主題。舊社員訊息靈通，大家都早早就報名了，所以生

態社的課程社大從來不必擔心招生不足；通常都是課程規劃好，報名達一定人數，社長才會向社大提出開課安排，因為也有進階課程，所以若有新的學員報名，社團負責人也會介紹他們先上初階課程，上完後再選擇有興趣的主題慢慢「進來」。

一個很吵的社團

「吵」，是自然界的現象，也是「生態社」的特質；就像清晨的大自然，睡足一夜的生物乍醒，小鳥拉著嗓門歌唱，昆蟲賣力鳴叫，唯恐人家忽視它的存在一般：走到「生態社」的班級，會發現他們上課的氣氛與其他班級「大、大、大不同」，大家吱吱喳喳地搶著發問、搶著回答，也搶著發笑，如同到了春天的野外，生機無限；也可以想見，若是上戶外課程，可能一個個像是精力旺盛、求知慾望無限的大潑猴，往往讓帶隊的老師窮於應付。

「觀察自然生態，不是應該安安靜靜地，乖乖的蹲在那裡看嗎？」渾號「小麻雀」的「生態社」社長林冠伶，是其中尤其吵的一個。她說，「太吵，是因為要帶動活潑、熱烈的學習氣氛！」不過，當老師在講解的時候，學員就會格外認

真聽講、認真做筆記；吵歸吵，大家還是希望能多學一點、就多學一點。

最年輕的社長

冠伶是社員中年紀最輕、服務熱誠最高、社團經驗最豐富的一個，有她在，「生態社」到哪裡都不會寂寞。她說：「我是鄉下長大的孩子，每天在田野中跑來跑去，從小就跟大自然比較接近，長大後，生活領域中與自然有關的事物都很吸引我。來到台北後，先是跟荒野協會有一些接觸，文山社大創校後，因為離家近，抱著好奇的心理來看看，對自然生態方面的課自然產生強烈的興趣，就「撩」了下去，誰知道一下海就一發不可收拾，越玩越有興趣，就一直玩到現在了、、、」

越玩，冠伶越覺得城市長大的小孩很可憐，到了野外，經常向同行的同學描述鄉下生活，很多人因為缺乏相同的經驗，例如碰到青蛙，說：「我以前都是釣青蛙長大的！」都沒有人能夠想像，青蛙居然是用釣的。所以，別小看冠伶年輕，生態社的定期聚會、研討、活動、展覽，甚至研究、討論下學期希望開什麼課、怎麼開、邀那位老師來教，她的意見可是動見觀瞻；跑野外決定地點、排定路線，到事先申請入山證、聯繫老師與解說員，大家也信任她的安排。

「因為我愛玩嘛，一放假就到處跑，家人也都支持，玩久了，總是比別人多知道一些景點，也希望把這些好玩、有趣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反正名勝古蹟大家也都玩膩了，沒玩過的地方大家都很好奇，我把觀察的點跟路線排出來以後，有興趣的人就來參加，大部分的人都是去過以後，才知道台灣有這麼好玩、這麼漂亮的地方，之後再辦活動，報名就會更踴躍了。」對於自己做過的事，冠伶輕描淡寫地描述。

老師與學員玩在一起、打成一片，是生態社的另一個特色。生態社是一種「同好會」性質的組織，大家基於共同的興趣或共同關心的問題焦點而一起玩、一起旅行、一起觀察、一起學習，因此，忘年之交的社員間沒有利害關係、不會勾心鬥角，學員與老師的關係也跟朋友一樣，社團一邀，他們就跟著去；老師有專業知識，學員的社會歷練多，接觸的領域廣，彼此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大家說在愉快的氣氛下說笑笑、互相學習，互相成長，時間過得特別快，心裡還想再玩，活動已經結束了。所以全省各地人跡罕至的生態觀察景點，都留下他們的歡笑與足跡。

例如，在客家電台主持節目、也在國小擔任鄉土語言教師的社員陳淑美，就將在生態社學習的愉悅，充分地影響全家人；一遇星期假日，就帶著家人到戶外親近大自然，即使

只是爬爬山、吹吹風、摸摸樹木、看看昆蟲，都非常愉快。雖然生活忙碌，無法花太多時間在生態社的課程上，但爲了對生態知識持續成長，她自文山社大創立迄今，生態方面的課程都不願意錯過；時間允許的話，也擔任生態解說的義工。

因爲野外跑多了，經常目睹台灣的自然環境遭到迅速的破壞，生態社社員心中有說不出來的痛及迫不及待要維護的焦急。所以，「我們可以留給下一代什麼環境？」「我們現在還看得到螢火蟲，我們的下一代是不是也有機會看到？」「以後跟我們的小朋友說：那一年的油桐花開得多漂亮，他們有沒有辦法想像？」是他們念茲在茲、最常思考的事情。

社員張森田就說，以前他也很關心台灣的生態問題，但是只知道保護綠地等膚淺的認識，現在才知道整體生態系統觀念的重要。因爲食物鏈的關係，由最高消費者到最低消費者，及動、植物之間都有其自然的依存法則；而國人在「萬物役於我」的錯誤觀念下，爲了人的方便，對於大自然及野生動物造成極大的犧牲，尤其是對於動物棲地的破壞，更造成鳥獸魚蟲多種物種的滅絕。

他更感嘆國人相信「人定勝天」的盲目開發，造成大自然反撲的代價。例如神木村的土石流，許多人都歸因於樹木的砍伐，事實上，二十年前新中橫開闢時，將開挖出來的土

石沿路棄置在陳有蘭溪的上游，一遇颱風自然會順著大水衝到下游造成土石流，只爲了少數人的方便，讓車子可以長驅直入數千公尺的高山，後果不只是對這塊土地，及自然界的破壞，更造成數千人、好幾代子孫的流離失所。

人們的無知，對大自然、對人類自己的傷害是無法想像的，因此「生態社」社員抓到機會，就積極宣傳生態教育。張森田說，其實人太聰明了，要解決生態問題也只在一念之間，只要認清事實，對大自然不要那麼粗暴，就可以慢慢改善。

一個令人挫敗的經驗

若說愛護大自然是「生態社」學員的天職，那麼，踐踏環境、破壞大自然就是他們最痛恨的事，缺乏公德心、不道德的人士他們最厭棄的人。而挑戰公部門缺乏環保意識的行動，則是他們責無旁貸的任務，但也是最充滿無力感的部分。

在野外，個人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行爲是比較容易勸阻的，通常他們並不會直接指責，而是先以身作則，過後再伺機做機會教育。但若是團體的行爲，尤其是媒體報導或電視廣告的錯誤示範及公部門的錯誤政策對大自然所造成的重大

破壞，才是他們最感到痛心與無奈的。例如，他們常常看到大批車隊爭先恐後地衝過河床，開上步道，他們無從抵制、也無法干涉，只能兀自捶胸頓足而已。

若是公部門的錯誤政策，例如，以整治河川為由，將天然的溪流挖成排水溝、將自然步道鋪上水泥、、、等等，通常他們會串連其他的環保團體盡量設法阻擋；儘管最後往往如螳臂擋車般徒勞無功，但他們仍舊希望能發揮一點力量。社長冠伶說，這是她最感動的，社大的成立，讓許多這類的社團站出來，發出在地的聲音、也發揮一點點影響力，雖然力量很有限，但只要多一點人能瞭解這塊土地，在一群人中能影響一個人，減少一點破壞，就夠了。

不過，搶救草湳步道，是最讓他們感到挫折、充滿無力感的案例。雖然足跡踏遍全台，但草湳步道還是他們的最愛，因為這條步道已經是台北市碩果僅存的少數自然步道，不只可供觀察的自然生態豐富，而且就在文山區，觀察生態就像自己的後花園一樣方便，所以他們就近作了許多生態調查，在那裡，總會不其然地碰到生態社的同伴。平時，他們也經常看到私有吉普車開上草湳步道，屢勸不聽也就罷了，最讓他們無從忍受的，是公部門居然在步道上鋪水泥！

當計畫開始之初，他們就展開與公部門的溝通協調，並

動員了二、三百人向相關單位陳情，而獲得公部門的善意回應，他們並設法面見相關首長，向他當面陳述「不要破壞這個美麗、自然的地方！」的種種理由，也獲得「不會動工」的允諾。不料約過半年之後，就在他們護衛步道的行動鬆懈下來之際，工務單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動工了。這次的挫敗經驗，更讓他們為台灣這塊土地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

經營社團的最高藝術

「社團經營好難喔！」冠伶覺得「人的維繫」是經營社團最高的藝術，也是她始終無法搞定的部分。

近來，在無力感的激盪之下，一面臨壓力，有的人就退縮了、部分人稍有不如意就掉頭而去，也開始有人抱怨：「為什麼老是我們在付出，大家在享受？」當一個人的聲音變成多數人的聲音時，雜音與不快日漸增多，她開始懷疑自己還有沒有毅力繼續走下去？

她說，輕鬆的、毫無壓力的社團，是她創立生態社之初的希望，因此隨性、不拘形式、不套用任何規矩，也是生態社運作的理想，但是這種運作模式對社員缺乏約束力，社員也很難對社團產生向心力。同時，因為她年紀小，雖然把社員當「長輩」看待，難免有人會覺得她熱情有餘、社會歷練

不足，甚至認為她做得還不夠。

「我累了，很想休息。下一屆的社長，希望能換人做做看！」九十一年底社大在文山會館舉辦的期末成果展中，已經蟬聯四年社長的冠伶拋出了這樣的訊息；因此，生態社今年面臨了改選社長的壓力，可能會有較大的轉型與改組。她說，大部分人參加社團，都是有活動就來參加、有事情就來幫忙，但無法體諒領導者背後需投注的心力，有時她會覺得獲得充分的授權，但有時卻感覺不到支持的手在哪裡？也曾嘗試過做任務分組，由組長負責聯絡，但這種分組卻無法落實，有時開會時連組長都不出席，別的組長有樣學樣，下次開會也不來了，人數越來越少，使她不禁懷疑：這個社團到底還有多少人在努力？

跳進這個領域，由全然不懂、坐在講台下聽課，到可以排課、邀老師、帶活動，進而做摺頁、辦展覽，美好的仗已經打過，四年的歷練雖然辛苦，但卻也自認有最多的收穫。學員對於生態社的課程，也由過去接到開課通知才被動報名，現在學期尚未開始，已經有許多社員打電話問她下一期課程的時間表，以便排開其他的課程及活動，專心吸收社團安排的學習內容，也有社員抗議：「我們不是說好至少要一起走十年嗎？妳怎麼可以這麼早就喊退休？！」冠伶心中感動

與矛盾交集，雖然不知道能否順利交棒，心中已經有強烈的不捨。

她說，很幸運、也很感謝大家給她這樣的機會，使她獲得同齡女孩極難得的經驗與成長，對於未來，她會以社員的角度重新出發、學習，換個角度應該會有更大的成長與想法可以分享；對於後繼者，建立規矩或許運作起來會覺得綁手綁腳，但卻可能是社團經營的必要之惡，她很抱歉必須留給接棒者麻煩的過渡期，好在生態社有心、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很多，若有需要，她會從旁協助、甚至比以前投入更多的心力，期待可以跟隨下任社長的腳步，走向另一個境界。

〔張月昭撰述〕

編註：冠伶在生態社遇見了志同道合的端鴻，於九十二年九月底步入禮堂。

純真在招手 -- 兒童文化研究社

「生活經驗的累積，形成了文化現象。現代兒童有什麼樣的生活經驗？兒童和成人的分野是什麼？童年的概念是否正在逐漸消逝中？成人又是如何看待兒童呢？希望藉由關心兒童的大人所組成的社團，能發揮團體的力量，持續收集和整理有關兒童議題的多面向資料，嘗試著由社會現象的累積，呈現出現代社會的兒童文化面貌。」

-- 文山社區大學「兒童文化研究社」社團理念

樂在親子共讀中

上述文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兒童文化研究社可能是一個嚴肅的學術社團，但實際上接觸後則會訝然發現，它原來是個

充滿歡樂、能夠激發創意、並且必須與小朋友作密切互動的踐行性社團；每位社員在參與過程中，必須歷經學習表達、討論議題、活動帶領、心得分享、專業提昇等等修鍊，每個人都在深得其趣中蛻變、成長，進而使自己的生命有了更豐富的樣貌、更獨特的風格。

經由說故事的形式在社區推動「學習型家庭讀書會」及「親子共讀」是兒童文化研究社的最大企圖，因為，當家庭有書香、親子能共讀，人和人之間的基礎關係自然能趨向和諧、穩定，更重要的是，它能夠營造一個人文情境，提供我們的下一代在小小年紀就有機會去探索自己的內心世界。

1998年，文山社大開辦由林真美老師主講的「兒童文學」課程，廖美梅滿心歡喜的報到就學，由於家住三峽，路途遙遠，花在車程上的時間往往多過上課時間，但是，出自一分熱忱、一分喜好、一分自我期許，廖美梅樂於在三峽和木柵之間奔馳不疲，而這樣的堅持也感動了體貼她的先生，在每次的課後專程接人，用行動對她做最寶貴的支持。一年後，兒童文學課程結束，十多位學員在林真美老師的鼓勵下成立了兒童文化研究社，廖美梅膺任社長，迄今四年，任期無限延展。

廖美梅的兩個孩子已經上大學了，早從他們幼兒期開

始，親子共讀就是每天的家庭活動之一。孩子上小學，廖美梅的生活內容多出一項「班媽媽說故事時間」---每週固定時段到學校當「故事媽媽」；孩子進入國中了，她望著長年搜羅的豐富繪本、童書，送人嘛捨不得，閒置著又可惜，所幸在自家閣樓闢出一片空間，提供滿室書香給社區的家長、小朋友，並且由她主持作親子共讀，時間定在晚間八點半到九點半，許多小朋友爲了能及時參與，放學後會自動自發的寫功課、幫忙做家事，而家長們也在參與一段時間後，深深體會親子共讀之樂，進而在自己家中開始經營閱讀的氛圍。眼下一對對親子在知性與感性交融的歡樂情境中不斷的成長與進步，總帶給廖美梅無限的欣喜與感動：「看到孩子們從被動引導閱讀到主動帶領導讀，而且這些家庭的凝聚力越來越強，親子的溝通越來越好，這讓我十分確定自己努力推動親子共讀的價值。」

從愛出發

基於引發孩子閱讀興趣的使命，雖然兒子畢業迄今已七年，廖美梅一直留在雙城國小擔任「故事媽媽」，並在 1997 年承接校方的委請，開始做「說故事媽媽」的種子培訓工作。

1999 年兒童文化社成立，她結合雙方資源，延伸文山社大的辦學理念，不受時空限制的將教育落實到一些家庭主婦的生命和生活中：「很感謝文山社大對社團的支持與包容，目前社團的成員大都來自社區媽媽和學校的班級媽媽，我們歡迎任何人加入社團，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喜歡繪本，目標則是能義務性的當說故事媽媽。」社團一年招生二次，活動內容除了 12 堂的課程講授之外，實務操作的部分也同時並進，前者由專業講師，傳授繪本導讀的學理及技巧，學員們再相互討論、演練，後者則配合許多國小的需求時段，直接進入班級說故事，三年來的服務範圍幾乎遍及新店學區。目前計有大豐、中正、雙城、北新、新店、清潭等數所國小爲中低年級學生設有「說故事時間」，邀約兒童文化研究社和小朋友們做溫馨的長期互動。

兩年來，許多新店市民都知道：可以在每週三、六下午前往市立新店圖書館北新分館參加有趣的親子共讀活動。此外，北新路的金石堂書店也固定在每個單週的週末提供場地，由兒童文化社負責帶領繪本導讀及創意 DIY，除了享受聽故事的樂趣之外，在聽完故事後，讓小朋友們發揮想像力，經由 DIY 重塑繪本的故事內容，往往帶給親子之間極大的驚喜，加上此類活動必須採用混齡教學，參與者彼此的適應及

學習空間就更為擴大，久而久之許多家長及小朋友互相熟識，進而成為好夥伴，並且志願擔任兒童文化研究社的大、小義工，在每次活動中幫忙招呼、照顧新成員，而許多有獎問答的小禮物，也是由熱心的家長們主動提共。

故事媽媽有魅力

因為參與兒童文化研究社，因為和小朋友的密集接觸，因為夥伴之間的共識與共事，兒童文化研究社的成員們無論是自己感覺或在別人眼中都有著顯著的成長。洪美珍加入社團三年了，比較自己今昔的最大不同是：「以前的我非常拘謹，人一多就怯場，根本不敢開口；如今的我較有自信，面對大眾可以侃侃而談，很樂於和大家分享」，盧麗華覺得兒童文化研究社讓她有不斷學習的機會，明顯加強她的組織與表達能力：「無論是在社團內上課，或是到外面帶活動，都可以充實自己的能力，也從中證明自己的價值，感覺自己很有用。更美妙的是，兒女們都以老媽為榮」。陳美圓感覺參與兒童文化研究社是她最歡樂最輕鬆的時光：「帶親子共讀時，既要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又要觀察大人的反應，現場的氣氛、秩序，都是挑戰，我發現自己的應變能力一直在增加」。賴彥好

有三個孩子，加入兒童文化研究社之前，對孩子總是要求與責備：「當了故事媽媽之後，我才發現不該用命令式的口氣對孩子說話，才開始懂得用鼓勵和肯定的方式去和孩子溝通，親子之間因此更了解、更貼近」。林寶珠、王照金也都是資深成員，經年的推展親子共讀及擔任說故事媽媽，家人及朋友都說他們越活越年輕。

兒童文化研究社成員們的最大成就感來自孩子們純真、直率的回饋：「其實，我們也只是花一點時間說說故事，但每次看到小朋友們期待的眼神、熱烈的回應、以及對我們毫無保留的愛，總帶給我們無限的歡喜和感動」。在校園中，隨時有小朋友對他們招呼、擁抱、親熱的大喊「故事媽媽好」，常常有小朋友笑咪咪的遞上自製的卡片，小朋友豐富的創意和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一再地讓他們嘆為觀止。

源自相同的終極關懷--替孩子們的童年增添甜美，二十多位兒童文化研究社的成員不斷切磋，希望能藉由說故事的途徑推動親子共讀，進而延伸成學習型家庭讀書會。在努力投入的過程中，除了個人成長，成員間的情感也日漸增厚，大夥兒感激廖美梅的愛心帶領、無私付出：「她鼓勵我們學習、陪伴我們成長，她是我們的典範。」廖美梅則感動大夥兒的用心參與、努力成長：「看見夥伴們能認同參與社會服務

的意義和價值，並因此而獲得家人的肯定和支持，是我最大的安慰。」在兒童文化研究社中有著生命經驗的分享，有著生命體會的交集，有著理想現實的結合，成立三年來，曾在安康社區做繪本導讀，曾遠赴新竹、竹東、澳底等處做親子共讀的推廣教育，大夥兒一起面對挫敗與成就，同悲同喜，彼此加油打氣。站在純真、美善的立足點上，由愛出發，兒童文化研究社的成員一致堅定的表示：「我樂於當個說故事媽媽，無論我的孩子多大，我都願意繼續為親子共讀的推廣教育盡心力。」

似風信子、像蒲公英，一陣風揚，兒童文化研究社由文山社大吹向四方，飽含愛的教育的小小種子，正悄悄地散落在某些地方。

〔周淑美撰述〕

【樂在行動篇】

總是有其他社大的夥伴愛問文山這樣的問題：
你們的志工，是怎麼找的呀？

文山社大的志工，
選課沒有特別優惠，
一家再多人一起報名，也不打折扣，
看到好課似乎招生不順，
他們心裡頭比誰都急，
用盡心思，想盡辦法，就是要讓好課開得成，
讓好老師不寂寞。

原來，在文山社大看來自然不過，
在志工心裡面早已理所當然的事情，
從旁人的眼裡看來，
竟是如此地不尋常。

撐起社大半邊天 --校務志工社

九十一年七月十三日，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木柵國中的校園裡熱鬧異常，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到此參加「彩繪社區——文化藝術親子博覽會」活動，廿二個通關攤位，木柵國中有限的空地幾乎被社區居民及小朋友擠爆了。

「山前有個顏圓眼，山後住個袁眼圓，兩人上山來比眼、、、」在繞口令的攤子，小朋友邊嚥著口水邊念繞口令，在旁加油的媽媽比他還緊張，關主為他用竹節數完拍，並教他繞口令的訣竅。趣味物理教小朋友運用保特瓶製作的「水漏」，觀察水的摩擦力；美學散步社先在現場召集親子數對，到帳棚中觀賞一段「童話影戲」，觀察物體透過投影機的百般光、影變化，再由參與的親子研究、討論後，製作一齣自己的「童話影戲」。

環保關卡讓小朋友選擇一種主題，再由數十種選項中找

出它的製造原料、生產過程、消費及使用情形與用完後的處理等項目，過關的小朋友就可以獲得獎賞；其他的攤位包括：人體彩繪、水果王國猜一猜、天文大哉問、親子數學、化學小魔術、草木皆兵、水獺歷險記、、、、都吸引許多小朋友的駐足、流連，從遊戲中學習藝術、科學、文化、環保、自然、數學等不同領域的情趣。

這個活動迥異於一般園遊會以吃、喝為主軸，所有攤位完全都是以兒童的學習與智慧的啟發為設計主題，一百多位社團成員們將課堂所學的經驗與知識，加上自己在職場及生活中的多元專業領域，靈活轉化為活潑有趣的遊戲，讓孩子們從豐富多彩的活動中自然領略知識的樂趣與奧妙，連家長都深受吸引，與孩子一起邊玩邊學習，共享親子同遊的樂趣。

而這整個博覽會由原始構想、提企畫案、籌備、聯絡、場地布置，到當天現場的活動呈現、包括善後，都是由志工社一手包辦；將文山社大過去以靜態呈現為主的期末成果展及招生方式，融入更鮮明、活潑的自主學習中，與社區居民共享。

九十二年度第一期起，社大更進一步地結合政大教育心理系的研究生，及市政府社會局的督導等多種不同性質的，將學校可以運用的資源，延伸到資源較匱乏的安康社區，做

長期的社區照護服務，硬體方面，將包括街道改善、闢建遊戲巷、及各種不同功能的活動、地板教室，服務對象將包括小朋友的課業輔導、社區居民的專業心理諮詢、親子數學等課程以及烹飪、韻律操、、、等不同性質的課程，這項新嘗試需整合志工社及所有社團的力量，扮演輔導、陪伴的角色，若能嘗試成功，將會成為國內庇護社區的新典範，爲了要迎接這項新任務，志工社計畫進行進一步的訓練，以更周延的計畫及強大的能力，來不斷自我提升；而志工社及社團的動力中心，則是志工社長兼社團聯誼會的會長劉勉。

志工頭子--劉勉

走進木柵國中弘毅樓四樓的文山社大辦公室，一進門，若看到一位黧黑爽朗的女士笑容滿盈、迎面招呼，她並不是尋常的歐巴桑，由她領軍的「志工社」，這些年來可是撐起了文山社大的半邊天。她也是這次「社團聯誼會」的召集人；要不是她「撩」下去，將熱心奉獻的志工群編織成關係緊密的「志工社」，並負責將二十來個社團橫向串連成一個合作無間的團隊，可能大家就沒有機會見到這場社團博覽的盛會。

此人就是「文山社大的鎮校之寶」--劉勉。

「妳是說，我的身材『震校』，是嗎？」幽默、風趣，吃苦耐勞...這些形容詞加在劉勉身上，再多也不爲過。劉勉不只將她自己奉獻出來，還買一送一，把她的先生「劉桑」--劉春錦也一併捐給了文山社大，夫妻倆婦唱夫隨，志工社所有的活動，劉勉在檯面上指揮，背後都有「劉桑」在協助運籌帷幄及全力支援。

其實，劉勉意外踏進志工領域，過程本身就相當有意思。

那是文山社大第二學期報名的第一天，弘毅樓五樓會議室人進人出，熱鬧異常；報名處前的幾張桌子前方烏壓壓擠滿了人，有的要報名表、有的要繳費、有的想瞭解課程內容，行政人員人手不足，個個忙得不可開交。

那時劉勉已經報名繳費完畢，還逗留在現場看著琳瑯滿目的精彩課程海報，猶豫要不要加選幾門課程而捨不得走，當時的工作人員媛琳揮著汗，忍不住開口問了一句：「嗨！劉勉，妳好像沒急著要走？可不可以請妳幫忙收費？」劉勉二話不說，就坐下來幫忙了。這一坐，就坐定了她四年多校務志工的位子，也成就了現在的文山社大志工社。

無心插花，成爲志工第一人

劉勉小時候在家裡是千金小姐，結婚後，先生又疼愛、包容有加，既不會出社會上過班，也沒有參加過社團或當過義工，以前看到社大工作人員忙成一團，雖然也曾經起心動念想幫忙，但以往一向不會這麼做過，心想：「我自己善意想做，但是...萬一被拒絕怎麼辦？」媛琳主動開口要求幫忙，對她而言是生命中的一個大突破。

忙碌的一天在快樂的氣氛中很快的就過去了。知道行政人員的確忙不過來，需要幫手，怕被拒絕的心理障礙去除之後，第二天報名時間未到，劉勉已經主動坐在昨天作的位子上忙起來了。

幾天下來，因為與工作人員相處融洽、愉快，在報到期間結束後，社大上班時間一到，劉勉還是習慣性地想往學校走，而當時社大才進入創校的第二學期，辦公室有大量的行政庶務正待處理，於是，劉勉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社大第一位志工。因為她一個人忙不過來，並同理大家想幫忙又怕被拒絕的心理，她開始在同學中物色合適的人選，於是先找了熱心負責的詹志明伯伯及不擅言詞，但願意默默做事的張美枝一起來幫忙。

延伸「快樂的知識饗宴」

剛開始，當志工只是因為社大有需要，而劉勉也有大把時間可以打發，但隨著投入的時間越多，劉勉對學校的參與感日強，越來越熱中在這種愉悅的情境中，當志工已經變成每天快樂的學習生涯的延伸。其實，對社大會投入這麼深，對這所學校的愛會如此不可自拔，連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從前，劉勉也曾想豐富自己的生活，而參加過一些坊間的補習班課程，但是，無論是英文、瑜珈...等，總是報名繳費後，上一次課就覺得興趣缺缺，有的課連第一堂都沒上完就放棄了。在社大報名之後，家人及親朋好友也存著看好戲的心理，預期她不久後就會自動畢業了，沒想到她越上越起勁、越上越快樂，並且一碰到熟人就興趣盎然地大力推薦社大課程，邀約他們一起來社大享用「快樂的知識饗宴」；果然，第二學期起，包括她的先生「劉桑」--劉春錦，許多人被劉勉的改變及遊說所吸引，都成了社大學員，而這些人也漸漸被劉勉吸收，變成社大的志工了。

劉勉修過的課程，無論是演化學、細胞學、生物學、神經語言學、生活中的化學、物理學...從前大家認為深奧的學問，在社大的老師以最簡明活潑的方式講解及帶領下，非但不再是艱深的學問，學習過程更有極大的樂趣在其中，因此，

劉勉漸漸將修課內容擴及到人文、藝術學程後，發現每一個領域都這麼有趣，而且老師們雖然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都有相當地位，卻都對社大的教學懷抱極大的熱情。而這些學術課程因為缺乏市場性，修課的人少，外面的補教業不可能開，倘若不是社大為了推廣公民教育的理念，不計成本堅持開課，即使自己願意花錢也是不可能學到的，因此更珍惜在社大的學習機會，常害怕社大因招生不順或財務困難而無法經營下去，常本著「這是我的學校，絕不能讓它消失；這門課我自己獲利這麼多，希望別人也有機會學習，絕不能開不成」的精神，為社大大力推銷而不遺餘力。劉勉說：「課開得成，獲利最大的是我；開不成，損失最大的也是我，當然要更盡心盡力咯！」

每學期的招生，志工擔任的角色都極吃重，劉勉自己更是用心與賣力，如這學期因為台北市社大的數量增加了一倍，競爭更趨激烈，且市政府的補助經費又減半，招生期間，她就號召了十幾個志工負責發傳單、貼海報，除了到各捷運站及熱鬧據點沿線放置，並且在興隆公園及特定的百貨公司、超市門口擺攤接受現場報名，過年前還由志工當場揮毫贈送春聯；而為了怕傳單被隨手丟棄，他們也不用夾報、投入信箱或自由取閱方式，而是儘量家戶拜訪，希望經由面對

面接觸「見面三分情」順便介紹，能夠提升社大的報名率。

只有讚美、嘉獎與鼓勵

志工社剛開始並沒有想到要組織化，只是在劉勉的號召之下人數陸續增加，協助的工作及份量也日漸增高，學校開始用排班的方式由志工輪流到辦公室值班，後來才在學校推動下正式成立社團，選社長時大家一番推託，年輕的上班族翁麗雲被選為第一任社長，副社長反而難產，劉勉經不起眾人「激將」，被拱上副社長寶座。

劉勉自忖不曾上過班，個性又大而化之，雖不至於離經叛道，但從小就被父母師長歸類為不願被拘束的類型，尤其不喜歡一板一眼照章行事及繁文縟節，加上自認個性內斂、不善表達，平時私底下跟誰都可以侃侃而談，開會時坐上主席台卻極不自在，因此第二學期主動提案改選社團幹部，希望可以辭卸副社長職務，不料反而被社員黃袍加身，從此坐定社長寶座就下不來了。

志工社邊走、邊看、邊整隊，發現不理想之處就修正，因為有些在公部門工作的社員提議，志工社畢竟是個社團組織，且成員多了，應該要擬個章程讓運作制度化，劉勉也從

善如流，放手讓他們去做，逐漸細部分組，只是堅持一點：志工是發乎內心的無給職志願服務工作，只能提供服務，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過錯，大家要兼顧事業與家庭，能自動自發撥出時間為學校與學員奉獻已經非常不容易，有任何事情大家分擔責任與義務，只要有一絲絲勉強都不宜，因此，在志工社只有讚美、嘉獎與鼓勵，而沒有處罰條款。

前主任秘書楊志彬更希望借重志工的力量，他認為，文山社大是單純的非營利組織，人力、經費及資源都極有限，倘若志工都能發揮潛能，會是社大的另一股穩定的重要力量，因此努力提升志工社的責任及任務，期待志工社能夠撐起文山社大的半邊天，學校也放手讓志工社擔當重任。以是大型活動的籌辦來說，如今已逐漸由工作人員策劃，志工社被動配合接辦的模式，轉型由志工社主動提點子的發想、活動企畫、內容到呈現，一直到事後的善後、檢討、報告，都一手包辦，雖然忙起來只能以人仰馬翻來形容，但是志工們卻更有成就感。

迥然不同的人生

當上社長後，劉勉的見識及歷練漸多，膽子也壯了，雖

然仍將開會視為畏途，但已發展出她自己主持會議的風格。因為她的認真負責及投入，凡事以身作則的行事作風，社員都挺她，私底下也都發展出濃郁的同志感情。

劉勉的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個已經廿八歲，一個退伍二年了，看到媽媽的改變，不但也成為社大學員，也很支持媽媽當義工，有家人全力支持，劉勉當志工全無後顧之憂，家庭的氣氛變得比以前更融洽。劉勉認為，接觸到社大以後，她的人生迥然不同，生命彷彿才開始活了過來，生活也由黑白變彩色，這幾年來可說是她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她說，以前好命慣了，不高興就拂袖而去，在家中唯我獨尊，先生及二個兒子都順她的意，每天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裡打轉、躲在象牙塔中發號司令，總認為時間很多可以慢慢做、慢慢學。

到社大後才開始學習與別人相處、開始學習成長，劉勉自覺成熟很多，做事情比較有方法，不再只作自己喜歡做的事，而是做合理化的事，思考也比以前縝密周到，現在生活豐富、眼界漸開，也交了許多好朋友，才發現以前的生活多不踏實，人生苦短，時間、精力有限，不能再東學西學而一事無成，必須緊抓住有興趣的部分強攻苦學，而當她的心中有別人的存在時，也更能關心及體貼家庭成員，為了爭取時間當志工，做家事反而更有效率，把家庭照顧得更好。

這一兩年來，經常有人對劉勉說：「妳看起來好有自信喔！」她總是回答：「對啊！妳也來社大當志工，就會比我更成長、比我更有自信！」她說：社大是一個求知的組織，人事及環境單純、事情不複雜，不會看到醜陋面，是最好的學習空間，幾年來，她個人的收穫無限多，卻因拙於言詞無法確切表達，只能期待更多人加入文山社大這個大家庭，並參與志工社，實際投入這個有意義的工作，親自體會身在其中的喜悅。

「劉桑」劉春錦--志工社的定心丸

「啊呀，不用訪問他啦，他很乏味，問不出什麼所以然的，我替他說就好了！」劉勉這樣形容她的先生--大家口中的「劉桑」劉春錦。

老實、勤奮、穩重，外型精瘦幹練的「劉桑」，是位殷實的電線工程承包商，以承包中華電信公司的工程為主，事業穩定而忙碌。但是因為留著一頭及肩的長髮，慣常在背後綁一束馬尾，「劉桑」看起來有點藝術家的氣質，與劉勉兩個人站在一起，乍見之下既矛盾、又協調，相處久了就會發現，他們夫妻倆其實是一對極登對、又有個性的絕配。

「劉桑」來社大上課，進而投入當志工，自是劉勉一步步「誘拐」的結果。以往，他對於劉勉上坊間課程兩天捕魚、第三天落跑已經習以為常，當社大創校之初，劉勉邀他一起報名上課，他並不知道社大到底是怎麼回事，也並不看好劉勉的持續性，一口就回絕了。後來看劉勉在社大居然如魚得水，每天上課上得興高采烈，並且一遇到人就勸人家去社大選課，心中相當存疑：社大到底有什麼魅力，能讓太座煥然一新如獲新生？

因此，當社大第二學期招生，劉勉看準了「劉桑」喜歡攝影的興趣，孩子成長過程中也為他們留下了一系列精彩的紀錄，便做主幫他報了攝影課程，「劉桑」在劉勉一再遊說之下一腳踩進社大，試聽了幾門課程後，發現這裡有另外一番天地，又陸陸續續修了幾門課，心情開放出來後，見到劉勉忙得不可開交時，就會自動跳進來幫忙，兩人漸漸地同進同出，只要劉勉能力、體力做不到的，十項全能的「劉桑」都會把一切搞定；兩人同時在廿餘年固有的生活領域之外，找到了另一個既可以發展興趣，又可以發揮專長的空間，精神上都以社大為家，出錢出力，不遺餘力。

1+1>2

提到劉勉這對夫妻檔，志工社社員都要豎起大拇指，誇一聲：「讚！」尤其是「劉桑」，他的工作雖忙，但時間較彈性，任何任務，只要事先通知他時間、地點、工作內容，他一定會盡量調整自己的工作時間，配合社大的需求。因為長年在電線桿上攀高爬下，「劉桑」身手矯捷，道具齊全，除了與「電」有關的任務都是他的拿手絕活外，吃苦耐勞、不挑工作，任何困難都會自己想辦法解決，是他的另一個特質。有了「劉桑」的加入，志工社如虎添翼，再困難的任務，學校及志工社都會老神在在放心接下來。

「劉桑」沈默寡言，平時是個沒有聲音的人，也沒有任何頭銜，但志工社的成員都對他推崇有加，「志工新人」游忠毅就極佩服他們夫妻兩人的好相處、及做事情無私無我的精神，也認為「劉桑」對志工社幫忙最多、貢獻最大，他不但點子多、工作份量多，而且非常照顧伙伴，只要有需要志工的地方，他事先就會出現在那裡，別人還沒想到要怎麼做，他就已經先搶先一步做完了，完全不計較自己付出多少，是志工們向心力的重心，也是他個人學習的對象。

游忠毅舉例說，社大為慶祝四週年慶，他們約好前一天下午二點到現場牽電線、拉布旗、布置活動現場，他因為有

事耽擱了大約半小時，趕到的時候，該收的、該掛的都已經就緒，「劉桑」幾乎已經把事情做得差不多了，尤其是用電方面的安全性更是注意，可能發生的狀況他都已經考慮過了；辦完活動後，他也是三兩下就搞定了，東西如何收藏才會安全實用、如何擺放，下次取用才方便，一切都井井有條、包括資源如何充分再利用，所有的細節他也都考慮進去了。

其實，劉勉在志工社的任務分派上，是相當「有私有我」的，承辦大案子一定先以「劉桑」的能力與時間為考量，「劉桑」可以支援，才敢答應下來；但平日她絕不會分彼此，也極重視私下的意見溝通及感情交流，除了任務上、生活上對志工關懷倍至外，也經常辦聚餐、為志工辦慶生會，使志工社不像社團，每個成員都有賓至如歸之感，如同一個大家庭。

最無怨無悔的後援者--陳明仁

文山社大成立的第二年，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舉辦「社區大學課程博覽會」活動，開幕前一天晚上，才發現開幕典禮現場要發的手冊內容有嚴重錯誤。晚上九點，志工社緊急開會，經營印刷事業的陳明仁攬下了更正的任務，立

即安排重新印刷，並召集了十幾位志工動手抽換，二個小時之內，就將問題解決掉了；開幕當天，一本本厚厚的手冊正確而漂亮地呈現在每個人面前。

民國 89 年，社大接辦文山區藝文活動--「春茶鼓雨慶文山」，首度與「優劇場」攜手合作，活動一連數天，打從事前的協商、籌備開始，一直到表演期間，每天的預備與善後，志工們一路打點，協助跑腿、搬東西不說，優劇團白天遊街宣傳，晚上表演，更是跟著劇團遊街看前顧後，每天少則走七、八公里，多則十幾公里，動員的人力、物力，也是空前龐大。

到了最後一天的壓軸表演，天未亮就下起傾盆大雨，陳明仁一早就幫忙載鼓、搬東西，還跟著優劇團載奔載舞的徒步上去指南宮，再下到市區來表演，平時勤練體魄、訓練有素的優劇團講究力與美的結合，身姿靈動、速度感十足，一班人若沒有相當的體力與毅力，是無法撐持到底的。

陳明仁跟著淋了一天雨，鞋子是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等到表演結束，收拾妥當，超過半夜十一點半回到家裡，脫下鞋子才發現雙腳早就浮腫不堪，腳趾甲有幾片已經膨脹起來，第二天起，膨脹的趾甲逐漸變黑，再過幾天，那幾片腳趾甲居然就整片、整片陸續脫落了。整個過程中的疲累與疼

痛可想而知，但是，陳明仁獨自隱忍著，接到任務也還是默默地接下來做，直到今天，少有人知道他的這段經歷。

甘願做，歡喜受

志工社的團隊精神好、機動性高、肯吃苦耐勞，是社大人人稱道的；陳明仁身為志工社的一員，這些長處自然不在話下，看得到的是，他可以平面的印刷及立體的活動一把抓，不過，比起他私底下無怨無悔、默默付出的部分，看得見的部分反倒是冰山的一角了。

「若是領薪水，晚一點下班，大家就哇哇叫了。當社大的志工，是我自己心甘情願付出，所謂『甘願做，歡喜受』，怎麼樣也不會喊苦，否則，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拿再多錢叫我做，我也不做！」陳明仁雖然用「甘願做，歡喜受」來形容他做志工的心情；但是，他的雙腳可是冒了截肢的風險，爲了社大可以這樣犧牲奉獻，那種艱苦卓絕的付出精神，實在是有點不可思議。不過，瞭解了他的心路歷程，就可以逐漸同理他的感覺了。

陳明仁原本是個殷實的印刷廠老闆，因爲有一些大客戶長期支持，生意還不差。不過，隨著環境的變化，約七、八

年前開始，他的大客戶陸續轉往大陸發展，生意清淡了許多，也空出來大把時間，已經忙碌習慣的陳明仁，開始炒作股票、投資房地產仲介，每天像賭博一樣在股市殺進殺出，由於金額進出龐大，患得患失的結果，沒多久就把身體搞壞了，除了胃潰瘍、每天抱著胃藥過日子之外，還得了神經衰弱的毛病，經常失眠，好不容易睡著了，半夜二、三點還要爬起來看電視的財經新聞、股市報導節目。而身在那種投機市場中，也沒有辦法專心做生意，印刷生意處於半歇業狀態，家庭也無心顧及，沒幾年，家庭、事業、身體就幾乎面目全非了；而文山社大在木柵設立，讓他的人生有了自谷底翻轉的契機。

基本上，陳明仁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夠有所改變；因此，一聽說木柵要創設全國第一所社大，就興沖沖地跑去要選課，卻不料第一學期招生大爆滿，需從報名名單中抽籤，他又沒抽中。但他還是一直留心社大第二學期的招生動向；因為他的大舅子已經是社大學員，就透過他打聽，當第二學期的招生消息尚未見報，陳明仁就跑來報名了。

剛開始，面對琳瑯滿目的社大課程，陳明仁也不知應該從哪裡開始選修，不過，自覺在當地住了幾十年，對周遭環境還是所知有限，因此就先選了「文山采風」，隨後又修了「台灣田野美學」，對於接觸大自然有極大的興趣，生態社的課

程，無論是人與自然、與鳥兒共舞、風景地學、石頭會說話、、、都成了他的必修課程，而關懷面也很自然地擴及到環境與社區等較大面向的主題；劉勉抓他去當志工，他也就很快樂的去參與。

當然，陳明仁也很積極地希望從社大的課程中，為他的事業及投資尋求解套的方法，而選了「小市民生活理財」及「法律與生活」等課程，由財經背景豐厚的講師口中，瞭解到股票不應該用炒作的態度去操作，而由短線的大進大出變成純投資，只有在大盤跌到極低才進場投資，反而能夠穩定獲利。停止了股票炒作之後，不用再貼著盤面看漲跌，時間空出來了，心境也不再受股市變化影響，注意力重新回到事業上，雖然已經沒有自己的印刷廠，但因為與顧客配合度高、印刷場的生產線調度靈活，生意依然做得呱呱叫。

自從社大開了「太極導引」的課程之後，又成了陳明仁自我修練的道場，自從選修迄今，他的體重由八八、八九公斤減掉了十公斤，腰圍也由四十吋減到卅五吋，不只身材接近標準，而且天天神清氣爽。

每隔一段時間，陳明仁總會悄悄地捐一筆錢給社大；回顧接觸社大以來的生涯，與以前兩相對照，個性木訥內斂、不擅言詞的陳明仁感觸頗多，每每激動得泫然欲泣。他認為，

到社大上課，不止是解救了他的事業、改善了他的身體，也提升了他的生活品質，有形的改變也不少，如他剛開始到社大，是穿了拖鞋來上課，現在雖然不至於西裝筆挺，至少會穿著鞋襪、衣著整齊，尊重別人、也尊重自己；無形的改變，則多不勝數；總之，社大不同學程的豐富課程，讓他可以多元性選課、交到許多良師益友，對學員而言，是有百利而無一害，他自己因此而受益良多。

對於志工社，陳明仁更是由衷感激，尤其是劉勉夫婦凡事身先士卒、總是跑第一的帶動之下，每位成員都能無私無我地奉獻自己的人力、物力及財力，並且可以結成生死之交。他覺得，社大點點滴滴的學習與成長，在他的生命中累積出一個最重要的關鍵點，那就是--價值觀的改變。以前，他一心想賺錢，只懂得一直搶有形的世間財，現在心靈充實，才懂得自己一點點有形的付出，無形中卻得到無限的快樂與無價的健康，付出與收穫之間的天平如何擺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唯有實際投入，才能享受付出的喜悅。

「好漢剖腹來相見」的詹伯伯

若要比誰接觸社大最早，高齡七十八歲的詹志明--詹伯

伯，在學員中無人能出其右。不是因為他年長，而是文山社大在籌備期間，邀請文山區的卅餘位里長參加籌備會議，第一天只有三位里長出席，詹伯伯就是其中之一，代理萬芳里的里長參加，而且他的興致極高，連續一個星期的會議，他都全程參與討論；因此，詹伯伯可以說是看著社大出生、成長、茁壯迄今，是名符其實的「文山社大最資深學員」，對社大的感情與瞭解也最深，透過對志工社的投入來護持與回饋社大，對詹伯伯而言，似乎也是極自然的發展。

倘若劉勉與「劉桑」劉春錦夫妻一體，算是一個人的話，那麼加上詹伯伯與陳明仁，可以算是撐起志工社的鐵三角；與李慧玲、張美枝、連淑華、周錦坤...等幾個志工社的開國元老，早期幾乎都是以校為家；在校方的規定裡，志工每學期服務滿五十小時，可以拿一個學分，而他們有些人每學期服務時數，遠遠超過這個標準，若真要細算，光是當志工就不知可以拿多少學分了。

詹伯伯是軍人背景出身，以土木工程師身份自軍中退役，但專長及興趣卻是在統計表格的規劃，在軍中負責掌理人事統計。退役後，他在台中的台灣日報當過副校對長、在佛學院教過書，也在新店溪採石公會董事會當過秘書兼「砂石月刊」主編，目前也是萬美社區報的主編，行政經驗非常

豐富，辦活動更不在話下，在社大當志工，詹伯伯也充分發揮這些專長。

在社大創校之前，詹伯伯以前在老人社會大學的萬芳社區校區上過兩年課，那裡的課程有書法、國畫、中醫藥、英語、日語等，以休閒及生活藝能為主，由立法委員出資主辦的，收費低廉，每門課一學期（半年）只收幾百元。詹伯伯一進去就被選上書法班的班代，四學期中每學期都主辦書畫成果展覽，每年歲末都主辦街頭揮毫贈春聯活動。該校區每年在萬芳里及萬芳醫院的兩次贈春聯活動，所使用的春聯手冊，還是沿用詹伯伯篇印的範本。自從文山社大創辦以後，他就將學習重心移到社大，沒有再去老人大學上課了。

打從社大的第一學期起，詹伯伯與劉勉就是自然科學學程的同學。詹伯伯個性耿直，一條腸子通到底，是可以與好朋友「好漢剖腹來相見」的個性，頗對劉勉的胃口。第二學期，劉勉開始招募志工，當然首先想到詹伯伯，吆喝一聲：「辦公室工作多，工作人員忙不過來，你也來幫忙嘛！」詹伯伯深知社大創業維艱、為堅持理想需能省則省，一個人當二個人用的艱苦情況，二話不說，就加入劉勉的團隊了。

詹伯伯說，社大開辦初期，教職員中沒有一個是辦教育的，都是街頭運動出身，捲袖子打架比幹行政還好些，有的就由學生來當工作人員，空有年輕人的熱情而毫無經驗，個

性都很可愛，但做事情毛毛燥燥，公文不會寫，事情也不知道怎麼做，他早期還負責幫忙修改公文，期末幫忙做統計，全校的簽到資料他一個人整理，總要忙個十幾天、半個月。看著文山社大走了五年，早年的工作人員早已經換過一輪了，只有蔡主任依然屹立；創校初始的人仰馬翻，新進的學員、志工或工作人員未能恭逢其盛，是很難想像的。

詹伯伯自己在社大如魚得水，忙得不亦樂乎，也不願意獨樂樂，連他的太太和二個女兒也都是社大的學員。詹伯伯說，當了志工後，他的生活既忙碌又充實，一忙，好像就忘記老了，為了節約能源，木中白天盡量不使用電梯，有時候一天要爬四層樓梯上下十幾次，辦大型活動就更要用腿力了，每天勞動，身體反而健康；而且社大學員從八十歲到十八歲老少都有，他因為課選得多，跟學員都熟，大家相處愉快，都結成了忘年之交，他的心境反而比以前年輕許多，渾然不知老之將近。

近二個學期，辦公室的行政事務漸上軌道，檔案、文件都整理得很好，以往都由志工做的學分研習證書也不用作了，值班的校務志工一下子少了許多事情，閒閒的坐在那裡反而悶得發慌，參與感與成就感也少了，心中多少都有失落感，有的人坐不住、或者覺得閒坐在那裡不好意思，漸漸的

就不來了，因此志工流失很多，目前志工社的核心成員維持在十人左右。

雖然詹伯伯他們這批老志工總會自己找事做，兀自在辦公室、志工桌及教室間忙著，逢到招生或辦大型活動時，人力就顯得吃緊，但相較之下，辦活動時來運桌子、拉電線、當司儀的臨時志工容易找，願意固定在辦公室值班做校務行政的反而少。

九十二年第一期開始，台北市的社大數量達到十二所，背後的經營團隊中，只有文山社大是單純的教育團體，財力最弱，詹伯伯護校心切，為此憂心忡忡。他認為，社大限於經費，應該多運用志工的資源，開支方面能緊縮就緊縮；而目前志工社的困難是人力難找，新生多半是只留資料，不願當班，而有些則是聯絡困難，常出現的都是同一批老面孔，造成社員掛名的多、做事的少，詹伯伯準備要開始整頓社籍，把老戰友找回來，整兵待戰，做社大的後盾。

文山社大為什麼沒有財團支持，還能這麼興盛？從詹伯伯他們這些志工們老臣謀國的愛校心態，頗能窺出一點箇中奧妙。

從淡水來的志工--周錦坤

「志工社成員比我付出更多的還有很多，不必報導我吧？」聯絡上周錦坤，他的態度謙虛自持，正好與他在志工社所發揮的才能成對比，因為他的專長是志工社最炫耀奪目、曝光率最高的--美工海報設計、場地布置，非他莫屬。

周錦坤住在淡水，自己在救國團及淡水社大也開 POP 及室內設計課程，卻願意每星期二天，花一個多小時從淡水開車到木柵來上課、當志工，他說：「一來，以前想學的、學不到的，在文山社大都得到滿足；二來，在這裡有我的舞台，自己的才能與專長都能夠得到表現與發揮。路途雖然遠了點，但是已經習慣了，而且有熱情就有動力，付出再多，都覺得值得！」

以建築及室內設計為業的周錦坤，雖然才五十來歲，卻因為經濟不景氣，已經從職場上退休，平常白天無所事事，晚上就坐在家裡看電視、耗時間。知道國內要成立第一所社區大學，就好奇地蒐集資料，對於黃武雄教授推廣經驗知識及公民社會的理念非常嚮往，待看到社大列出國內知名且專業背景雄厚的師資，更是見獵心喜，第一學期就修了「社區建築概論」課程，後來覺得自己對台灣史的認識不足，又繼續修這方面課程，而他從小就對繪畫有興趣，在社大看到同

學畫畫，突然又興起重拾畫筆的衝動，於是又參加「黑白畫社」，各領域都非常有趣，值得學習。

他覺得，以往在學校所學的，不是必修、就是選修的課程，範圍狹窄；而社大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跨領域選修自己想學的東西，等於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學員可以在上面盡情的玩耍、盡情的揮灑自己的興趣與才情；藝術尤其是絕對個性化的東西，例如，以社團方式經營的黑白畫社，每學期邀請二位老師來授課，著重的面向就非常不同，而學員也都變成一群繪畫的朋友，二、三十個人互相吸收、彼此學習，每個人都培養出相當的能量，自己成長了之後，自然會想做一點事情，志工社就是最好發揮的地方。

因為住得較遠，周錦坤第一學期與學校的互動較不足，第二學期的期末成果展，劉勉主動邀請他幫忙設計海報及會場佈置，他一開始是因為興趣而參與，漸漸的就與志工們成了好伙伴。其實，周錦坤也曾經嘗試過在離家近一點的社大上課，但拿了數所社大的選課手冊比較之後，發現所有的學校開的課都與救國團及一般的才藝性質補習班類似，無法提供他的知識需求，只好放棄。相同的，他也比較了幾所社大的社團與志工社，大概也只有文山志工社能夠完全配合學校，純粹付出、奉獻與服務，完全不求物質性回報，因為各

種質素的比較之後，更使他的心安住在文山社大了。

周錦坤認為幾年來自己有極大的成長，以他五十來歲的年齡，一路走來都是從事同一個事業，面向單一，不會作其他的水平式思考，雖然心中還有許多想法，但因缺乏知識性的整理及論述觀點，不知道、也不敢表達，與懵懂無知無異，而文山社大提供的條件給了他適當的詮釋及成長空間，使他過去的經驗及思想脈絡整理得更清楚，退出職場休息充電這段期間所學，也激發他修正以前專業領域的想法，經常構思某個地區可以發展某個類型的住宅，因此計畫經濟復甦之後，要重新出發參與社區的開發設計；而在志工社的學習與歷練，使他可以比以前更面面俱到，對他的生命作了更圓滿的彌補。

九十學年第一學期，周錦坤因為膽結石導致膽囊發炎、組織壞死，差點引發敗血症而住院近月，痊癒之後很快的又重回志工崗位。對於他的付出，周錦坤認為，學藝術的人，創作就是為了發表，否則徒有一身功夫，沒有落實的地方也是枉然；在他有生之年，承社大及志工社看得起，讓他的想法可以實現、才能不會隱沒，是很愉快的事。

九十二年第一期，社大委託他設計學校的門面及招牌，而加入安康社區的服務計畫，包括街道改善、遊戲巷、活動

中心等設計，也提供他另一個創作的機會。周錦坤認為，志工社是一個機動打擊部隊，他鼓勵社大學員多多參與志工社，因為有學習就有成長、有付出就有展現；而志工社都以老學員為主，雖然成員穩定，但是沒有新血輪進來就容易形成斷層，例如最近有幾個核心份子，有的離開台灣到大陸去發展，有的礙於景氣必須去就業，志工社的結構也隨之受到影響，暫時又沒有適當的新人可以遞補，就會產生人力不足的危機，學校及社團應該可以加強設計多元性誘因，想辦法吸引更多新人進來，對學校、對志工本身都可以創造成長的空間。

志工新血輪--游忠毅

「這個新人行事風格認真、負責任，做事情有方法，應該多多鼓勵與支持！」劉勉這樣介紹游忠毅。

作為社大的學員，游忠毅其實說新不新，因為他從文山社大創校的第四學期開始，就已經是學員了；但是，一直到九十學年才加入志工社，相對於第二學期創社時加入的老面孔，游忠毅理所當然就變成志工社的新人了。

游忠毅從事建築業，因為公司蓋的房子在二、三年前都

已經結案，為避開景氣的谷底期，未再推出新案，而以保守的租賃、仲介、舊屋裝修為主，游忠毅正好利用公司以守代攻休養生息的時間進修充電，準備靜待景氣反轉再出發。

家住新店安坑，游忠毅的太太曾經在鄰近的社大進修，他跟著去旁聽、比較，過了一學期，夫妻兩都轉來當文山社大的學員。剛開始，游忠毅先選修攝影入門，後來又覺得自己理財知識不足，又選了「e世紀理財」，卻因此開展了另一個有趣的全新的生活領域。

由於理財課程的學員來自各行各業，年齡層從剛自學校畢業到退休多年都有，老師為了要滿足每個人原來的理財知識水平，授課內容極為彈性實用，並且會針對熱門話題及學員需求邀請其他相關領域的講師來演講，從變額保單、利率走向、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應領全額或月退、、、幾乎涵蓋了所有碰得到的理財問題，並會邀請學員就自己的專長作經驗分享來互相學習、物資也會互相流通，因此師生、學員間互動良好，一學期聚餐好幾次，並舉辦好幾次全家福郊遊活動，眷屬也互相認識而成爲知交好友；游忠毅一邊求知一邊交友，幾乎像上了癮一般，只要有一天沒到學校就覺得心裡怪怪的，所以，當劉勉邀他當志工時，他一口就答應下來了。

游忠毅也沒想到，當志工能夠讓自己快速成長。起先，

他只是每週在辦公室輪班，劉勉交代工作就做，沒有任務就待命，後來就常常跟著劉勉出去外面開會、參加活動，認識了許多朋友之外，漸漸也學會了如何企畫、如何辦活動。

不過，游忠毅一直到自己真槍實彈協助舉辦寫春聯、學校招生布置等活動，才瞭解到，原來小小一個活動，背後需要動員那麼多的資源及人力，從規劃、籌備、場地接洽、人員聯絡、現場布置、準備工具...千頭萬緒，事前的準備才是大工程，如何將花費控制到最少、機動性拉抬到最高，也是一大學問，縱使他自己只是被動配合，負責跟班、跑腿、搬道具，不過，等到活動圓滿結束，心中的喜悅及成就感，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游忠毅很享受當志工的樂趣，他不怕工作辛苦，卻怕人到了卻英雄無用武之地，有時候幹部通知得太匆忙，他的工作來不及調整需做取捨，無法應承志工任務時，心中就會有感到遺憾。

參加志工社，對游忠毅而言就像打破象牙塔或跳出洞的井底蛙，讓他眼界大開，也學習到許多做事情的方法。以前，他的生活圈就只有公司和家庭周遭，到社大上課讓他跨出了第一步，參加志工社更擴大了他的社會關懷面，發現自己的潛能，有能力做許多事，現在他無論在工作上或為人處事方

面都比較會做整體考量，態度也比較緩和，凡事會經過仔細考量才說出口，因為知道講錯話沒有人會恥笑或造成重大危害，因此也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跟思想，相對的也容易進步。

游忠毅很感謝社大提供良好的師資與課程，老師的教導豐富客觀而實用，每天以輕鬆快樂沒有壓力的心情去上課，完全是一個知識解放的地方；志工社則是一個不分彼此、隨時會接收到溫暖與關懷的好團體。在這個安全的環境中，他知道自己成長空間極大，也歡迎更多人加入志工社，一起學習與成長。

志工貴在無所求的精神

陪著學校走了將近五年的時光，志工社長劉勉最期待的是能夠找到適當的接班人，好讓志工社的香火可以不斷地綿延下去。尤其經歷過人才鼎盛的時期，也看多了人來人往，劉勉並不認為志工社一定要吸納很多的人，能夠找到真正願意無所求、肯持續付出的人，才是比較關鍵的因素。

不過，由於志工社目前的主力成員都是年齡偏高的族群，他們自覺時間有限，體能與精神也不能與年輕人相比，隨著社大工作人員的逐漸穩定與校務行政的步上軌道，志工

已不再需要承擔瑣碎的行政庶務的襄助，因此他們希望能夠更有效地貢獻自己所能，把時間花在校務發展的其他面向。

就以創校五週年紀念的全校聯誼活動來說，就是志工社主動策劃推動的最新活動。由於文山社大的發展方向與課程屬性，自創校第三學期之後，在呈現教學成果或是學員學習成果的方面，校方就不傾向辦理博覽會式的發表會，然而，這類活動還是有凝聚人氣的功能，於是，志工社便主動地承擔起這項任務。而有了前一年籌辦社團博覽會的經驗，志工社知道了校內其他社團的實力，也相信在「跟學校一起快樂地過生日」這樣的一個共識下，大家都會使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而現階段的志工社，期待製造出一個機會，提供一個舞台，讓大家一起來發揮、來展現。

〔張月昭撰述〕

【故事的延續】

創辦五週年的文山社大，
與迎向八十年校慶的木柵國中，
將繼續在彼此的未來裡，
互相留下對方的歷史。

從日出到日暮，
從貓空的山巔，
到景美溪的水湄，
尋訪木柵老街的人們，將巡禮不斷；
奔赴指南山城的學子，仍弦歌不輟。

文山夜未央

先是有夜補校的開班，然後再有社區大學的進駐，入夜之後的木柵國中，校園燈火通明，趕著到學校奔赴知識饗宴的人絡繹不絕，木柵路三段 102 巷的夜色，別有一番美麗。

「木中不僅今年新生提早額滿，連夜補校都因為報名踴躍，要加開新班呢！」更多的學生湧進，背後意味著民眾對學校有著更多的好評與期許，然而，在教育界的印象裡，木柵國中並不一直都是這個樣子的。

一所讓人找不到的學校

於九十一年八月接掌木柵國中的現任校長王意蘭，和木中的初次照面，可以追溯到民國七十九年，當時在中正國中

服務的她，由於昔日的同事初到木柵國中擔任校長，使得她有機會因公造訪這所位在台北市邊陲的學校。

王校長回憶起當時，第一個印象就是：找不到這個學校。待她尋尋覓覓，踏入了這所學校，和自己服務的學校兩相對照之下，當下只覺得昔日的同事好委屈，一下子從資源豐厚的明星學校來到這個破落的小學校，辦起學來，必定相當地辛苦。

當時的木柵國中，校地非常狹小，目前文山社大的主要上課教室及辦公室所在的弘毅樓，還不知道在哪裡，這塊領域是屬於軍方的土地；既有的校地方面，又因為歷經時代變遷，土地產權的歸屬一直無法獲得解決，校長即使有心，也無力針對校園作整頓。

「同樣屬於台北市的轄區，距離市中心區也不過半小時的車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第一次與木中的照面過後，留在王校長心中的是這樣的疑問。

再次造訪木柵國中，已是民國八十八年，事隔將近十年的歲月，不但學校的場域及外觀有顯著的差別，從校園裡無形中透露出來的氣質，也讓王意蘭校長覺得：「像一所學校的樣子了。」

直到九十學年度，耳聞木柵國中獲得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六項評鑑特優，看在王校長的眼裡，感覺這所學校簡直已經是脫胎換骨了，因為她一直記得，民國八十五年的時候，曾經有媒體自行對臺北市國中的升學率做排名調查，當時的木柵國中還排在倒數十名的行列中。

王校長看待教育局的這項評鑑，認為評的是一個學校的潛力，一個著眼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變化過程，因為，從許多客觀的限制，軟硬體的條件，木柵國中並不具有絕對的優勢，然而，一所即將在明年創校八十年的老學校，能夠在最近的十多年間，歷經三位校長的努力與改造，從一所沒沒無聞，當地居民不大樂意把子女送來就讀的學校，變成一所全國聞名，不僅招生提早額滿甚至超收，也出現越區就讀的情形，而越來越多優秀的教師也願意爭取前來服務的學校，王校長認為，這與文山社區大學在木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些年來，「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口號大家耳熟能詳，然而，是不是把校門敞開，讓社區民眾就近到校園運動、停車、辦活動，就足以落實這個口號的內涵呢？

不容諱言地，木柵國中的學生家長們，有不少人是需要為三餐勞碌奔波的勞力工作者，經常沒有餘力參與學校舉辦的親師活動，也更無從了解學校的種種努力與轉變。有了社

區大學之後，有些學生家長，自己也變成了學生，每個星期有機會親近這個校園，親眼看到學校的再造，而透過自己的進修行動，無形之中也會激勵學齡中的孩子的學習。

充分結合社大特色 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上任一年多，學輔導出身的王校長把文山社大的發展定位觀察、分析清楚了之後，她認為未來兩校的具體合作，可以先從協助木中教師提升專業能力著手。王校長當然知道教師的教學負擔沈重，也有著種種調劑身心的需求，不過，她認為社會上已有許多其他管道可以滿足這些需求，她希望能夠充分結合文山社大的特色，來協助有志於提升自己專業能力的老師們。而在王校長的規劃中，這項提升專業的計畫將不僅止於協助木柵國中的老師，基於資源共享的心情，鄰近學區幾個國中的教師群也都是她預計邀約的範圍，而這項計畫，會先聯合幾個國中做過需求評估調查，確實了解到教師們的學習需求之後，才會鄭重展開。她期待老師們在專業方面的研究風氣，可以逐漸在木中薰染開來。

92年度，以「書香木中」作為學校發展目標的王校長認為，文山社大是個人文氣息很濃的成人終身學習單位，兩校

的關係不會僅止於校園的共用而已，她期待經由兩個學校的協力合作，讓彼此的校風、氣質能夠越來越投合。以木中即將在新學期執行的「駐校藝術家」計畫為例，即是由文山社大協助初步規劃，並推薦優秀師資給木中，這些駐校藝術家將與木中相關領域的教師做搭配，藉由每週一次的社團活動時間，把藝術與美感的種子散播到學生的心田裡。

明年即將創校八十週年的木柵國中，王校長希望邀約社區大學一同加入木中校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因為在木中發展的歷史過程裡，社區大學也在其中，而文山社大在過去幾年在地方上蒐集的文史資料與田野調查的經驗，恰是編纂木中史料的基礎與助力。

一個窩居在靜謐小巷，由三個學習單位共享的迷你校園，從日出到日暮，它的功能已經被充分的運用及展現。入夜後的木柵國中，因為學習者的驅力，讓黑夜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開始。

〔張瓊齡撰述〕

附錄一：

關於文山社大社團的過去與未來 編者

文山社區大學對於學員籌設自主社團，基本態度是寬鬆的，現有的每一個社團，都是自己「長」出來的，學校從來沒有特意要催生哪一個、或者某一類社團；相對來說，在社團發展的過程中，行政部門相對所提供的支援，也會隨著社團本身的主動程度，而有所不同。

然而，站在文山社大的立場，我們其實期盼學員社團是可以朝著「公共參與」的方向發展的，無論社團一開始的屬性為何，我們相信，只要社團成員們具有公共性格，對公眾事務有所關注與瞭解，那麼，社員們便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慢慢開展出屬於該領域的「公共參與」模式。

坦白說，「公共參與」無論解釋得多明白，它都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除非藉由具體實踐的過程，才可能讓這個概念慢慢地清晰起來。

社團既然是人為的產物，有了開始也可能會有結束的一天，在開始與結束之間的過程中，各種起起落落都是正常的波動，猶如我們的人生轉折一般。然而重要的是，參與的成員們，在這段過程當中的體會與學習是什麼？現在

正參與的這個社團與過往所參與過的各種團體，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文山社大的社團推展至今，只有一個社團因為發展方向與當初對校方申請創社的內涵有明顯落差，且不符合社大所倡議的理念，而在校方的協調下停止活動，其他的社團，哪怕有些進入冬眠的週期，有些在經過人員的變動而轉型，甚至另成團體，原則上，校方都願意接納，也願意等候，順著情勢慢慢轉折，讓身在其中的成員，自己去摸索出一條路來。這樣的歷程也許非常消耗人，但這樣的歷程對身在其中的人，將會是無可替代的經驗。

近一兩個學期來，我們也逐漸發現，有一些課程結束之後，雖然沒有相關進階的課程再讓學員選讀，然而這些人並不想就此散去，卻也沒有正式成立社團的打算，對他們而言，似乎「創社團，太沈重」，在沒有社團組織的名義下，他們竟也能聚集一批人，持續不輟地每週聚會，每週安排活動。

這類自主性的活動，倒也給了我們另外的提醒，能否容許學員發展出更多元的學習模式，或者說，組織模式，這樣，可能更貼近真實情境一些。

附錄二：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社團成立與發展年表

社團名稱	成立學期	學程歸屬	社團現況	原始課程
Npo 服務社	87-2	非營利	88年3月改名 群社,仍運作	非營利組織 相關課程
快報社	87-2	生活藝能	89年1月底出報 後停止運作	
文山實驗社	87-2	人文	仍運作	文化人類學
願景工作坊	87-2	社區成長	89-1起資料不收錄 目前獨立於學校之 外發展	
校務志工社	87-2	生活藝能	87-1即運作,但當時 未正式成立社團	
兒童文化 研究社	88-1	人文/ 生活藝能	常態運作中	兒童文學
宗教新知社	88-1	生活藝能	90-2起校方令其 停止運作	宗教哲學
新店故事團	88-1	生活藝能	92-2起資料不收錄	
樂陶社	88-1	生活藝能	90-2改為文山陶集	生活陶藝
河洛漢詩社	88-1	生活藝能	89年5月正式向	河洛漢詩

			台北市社會局立案 為文山吟社 92-1 另有河洛漢詩 社運作中	
凸凹陶社	88-1	生活藝能	91-1 改組為緣聚陶 藝社	生活陶藝
美學散步社	88-1	美術	92-1 停社	速寫與插畫
客家歌謠社	88-1	生活藝能	常態運作中	
痛療坑 心靈成長社	88-1	社會科學	運作中	心理學
文山生態社	88-1	環境	運作中	生態相關 課程
緣聚讀書會	88-2	社會科學	92-2 起停止運作	心理學
問題分析 智囊學會	88-2	生活藝能	92-1 起停止運作	可拓學
黑白畫社	88-2	美術	常態運作中	基礎素描
你我他社	88-2	社會科學	92-2 停止運作	
采風聯誼社	88-2	社區成長	常態運作中	文山采風
哲學視聽社	89-1	人文	92-1 與課程合併	音樂與哲學
印畫社	89-1	美術	運作中	版畫入門

自然科學 研習社	89-1	自然科學	常態運作中	自然科學 相關課程
華夏文物 研究社	89-1	生活藝能	90-2 起資料不收錄	
攝影研習社	90-1	美術	常態運作中	攝影入門
文山畫會	90-2	美術	常態運作中	黑白畫社 進階
無影社	90-2	生活藝能	92-1 已停止運作	紀錄片欣賞
圖畫書找碴	90-2	生活藝能	已停止運作	圖畫書 café
舞動太極社	90-2	生活藝能	常態運作中	太極導引
新聞社	90-2	生活藝能	92-1 出刊第四期 後,併入志工社運作	
文山騷社	91-1	人文	常態運作中	現代文學
環保社	90-2	社區成長	運作中	垃圾工作坊
蟲蟲聊天社	92-1	生活藝能	92 年暑期開始運作	生活英文
手語社	92-2	生活藝能	新社團	手語會話

終身學習叢書 19

從自覺到行動-文山社大人的啓蒙故事

出版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行人/吳清基
 策劃執行/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主編/楊碧雲 蔡傳暉 張瓊齡
 執行編輯/張瓊齡
 文字撰述/張月昭 周淑美
 文字編排/洪淑貞
 校對/張瓊齡
 封面設計/洪淑貞

承印者/盛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興隆路二段 25 巷 20 之 7 號
 電話/29327891

總經銷/臺北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
 地址/臺北市市府路一號地下二樓
 電話/02-27201999
 劃撥戶名/臺北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
 劃撥帳號/19461258

出版日期/民國 92 年 9 月出版

定價/新台幣 150 元

ISBN 957-01-4880-2〔平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自覺到行動-文山社大人的啓蒙故事/ 楊碧雲,蔡傳暉,張瓊齡主編; 張月昭,周淑美 文字撰述,--臺北市:北 市教育局,民 92 面;公分--(終身學習叢書;19) ISBN 957-01-4880-2(平裝) NT\$150 1.社區大學 528.44		92016150
--	--	----------